

2299275 v.1



春秋左傳屬事古字奇字音釋

古字轉聲假借通用者多今為釋解其槩觀者臨文
可以自悟其習用眾知者不及或即於本音轉調者
不音有字可音者直音無字可音者反切

傳

傳去聲訓也續也遞也

解

解去聲作解又悟也

說

說去聲作說也

微

微去聲作微也

女

女去聲作女也

厭

厭去聲作厭也

適

適去聲作適也

敦

敦去聲作敦也

華

華去聲作華也

費

費去聲作費也

觀

觀去聲作觀也

向

向去聲作向也



重重之也 輕輕之也 右右之也 左左之也 單音善
 部治將主也 婁音上聲 鄉音向 藩音同 屏音并
 植治將主也 沮音止 葱音葱 敗音敗
 捐人名 道音道 復音反 父音父
 咎音咎 盾音盾 孛音孛 逢音逢
 蕃音蕃 潘音潘 棺音棺 緣音緣
 蛾音蛾 卓音卓 吾音吾 娃音娃
 借音借 掠音掠 錡音錡 中音中
 識音識 夢音夢 須音須 鑪音鑪
 斷音斷 栽音栽 爽音爽 純音純

隊音隊 盡音盡 洩音洩 參音參 葆音葆
 塞音塞 貫音貫 衰音衰 揣音揣 黨音黨
 場音場 縣音縣 穀音穀 貸音貸 快音快
 庫音庫 孫音孫 畜音畜 奉音奉 飲音飲
 亟音亟 兇音兇 百音百 廣音廣 宛音宛
 馮音馮 稽音稽 枕音枕 竟音竟 足音足
 輅音輅 路音路 暴音暴 傳音傳 鞠音鞠
 室音室 繁音繁 桀音桀 般音般 推音推
 妃音妃 葛音葛 內音內 校音校 亨音亨
 艾音艾 積音積 澆音澆 瀆音瀆 只音只



招	蒲	辨	奸	蛇	苻	創	肩	蓋	下
音招	音蒲	音辨	音奸	音蛇	音苻	音創	音肩	音蓋	音下
感	伏	定	震	騷	汰	饒	介	陶	僻
音感	音伏	音定	音震	音騷	音汰	音饒	音介	音陶	音僻
殺	鷺	焯	戊	著	游	橐	標	臨	倪
音殺	音鷺	音焯	音戊	音著	音游	音橐	音標	音臨	音倪
洗	契	拔	越	率	阨	索	堵	否	帥
音洗	音契	音拔	音越	音率	音阨	音索	音堵	音否	音帥
蔡	墮	關	委	漚	矜	拒	藉	上	背
音蔡	音墮	音關	音委	音漚	音矜	音拒	音藉	音上	音背

召	責	祝	載	去	覺	大	葉	舍	守
音召	音責	音祝	音載	音去	音覺	音大	音葉	音舍	音守
湫	引	甸	蓼	張	沈	係	壇	那	衡
音湫	音引	音甸	音蓼	音張	音沈	音係	音壇	音那	音衡
頗	戲	焦	將	先	遺	冒	語	取	近
音頗	音戲	音焦	音將	音先	音遺	音冒	音語	音取	音近
茹	敖	名	稱	後	遽	斐	荷	信	遠
音茹	音敖	音名	音稱	音後	音遽	音斐	音荷	音信	音遠
闕	三	選	衣	剗	洒	披	陳	屯	駕
音闕	音三	音選	音衣	音剗	音洒	音披	音陳	音屯	音駕



桃音挑
儂音呂
偃音姬
僂音博
僂音俊
僂音充
伉音亢
儂音麗

媼音微
媼音慢
媼音口
媼音周
媼音卷
媼音菴
媼音孕
媼音云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儂音呂
儂音姬
儂音博
儂音俊
儂音充
儂音亢
儂音麗

媼音微
媼音慢
媼音口
媼音周
媼音卷
媼音菴
媼音孕
媼音云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媼音託

傳中所載者皆考析以釋觀者詳焉
字學又稱難精筆畫稍異音聲頓殊意義大別今於
濟水名上聲頃也
行巡視也
端上聲
衷去聲
衆平聲
人各
人各
人各
人各
人各
人各
人各
人各



澗 音恩
淖 音鬧
洵 音酌
泚 音帝
洮 音桃
灑 音郭
泠 音伶
汜 音凡
汜 音似
洞 音遇

棗 音高
榼 音盍
杙 音汀
榑 音樞
杙 音弋
枵 音聶
檣 音搖
檣 音春
槲 音租
秘 音秘

堊 音斗
堊 音戲
堊 音因
圻 音祈
圻 音烏
圻 音窺
堊 音暄
堊 音直

熒 音榮
熒 音昆
熒 音尖
熒 音費
熒 音窺
熒 音郁
熒 音蘭
熒 音純
熒 音屯

鋌 音挺
鋌 音脈
鋌 音簇
鋌 音同
鋌 音琴
鋌 音披
鋌 音琴
錫 音揚

錫 音別

錫 音別

錫 音別

錫 音別

錫 音別

頤 音閣
頤 音曳
頤 音祈
頤 音類
頤 音類
頤 音類
頤 音類
頤 音類

諫 音牒
諫 音讀
諫 音傳
諫 音審
諫 音審
諫 音審
諫 音審
諫 音審

擗 音擗
擗 音擗
擗 音擗
擗 音擗
擗 音擗
擗 音擗
擗 音擗
擗 音擗

膺 音轉
膺 音博
膺 音列
膺 音列
膺 音列
膺 音列
膺 音列
膺 音列

躡 音存
躡 音附
躡 音附
躡 音附
躡 音附
躡 音附
躡 音附
躡 音附

躡 音存

躡 音存

躡 音存

躡 音存

躡 音存



滸 音虎
泱 音央
瀕 音馮
瀕 音護
瀕 音遂
瀕 音秋
瀕 音輝
邗 音于
邗 音成

柎 音薦
柎 音附
柎 音駢
柎 音域
柎 音浪
柎 音醉
柎 音桃
柎 音乞
隰 音習

祐 音石
祐 音侵
祐 必彭
祐 音附
祐 音酌
祐 音因
祐 音粹
闕 音過

珽 音挺
珽 音姚
珽 音必
珽 音蕩
珽 音求
珽 音黃
珽 音回
繫 音衣

庠 音琴
廚 音同
廬 音觀
趨 音別
趨 音九
趨 音同
趨 音遂

澗 音濁
汾 音文
瀋 音文
瀋 音甯
瀋 音甯
瀋 音雄
洎 音寄
洎 音省
洎 音勇
瀝 音筮

相 音查
柎 音迭
桔 音結
楓 音纒
椽 音豕
枹 音浮
橐 音託
柎 音昨
柎 音吮
柎 音觸

墉 音庸
墉 音止
瘞 音意
瘞 音善
塲 音通
塲 音鄧
祓 音弗
祓 音挑
禱 音詠
禱 音梅

燬 音毀
玨 音院
玨 音震
璵 音貫
璵 音子
璵 音煩
璵 音贊
玨 音決

鏹 音標
鏹 音楷
鏹 音博
鏹 音鵲
鏹 音廉
鏹 音責
鏹 音牆
鏹 音詔



郟 音尋
郞 音沈
郤 音隙
鄧 音絹
鄒 音兮
郇 音荀
郈 音告
鄒 音鳩
郛 音辱
郛 音夾

蕞 音關
鞞 音鬘
鞞 音偉
鞞 音拱
鞞 音肩
鞞 音低
鞞 音思
鞞 音孕
鞞 音半

萩 音秋
萩 音列
萩 音衰
萩 音戎
萩 音則
萩 音累
萩 音托
萩 音米
萩 音偉
萩 音了

笄 音雞
笄 音子
笄 音潤
笄 音屯
笄 音夕
笄 音律
笄 音檀
笄 音驗

輓 音勝
輓 音輝
輓 音丹
輓 音預
輓 音令
輓 音福
輓 音逸
輓 音遼
輓 音劬

郟 音棧
郟 音煙
郟 音偉
郟 音購
郟 音冥
郟 音必
郟 音敲
郟 音若
郟 音緇
郟 音倪

逖 音別
逖 音傳
逖 音酋
逖 音別
逖 音旺
逖 音孟
逖 音北
逖 音初
逖 音訓
逖 音刺

莧 音徒
莧 音途
莧 音菹
莧 音謹
莧 音精
莧 音悅
莧 音肺
莧 音辱
莧 音鄉
莧 音弗

縶 音律
縶 音求
縶 音民
縶 音葉
縶 音篆
縶 音斛
縶 音呂
縶 音曠
縶 音必

歃 音傳
歃 音觸
歃 音感
歃 音大
歃 音患
歃 音屯
歃 音棧
歃 音跋
歃 音點



雷音雷
雷音雷
雷音雷
雷音雷
雷音雷
雷音雷
雷音雷
雷音雷
雷音雷
雷音雷

刺音刺
刺音次
刺音刺
刺音刺
刺音刺
刺音刺
刺音刺
刺音刺
刺音刺
刺音刺

鷓音鷓
鷓音鷓
鷓音鷓
鷓音鷓
鷓音鷓
鷓音鷓
鷓音鷓
鷓音鷓
鷓音鷓
鷓音鷓

雜音雜
雜音雜
雜音雜
雜音雜
雜音雜
雜音雜
雜音雜
雜音雜
雜音雜
雜音雜

蜚音非
蜚音非
蜚音非
蜚音非
蜚音非
蜚音非
蜚音非
蜚音非
蜚音非
蜚音非

雷音雷
雷音雷
雷音雷
雷音雷
雷音雷
雷音雷
雷音雷
雷音雷
雷音雷
雷音雷

刺音刺
刺音次
刺音刺
刺音刺
刺音刺
刺音刺
刺音刺
刺音刺
刺音刺
刺音刺

鷓音鷓
鷓音鷓
鷓音鷓
鷓音鷓
鷓音鷓
鷓音鷓
鷓音鷓
鷓音鷓
鷓音鷓
鷓音鷓

雜音雜
雜音雜
雜音雜
雜音雜
雜音雜
雜音雜
雜音雜
雜音雜
雜音雜
雜音雜

蜚音非
蜚音非
蜚音非
蜚音非
蜚音非
蜚音非
蜚音非
蜚音非
蜚音非
蜚音非



看秋左傳

音

音

黠音軫

血部

鵠音聿

犴部

鱸音秋

勦於九反

監音古

虜音暴

犴音狷

角部

監音管

虜音斯

犴音洛

饋古橫反

曲音萌

虜音暴

犴音納

𧈧音蚘

𧈧音萌

虜音暴

犴音坑

韋部

𧈧音滅

虜音暴

犴音全

韋音昧

𧈧音同

虜音均

犴音歌

韋音必

𧈧音同

虜音均

犴音歌

巾部

𧈧音同

虜音均

犴音歌

幘音責

𧈧音同

虜音均

犴音歌

𧈧音責

𧈧音同

虜音均

犴音歌

裙同

鐵音鐵

虜音迷

犴音歌

羸音盈

殲音堇

虜音迷

犴音歌

羸音裸

殲音堇

虜音迷

犴音歌

羸音雷

魅音昧

虜音迷

犴音歌

羸音雷

魅音昧

虜音迷

犴音歌

羸音雷

魅音昧

虜音迷

犴音歌

羸音雷

魅音昧

虜音迷

犴音歌

羸音雷

魅音昧

虜音迷

犴音歌

羸音雷

魅音昧

虜音迷

犴音歌

羸音雷

魅音昧

虜音迷

犴音歌

羸音雷

魅音昧

虜音迷

犴音歌

羸音雷

魅音昧

虜音迷

犴音歌





精林左傳屬事

嘏音賈

戴音術

茲音慮

耐音宙

驕音意

商音聿

暱尼質反

赭音者

勾巧同

豔音同

底音音

爻音殊

醜音宗

夷音黎

卣音酉

翼音斐

粵古由字

映音經

骼音格

聿音其

補遺古字奇

諭音同

馘音

馘音

差音平

吳子名去

帆音

紕音

史音

圖上聲

幅音

製音

盱音

節音

瞿音

瞿音

盱音

盱音

節音

名音

沛音

關音

睢音

且音

春秋左傳屬事古字奇字音釋

春秋左傳註解辨誤序

遜少志頗迂讀書慕孔明觀大意獨好究
前代理亂成敗之原於字句不深求既而無
用於世不免謬述始欲精其義而恨魯甚
未能也及編左傳屬事以不可無註雅愛
杜註古簡謂註書者莫是過矣至舉筆
錄之乃覺有未然既得吾郡先達陸貞山
附註皆正杜悞與鄙意多會因據以咀味

左傳註解辨誤序

亦未爲盡得於是遂註而唯傳之讀則大
義益明先儒雖宏深賅博非遜所能企者
百一而疵類頗多始猥會衆說而折之衷
有未經辨議者亦創以己意而爲之釐革
焉猶自爲妄出胸臆復博參之羣籍藉
得有徵據爰以自慙間有一二可以意求
者則亦自明著不必於他考焉者也遜於
古人皆極崇仰元凱資兼文武允深敬慕

嘗更賤名以志效法之意豈樂輕用其譽
毀執實於心有不安敢爲其忠臣於千載
之下耳恐世之君子不審其義而謂遜擅易
古人之筆故特詳覈得失而允因以存其說
焉韓子於三百篇云曾經聖人手議論安
敢到則非經聖人者亦庸可致吾喙矣然古
今之變典籍之繁其訛而之謬也多矣又安
能一而爲之辨也哉噫萬曆癸未年春



日古婁傳遜士凱自序



Blank space with faint circular watermark

春秋左傳註解辯誤卷之上

吳郡後學傳遜著

隱公元年莊公寤生

杜云寤寤而莊公已生愚謂果爾則生之特易姜應

喜何為遂惡之且后稷之聖其生如達如寤寐而生則莊公聖過於稷豈理乎或云難產困而后寤則當云寐不當云寤也史記云生之難則亦以意言之於寤生二字無解惟應劭之說兒墮地能開目視者為寤生於二字既明切於下驚字亦相應故從之
不如早為之

杜云使得其所宜則是愛段而欲安全之矣所與下文無使滋蔓意反蓋欲以計豫除之也故伯答云必未嘗君之美
杜云宋華元殺羊為羹蓋古賜賤官之常

春秋左傳註解卷之五

直解



日古婁傳遜士凱自序



Blank space with faint circular watermark

春秋左傳註解辯誤卷之上

吳郡後學傳遜著

隱公元年莊公寤生

杜云寤寤而莊公已生愚謂果爾則生之特易姜應

喜何為遂惡之且后稷之聖其生如達如寤寐而生則莊公聖過於稷豈理乎或云難產困而后寤則當云寐不當云寤也史記云生之難則亦以意言之於寤生二字無解惟應劭之說兒墮地能開目視者為寤生於二字既明切於下驚字亦相應故從之
不如早為之

所杜云使得其所宜則是愛段而欲安全之矣故伯答云必未嘗君之美
杜云宋華元殺羊為羹蓋古賜賤官之常

春秋左傳註解卷之五

直解



愚按禮經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傳云大羹不致爾雅肉謂之羹非有分於貴賤也而謂賜賤者之常謬矣要之非特爲設燕據時所有以賜之華元於軍中殺羊爲羹享士應優卹之以使之樂戰豈以賤食享之特在軍中不同於禮食耳此本不足解而杜爲曲說以誤後人故爲之弔生不及哀杜云諸侯已上既葬則祿經除經典未之前聞杜於晉朝元皇后喪議夫子應既葬除服援此傳文及鄭伯辭享景王宴樂爲謚先儒識其巧飾經傳以附人情今以傳考之所謂弔生不及哀者蓋言惠公薨久今來賜不及其哀哭方感之時耳至如子產爲鄭伯辭享直云免喪聽命傳亦但言葬鄭簡公杜何由知其定爲既葬而除也叔向譏景王明言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乃謂其譏宴樂而不譏除服

可乎杜既創爲此議故於傳中諸言喪禮與已說不合者輒遷就解釋以求通如文元年傳曰晉襄公既祥註云諸侯雖諒闕亦因祥祭爲位而哭昭十年傳葬晉平公叔向辭諸侯之大夫曰孤斬焉在衰經之中註云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新表十五年傳叔向譏景王下亦云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此服自與前所議乖違蓋雖委曲生意祇益顯其謬耳孔疏乃云卒哭與葬相去非遠卒哭是葬之餘事故杜云然其黨於所習而爲之護飾短闕抑又甚矣愚按禮說至允可以革千載之誤今皆從之

三年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

之禾杜於桓五年註云足祭仲之字陸深辨其謬良然蓋足其名而仲其字耳又云四月



今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麥禾皆未熟言取者蓋
 芟踐之陸云先儒謂春秋間有用夏正紀事者
 此類是也以取為芟踐強說耳愚謂麥禾雖未
 熟軍中豈無別用杜既強說而云用夏正者亦
 鑿故削而改澗谿沼沚之毛杜云谿亦澗也愚
 云為牧圍用澗谿沼沚之毛謂既有二名當小
 有別按爾雅說文皆云山夾水曰澗山澗無所
 通曰谿然谿豈皆無所通乎故朱爾雅註而畧
 改蘋蘩蕪藻之菜杜云蘆蕪聚藻也毛晃謂蘆
 沼沚下云筐筥簞釜皆亦水草名據傳上文云澗谿
 以四物成文毛說良是小加大杜云小國而加
 侯伐鄭之比陸云此亦以班位上兵於大國如息
 下言之不必專謂用兵其說為長

五年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杜云八

十四人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四十六人二二
 二四人此本何休公羊註服虔以為用六為六
 八四十八用四為四八三十二用二為二八十
 六柱以舞勞宜方行列既成則每行人數亦宜
 減故同何說然此傳本文云舞所以節八音而
 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又宋元嘉中大常侍陸云
 夫舞者所以節八音八音充諧然後成樂故必
 以八人為列自天子降殺以二者減其二行耳
 此為有據若如杜意則自諸侯以下節宣皆不
 以八矣陸又云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服說
 為當故遂對曰未及國杜云愈公知而故問責
 革而從之對曰未及國窮辭陸云責以必窮之
 辭耳此文晦澁疑有誤愚謂宋使既愈公知而
 又問則宜有他辭示不滿於公意何緣諱之如
 此蓋使者未知公之聞其入郭尚有鄰國疑慮
 之心故不以實告而以緩詞自諱故公以見外



怒之甚也下云君命寡人

八年胙之士

杜以胙為報陸從帝昭以胙為祿
稿謂報亦祿之意不如祿明故從

之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

杜云諸侯位卑不
得賜姓故其臣因

氏其王父字或便即先人之諡稱以為族陸棟
鄭玄駁許慎五經異義引此傳文云諸侯以字
為氏今此以氏為諡者傳寫誤也杜考之不詳
乃妄斷其句而強解之愚初依杜讀傳本覺短
諡不成文句固宜以諡作氏但春秋中實有以
諡為氏如宋戴惡衛齊惡之類疑不能決既而
再讀正文則知杜說之謬無疑也蓋羽父為請
諡與族不同族於衆仲公未問氏也而衆仲對
云諸侯以字為氏因以為族則問對相承了然
自明矣又下文公命以字為展氏則用衆仲之

說又明矣而乃妄生意見強斷為句因一字之

訛而不尋考上下文理確何不達乎又考宋戴

惡蓋宋戴公之後衛中稱戴族者是也非其臣

之諡衛齊惡齊為其臣之諡與否亦無定據孔

疏曲以二人當之年使戴齊果為二惡之先之

諡則亦在衆仲所對之後衆仲時蓋未及之故

朱子亦云此公命以字為展氏杜云諸侯之子

諡應作氏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無駭公手

展之孫故為展氏劉敞曰此說非也使無駭真

公手展之孫當其繼太宗也賜氏又矣其何待

死而後賜氏乎且禮云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

氏非死而後賜之也然則無駭因公孫羽父為

其子請耳陸是其說予以王父字為氏此據魯三桓

子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此據魯三桓

鄭七穆等言之耳攷春秋不盡然也使諸侯之



子若孫皆爲大夫其孫皆以王父字爲氏而世其官則一國中何其大夫之多盡其官而官之亦不勝矣蓋雖均爲公子公孫必其有功於國爲時君所寵任者始命之氏而世其官若魯季友援立僖公鄭子良以國讓襄公而三桓七穆始盛于魯鄭皆天所啓也又或立國之初其子孫以父祖之烈亦得世其卿非舉以公子公孫而官之至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也東漢明帝有云吾子不得與先帝等得之矣若無駭不稱公子公孫則必非公子公孫矣其祖父雖爲公子公孫無功於國豈得賜之氏乎則無駭必公孫之子若孫其先世未有賜氏者而無駭自以賢才見任於惠公隱公之世應世其官而賜氏故稱父爲之請如華督弒殤立莊故立華氏華督亦公族何前不賜氏乎此正與無駭事畧同但宋莊公感督迎立之恩故遂生而賜氏隱

公雖任用無駭而無私寵故既死待請而賜之爲不同耳杜因無駭死而賜氏遂以督未死賜氏爲督之妾亦據一而該百矣豈先王有定制乎且展舒轉之義正與無駭字義相通則展即爲無駭之字公因衆仲以字爲氏之言而遂以賜之傳文甚明杜乃借彼以解此復據此以該彼其非通方之論而強且鑿也甚矣劉敞亦以三桓七穆爲比即祖其意以規其失而陸乃是之亦欲異杜而不究其原矣若鄭樵氏族畧又云魯孝公子四人惟展無字以名爲氏何所據而知之其誕漫無稽也尤甚不足辨也

桓公二年藻率鞞韞

杜註藻率以常爲之所以藉王也王五采公侯伯三

采子男二采戴侗曰杜解藻率之義非也記曰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又曰士練帶率



下辟凡帶有率無歲功藻五采也藻率者以五
采率帶也陸取戴說愚按周禮典瑞篇玉執鎮
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
伯執躬圭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纁
皆二采再就以朝觀宗遇會同此所謂五采三
采二采也是纁有五采五采方為藻非纁即藻
也本文但云纁藉不云纁率也而改藉為率於
義何當乎鄭玄註云纁以薦玉木為中餘用帛
衣而畫之服虔以藻為畫藻率為刷中穎達以
拭物之中無名率者此固誠然矣其言畫藻不
可易也乃以藻率為藻之複名又曰藻得稱為
藻藉何以不可名為藻率也夫藉率二字義豈
可通其明黨柱而妄言其甚矣則杜之謬也不自
見乎然戴侗之說亦非也按禮經率帶諸侯大
夫皆五采士二采註云率與緯同死者著衣畢
而加此帶則此乃歛服與諸吉服不協臧哀伯

於此不應以歛服為數其註又云士喪禮緇帶
此二采天子之上也其以二采對緇言則采乃
帶之色非率之色也况其上下文俱一字為一
物何獨於此舉複名也故愚以藻從王藻之藻
率從率辟之率本為二物而於傳文數字亦相
應詳見本註鞞鞞杜云鞞佩刁削上飾鞞下飾
據韻書鞞鞞同詩小雅鞞琫有珌毛傳云鞞容
刁鞞也琫上飾琫下飾至大雅鞞琫容刁傳則
云下曰鞞上曰琫已有小異今杜反之其誤滋
甚穎達踈乃云鞞鞞或上或下亦無正文此非
掩杜之失而遷就其詞乎愚謂鞞為刁削必矣
鞞為下飾必非也說文云琫佩刁上飾徐云琫
之為言琫也若琫持之則非在 **帶裳幅** 杜云
上而何故遂從詩傳而改焉 **帶裳幅** 杜云
今行膝踈引小雅鞞幅在下註云鞞經於足如
今行膝所以束脛在脛下然考詩圖所謂幅者



其形方上稍潤下稍狹兩端有帶分明以縛小
 股並不可以邪纏於足與今行滕形大異不知
 何自而以此當之且此傳昭其度也謂尊卑各
 有制度今其國止一耳並無尊卑之別度安在
 乎詩所謂邪幅亦非所圖也此幅疑即今之錦
 綬然於五經無考故不敢易而姑記之於此俟
 博物君子教之

義士猶或非之
杜云蓋伯夷之屬陳同
 前謂殷之頑民非伯夷

等也竊味非之字義本指伯夷言若
 頑民則有戴商之心豈獨非之而已

臧孫達其
有後於魯乎
杜云傷伯諫隱哀伯諫桓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陸云此只據哀伯言

又何遠引傷伯愚謂此杜以己意稱
 美之非証也然亦不須此意故削之

特相會往
來稱地讓事也自祭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

事也

杜云特相會公與一國會也會必有主二
 人獨會則莫肯為主兩讓事不成故但書

地成會事成愚謂皆非也以事換之豈有兩君
 特以事為會因莫適為主其事不成而遂已乎
 又豈有諸國徒以事會而無禮讓

卿置側室大
夫有貳宗
杜云側室衆子也得立此一官適子
 為小宗次者為二宗孔疏因側室為

立官遂云二宗亦官名陸云俱未有考而不辨
 其非竊謂側室二宗固應請於君於其中立官

以統之而即以側室二宗為官必非何也以其
 不似官名也又云適子為小宗此其意以諸侯

為大宗耳然不聞族人不得以戚君大夫不得
 以宗諸侯乎近世儒者有公子宗道論其說為
 詳免大都始為小宗既為大宗小宗四大宗一
 并而為五宗其變至于無窮則大夫之家固自



左傳註解卷之七
為大宗矣其二宗即小宗也杜考之不詳而云爾

六年謂其不疾瘼蠶也

杜云皮毛無疥癬於諸字義不明故用疏中遂

字細解 親其九族

杜云謂外祖父母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母母姑之子姊妹之子

女子之子非已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陸從戴歐陽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之說愚謂二說言九族之是非固未暇辨但此指國君而為言則外親與姑之子等皆在異國或為臣下待之自有體未可繫云號之也故從鄭玄自高祖至玄孫九世之說又竊推頴達正義中以高曾曾玄皆不能於一身備有豈能親之殊不思國君宗室繁衍高曾雖亡與高曾一代之者或高曾之子孫非高曾族乎曾玄雖無與曾玄為一代之者豈無曾玄族乎君子曰善自

為謀

杜云獨絮其身謀不及國此事以成敗論人而不要諸義也今革馬接以大

牢

杜云以禮接夫人重適也疏云接作捷以母虛為之補虛強氣其說本強又以接作捷其

矯假殊甚考之禮經謂以大牢之禮接見天子非夫人也接夫人鄭玄之說陳皓已辨其謬且

下云卜士負士妻食皆以不以隱疾

杜云隱痛疾患碎不

祥也鄭孔皆謂體中幽隱之處疾病是於隱疾二字固明矣然疾而非隱者可為名乎

十年無厭將及我

杜云將殺我愚詳其文意蓋言好利無厭者當得禍患叔

以母弟必連及之爾

莊公六年人將不食吾餘

杜云言自害其甥必為人所賤此解寬而



為大宗矣其二宗即小宗也杜考之不詳而云爾

六年謂其不疾瘼蠶也

杜云皮毛無疥癬於諸字義不明故用蠶中遂

字細

親其九族

杜云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

女子之子非已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陸從戴故考之族曰母族其族二之也

二

是書皆駁正杜預之解

謂正義中

視後來顧氏惠氏與高曾一代者或高

曾之子孫非高曾族乎曾玄雖無與曾玄為一代者豈無曾玄族乎君子曰吾自

為謀

杜云獨絮其身謀不及國此事以成敗論人而不要諸義也今革焉接以大

牢

杜云以禮接夫人重適也疏云接作捷以母虛為之補虛強氣其說本強又以接作捷其

矯假殊甚考之禮經謂以大牢之禮接見天子非夫人也接夫人鄭玄之說陳結已辨其謬且

下云卜士負士妻食皆以疾二子言則被必非夫人矣不以隱疾

杜云隱痛疾二子固明矣然疾而非隱者可為名乎

十年無厭將及我

杜云將殺我愚詳其文意蓋言好利無厭者當得禍患叔

以母弟必連及之爾

莊公六年人將不食吾餘

杜云言自害其甥必為人所賤此解寬而

左傳主辭辭及卷之七

莊公六年



不切愚謂三甥欲置毒于飲食中殺之故鄧侯云然

莊公十四年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

杜引尚書無若

火始燄燄未感而進退之時以喻人心不堅正則以談談在忌人者而言夫忌人則其氣燄矣何燄燄之有尚書云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蓋始微而終不可遏之謂也愚謂此指所忌者今勢雖微弱而終將強大如火始燄燄耳故潛以意改之若陸用頗師古言人心之所忌惡者其氣燄燄至傳瓊貳杜云瓊有二心於已是謂於災充諱傳瓊貳雖事于儀而有二心于已如漢高之斬丁公者非也下云納我而無二心者許以上大夫蓋言瓊雖納我而中有二馬耳

十九年鬻拳可謂愛君矣

杜云愛君非臣法也蓋左氏實于拳爲愛

君而杜乃曲爲之解以合義耳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

社非常也

杜云非常鼓之月長歷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蓋杜以此

此年與昭公十七年夏六月朔日食事同彼此異議不可合解故謬以置閏失所爲言而貞山闕之甚詳其義似密予讀之懵不知所定以示小孫冲之冲之讀之即曰此易知耳夫父舍傳而看經自明矣予猶不省冲之以用牲用鼓與下文于朝于社自別因憶胡傳所云甚明乃自忘之愚固不足論以元凱貞山之博且精而見不如一孺于此古人有一得一失之議也

二十八年小戎子生夷吾

杜解小戎兒姓之戎子女也陸據傳云兒



姓之姦居于瓜州自惠公始誘以來則獻公時固未入中土何緣得薦為女于晉此疑是非非戎在要荒自可薦女何須在中土乎但未知必為名姓之戎故名以別種上狐姬稱姓于亦當是其姓也

三十二年能投蓋于稷門

杜解蓋覆也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榻反覆

門上此解本可疑劉炫謂投車蓋過于稷門雖似是而孔氏以車蓋輕物投于稷門不足為勇投而自覆于門此躡捷之甚亦勇者事也故姑從杜

閔公二年用其衷則佩之度

杜云衷中也佩王者君子常度其言

泛矣劉奉世云佩之合法度世狂夫阻之

杜云阻疑

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如此於本句已覺不暢於上句亦不相蒙陸以為有誤闕之可也考國語曰是服也狂夫阻之衣也其言盡敬而反常昭註曰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阻字將服是服狂夫阻之又引周禮為據考周禮大司馬方相氏狂夫四人則帶之說似為有據於傳亦順故姑從之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

杜以驪姬為內寵二五為外寵奚齊為嬖子曲沃為大都劉炫議之固當

又陸云今接古人援證前聞皆取其大致不必事事符同杜誠大拘此誠知言矣

大布

之衣大帛之冠

杜云用諸侯諒闇之服陸云言其朴儉耳良是

僖公二年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冀之



既病則亦唯君故杜云冀前代虞至耶虞報伐使病將欲假道故稱虞強以悅其心服虔以為伐耶三門謂冀伐晉也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謂虞助晉也將欲假道故稱前恩以誘之蹠以虔說為不然謂若虞嘗經助晉則是昔來通好何憂不許而進國之美實尚畏宮之奇諫乎愚謂虔說固非而蹠折之亦未當若果通好曾受其救國之恩則今之假道充宜用賄以謝其前恩而求後功何由必其無也何不觀下文云蹠為不道侵敝邑之南鄙則耶三門果是晉地亦當用敝邑字面或道文尚有謠下豈得有言地名而已故以杜說為定

四年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

及也杜云牛馬風逸蓋未界之微事故以取喻馬求卿曰註意未明此乃醜詆之詞蓋言

齊楚相遠雖馬牛之風者猶不相及今汝人也而願入吾地何也愚謂杜說固未明而馬說亦鑿但言地遠馬牛猶不相及今何與而涉吾竟乎賜我先君履東至于

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杜云穆陵無棣

皆齊竟發所踐履之界齊因自言其盛此計於傳意皆未明且周公以征伐之權豈獨止其國境而已乎故無棣在遠西孤竹則四方皆其所命征伐之地之廣杜云以齊竟言其盛大謀矣故俱華去而折筮短龜長杜用下文韓簡之言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筮而後有數揚用筮卜人云筮之辭理短龜之辭理長蓋就驪姬一事而言非謂龜筮實有長短也穎達正義云杜欲成卜人所言之意故引傳文証之若以至理而言



龜筮實無短長竊謂有大極斯有陰陽有陰陽而奇耦方圓象數已具乎無物之先矣物由以生豈緣物而有乎曷有先後之分乎簡之說固已鄙野而杜即用之以爲釋詁矣楊用翰謂龜筮之辭理有長短雖曰乾艮姤一事而言然易之辭理豈有短者乎穎達每屈他說以伸杜而此獨云云必杜之說有長不可者耳然疑古人之言亦必有據又尚書洪範云龜從筮逆則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蔡仲默釋之曰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從者龜在聖人所重禮記曰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是也愚益疑不能決史記云著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則著龜一也且易經三聖探賈索隱鈞深致遠萬事萬物之理備矣彼云長短必更有與表存乎其中餘不足信仲默一代大儒凡性命之學至宋大明豈得草草因又考周禮註疏亦

有長短輕重之說乃亦用韓簡之言而云易雖窮理盡性仍六經並列龜之辭辭譬若識緯圖書不可測量故云長短夫然識緯之說乃勝于六經耶其說不俟知者而辨矣又思朱子亦必有說既而得之乃云筮短龜長近得其說是筮有箇病子才一畫定便只有三十二卦承不到是那三十二卦到二畫便只有十六卦又到三畫便只有八卦又到四畫便只有四卦又二畫龜才鑽析便無救處全不可容心即如所云則凡可以揣度者皆爲短而無可揣度者皆爲長乎天地之化陰陽之變其爲長也極矣何嘗不可推度惟世之幻變說異多有不可推者耳不意朱子乃淺乎爲言至此也惟穎達於洪範註云此經龜從筮逆其筮從龜逆爲吉亦同故傳言筮龜相違見筮龜之智等也亦引左傳之說



獻公云筮時神靈不以實告筮得吉公欲用之
卜人欲公從卜故云筮短龜長非是龜實長也
易係辭云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
知來智以藏往是為極妙過之長無以加聖人
演筮為易豈有短乎又云洪範所云從逆之類
皆多舉一以該二詞多不能悉載是前二說皆
已不經穎達之疏皆與鄙見相合方敢執以自
信然謂不以實告者亦非也今筮辭不載于傳
或筮人阿公意以為吉又記云卜筮不相襲卜
不吉則止而公乃復筮故神不告耳且記中無
大事卜小事筮二句亦周禮賈公彥之疏耳而
蔡氏誤以為禮文蓋世儒皆因晉卜人一言轉
相傳播互為曲說以強自相証而不求諸心因
慨經學之晦矣多以一時有為之言而遂為
千載不易之訓隱大道而誤後學自唐貞觀間
命諸儒釋章句為義疏以定南北之異時議者

已病其非宏博之規至宋儒之訓詁出而我
朝遂皆之以為今列于學官并皆人註疏而俱
廢之益使陷于孤陋而莫知廣石渠
白虎之異義豈特此一事而已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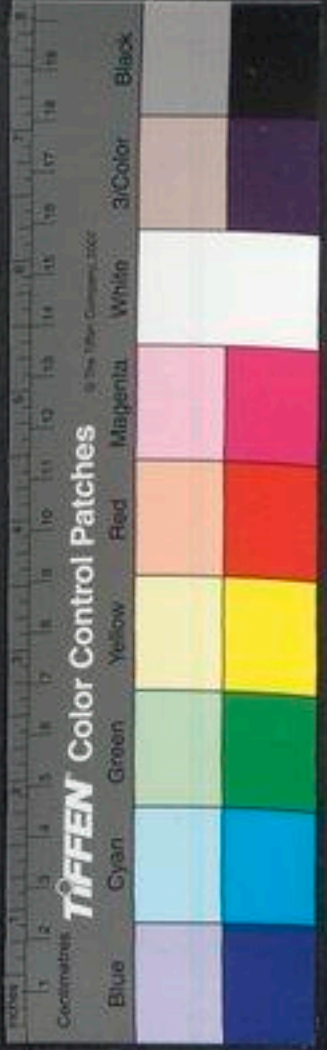
五年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杜云輔頰輔車牙車
意以二句義通竊謂

兩頰為輔牙根為車亦因其輔載之象而借名
之耳非真名也官之奇意在取喻不應復以物
之借名為言且與唇齒亦重詩曰其車既載乃
棄爾輔又曰無棄爾輔員于爾幅則車輔相依
固詩人所味與唇齒二物並以取
譬不更明乎故即以本字釋之
均服振振

六年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杜云實新密而
經言新城者鄭



左傳
以非時與上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愚謂桓於此本責鄭之從楚何暇責其以不時與役且與傳大矣故順而改之

七年諸侯官受方物

杜云諸侯官司各受其方

謂此受所當貢伯主之物竊謂此因管仲以德禮爲言而桓脩禮于諸侯豈有已受四方諸侯之貢而遂云天子乎若爾何以爲降禮命亦不行矣蓋所當貢天子之物于諸侯而諸侯自各以其意自致幣于齊所謂使輕其幣而重其禮者也又引晉悼那丘之會爲此自當不同

九年以是藐諸孤

杜云言勿賤與諸子懸藐陸謂非也蓋言奚齊卓子藐馬

騎小耳於荀息有焉杜云有此詩人重言之義文意本妥

備論之詳且明矣故遂削而易之

十年帝許我罰有罪矣

杜云夷吾忌克多怨終於失國雖改葬加益中

生猶忿愚謂夷吾忌克失國固其罪非申生所忿者蓋申生孝而恭忿其蒸於賈君亂倫耳杜舍大而舉細失申生之意考之林叟同鄙見

七與大夫

杜云侯伯七命副車七乘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侯伯七命貳車七乘貳即副也每車一大夫主之謂之七與大夫服虔云上軍之與帥七人屬申生者襄二十三年下

軍與帥七人前申生將上軍今與帥七人爲申生報怨盈將下軍故七與大夫與栾氏劉炫以

服說爲是又云若是主公車則當清親於公不應曲附栾氏愚按正義引服說而不之非亦以其說爲是矣以愚言之非也再考周禮與命云

三年生卒年詳見卷之三





侯伯七命大行人云貳車七乘則杜之說本有據服云上下軍與帥七人俾無上下軍之效果何所據乎且申生死於驪姬與惠公何怨而為之報懷子好施士多歸之豈必其所將耶古今以君親臣而外附者多矣豈特七奠已哉

十四年號射

杜謂惠公舅躒以晉語惠公稱射為舅故杜本之考晉語常昭注云

諸侯謂與姓大夫為舅則通稱耳前言小戎子生夷吾號射既非戎人非惠公舅可知

十五年卜徒父筮之吉

杜謂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其所

見雜占而言之劉炫以成十六年筮卦遇復云南國蹇射其元王中汲目則筮法亦用雜占不必皆取周易愚又按周禮大卜掌三兆三易三筮之法則卜人固無筮矣夫狐蠱必

其君也

杜云以狐蠱為君其義欲以喻晉侯其象未開竊謂上云獲其雉狐此必頂上

文雄狐而言其義甚明因蠱卦名而下文又云蠱之貞遂致誤以雄狐為蠱耳此本明白易

知而前未

三敷及韓杜云晉侯車三壞陸云晉師敗也杜緣上文卜人之

言遂以為車壞入而未定列

杜云列位也陸以其說拘而固矣

文言能合其象而言豈有位晉於是作爰田

杜注

未定而能合其象者乎亦拘

分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民陸用國語賈待中註作易田之法以賞衆又用漢書地理志三

歲更耕之說故訓爰為易若此所云則是漢時代田之制何以為損上惠下而使民懷之乎唐氏云讓肥瘠

士割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

也杜云易歸妹上六爻辭也離為中女震為長

離當云兌為少女今言離為中女誤姪從其姑

矣今據歸妹下震上陸說良是杜云震為木離為火從木生離為震妹於火

為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謂子圍貨秦陸以既

云離為火火從木生復云於火為姑木詳其義

劉用熙曰震變為離是姪從姑之象此但取男

女為姑姪非取長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杜云

次義也說本明直敗德非筮數所生於云先君所行當致喪敗之

德及今言之可一一數之手初讀之似林說明

然與上文不協且獻公之敗德非唯立驪姬一

事而云不可一一數猶過矣故仍杜但以及字

為句非也及可數乎猶云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數可及乎蓋倒字法也

杜云雖不復從史蘇不能益禰陸謂雖不從史

蘇無益於今愚以上文揆之皆非也上晉侯曰

從史蘇占吾不及此是欲免禍也而杜公不能

蓋謂豈問意乎如陸說則當云從之何益而乃

曰勿從亦相戾矣愚詳味之蓋云敗德已定此

一役也秦可以霸杜註言還惠公使諸侯感服

者統韓戰之役也本上貳而執

之服而舍之而言其說當矣

十六年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杜

言石頤鵠退陰陽錯逆所為非人所生襄公不

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失問叔輿自以對非其

實恐為有識所譏故退而告人言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杜

云



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曰由人君問吉凶不敢
逆之故假他占以對愚竊謂天人相感久矣人
事作于下則天變動于上正賢智所當察也叔
與分天人而二之豈其心之所謂誠然者哉且
叔與所言後事皆驗而杜云失實恐為有識所
譏何也詩傳文與杜註雖同而意實別蓋不察
其竟繫以其文而淺解之故云云爾且其言曰
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然獨不為吉凶之所兆
耶又曰吉凶由入然人獨不能感天乎故
去舊註而特會其意以借註於其下云

十九年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

薄德杜云三亡國魯衛邢竊謂魯雖有慶文之

杜以城緣陵傳云不書其人有闕也遂不數耳
不知淮夷病杞已甚不遑將遂亡乎又薄德謂

因亂取魯緩救邢衛竊謂因亂取魯固不必辯
而救邢雖稍緩功亦大矣封衛又豈緩乎蓋繫
言其德不及
古先聖王耳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杜

失土功之時門戶道橋謂之啓墻郭城塹謂之
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闕者故特隨時而
治之今特高大其制改名高門作新以易舊非
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愚謂杜以上文
不時之時為土功之時下文從時之時為隨壞
時之時二句相連而一字兩用非撰詞之體讀
之自見其謬故愚稍用其語而
改之使協于事理并使之成文

二十一年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杜註云穡儉也

陸云既言省用
直穡字



矣不應重言務稽林充叟謂以服事諸夏杜
稼穡焉務然矣外傳常註亦同杜
云與諸夏同服王事陸云猶言以服事殷耳不
必更言王事愚謂凡國之始封必命以同服王
事雖時不然原其始而言之宜也

二十二年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

興之弗可赦也杜云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

孫固也言君與天所棄必不
可不如赦楚勿與戰愚素以大司馬即司馬子
魚陸亦以爲然又列史記宋世家以爲子魚之
言晉語雖云文公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考
世家猶在戰泓之後此爲子魚無疑固諫猶固
諫也弗可赦也已言遠天舉事必將獲罪勿可
赦宥也今味之則勿可赦也句固如陸所云與

鄴意雅合若云大司馬即子魚有未必然者子

魚累見或稱名或稱字或稱官皆未有言大者

此獨言大必有所別也若史記踈畧多矣豈可

以爲據又何由而知固爲司馬在戰泓之後也

世家內亦未曾言某年以固爲司馬因記事

及之故在戰泓後耳故今從杜稱公孫固

鼓以聲氣也杜云鼓以佐士卒之聲氣於文不
順故從劉用熙云聲宣也宣倡士

卒之勇氣又金
鉦也用以節鼓
戎事不邇女器
杜云倂敵非近
婦人之物陸曰
依杜云是以倂敵爲器與傳文乖矣郭定
襄言戎事尚嚴不近女子所御器是也

二十三年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杜註云名書于
所臣之策屈膝
而臣事之則不可以二疏曰質形體也謂拜而
屈膝委身體於地也愚謂此本強鞶質即贊耳



晉子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虎之皮晉語臣委質於翟之故帝註質贊也士贊以雉依杜說則質讀辟不敏也杜云敏猶審也同盟然如字非也赴然後書策史官之制也陸云敏猶達也愚謂陸不辨杜說之當否而改易一字於傳文無當原杜之意以爲告則書名彼不以名告而書名恐不審其實而有誤故亦不名以自辟其不審之誤此與達字何涉愚謂既已同盟則史官應知其名矣何不審之有蓋辟當作闢傳以赴者不達于禮而不以名赴故惡其違禮而辟除之不書其名若未嘗與之同盟者耳此與文公七年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同意猶云懲不恪也書不共也杜於彼云此傳還自釋凡列之意其解與此同亦誤蓋彼傳以爲不敏達於事不及諸國會盟故辟之使若不與於會者陸改審

爲達是也而不求其不達之故思之淺矣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

子司空季子

杜云時狐毛賈佗皆從而獨舉五人者蓋賢而有大功然以愚考之

顛頡魏犇俱奸命於圍曹頡即就戮而犇亦被黜後犇亦未有勳績也雖或賢安見其有大功乎狐毛設旆于城濮以勝楚賈佗以公族致位大師初不在魏犇下也想五人從公子在一時而毛佗或稍後遂因而逸從者以爲不可謀於之耳乃妄以此斷何謬乎

桑下

杜註齊桓公既卒知孝公不可恃故而不解其殺聞之者之意蓋緣桓公與秦共納

惠公不欲復納重耳在忌其賢而以計留之故妻以女富以馬如周喻之建策於孫權羈縻玄德者至孝公時諸侯皆叛晉又去益恨故從者謀行而姜氏恐露其計故殺婦以滅口傳中如



此而舊註不明者多矣姑舉其一於此

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

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

杜註云若遂以傳相在相字爲

句陸以爲當在夫子爲句愚謂句讀且無論當先解其義杜以反國句在若以相之句下故解相爲傳相以爲傳相於適國燕享之際耳殊不知古人文字錯綜多有倒句者若以相之相即上文相國之相耳夫子必反其國蓋必然者以爲帶句豈有傳相之善而遂能反國及得志諸侯乎史記中用句多有如此者

奉匭沃盥既而

揮之

杜云揮灑也陸云揮非灑也

蓋以濕手揮之使水灑汚其衣故怒愚讀之乃杜省其文與疏本一意實非也陸亦不審矣蓋盥未畢故手尚濕而揮之以瀦其衣則在方盥時

傳何用既而二字乎蓋斷畢而揮之使卻也以子圍妻故諸註皆謬

二十四年實紀綱之僕

杜云諸門戶僕隸之事皆秦卒共之爲之紀綱

愚謂文公已君晉國人必有爲之用者傳又云樂師爲之內主豈皆無人而皆秦卒任其門戶之事耶蓋但弔二叔之不咸

杜註用馬融說云周公傷夏服之叔

世疎其親戚以至滅亡故虜封其兄弟而卿衆賈遠皆以二叔爲管蔡傷其不和睦而源言作亂鄭玄郭寔襄與陸貞山皆以爲然子獨主杜蓋管蔡流言作亂周公已殺管叔而蔡蔡叔此時豈尚在封建之列乎孔註云按其封建之中方有管蔡豈有待其作亂始封建之乎良然况流言者高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



於成周而作詩

杜解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闕召穆公于東都故會宗

族特作周公之樂歌夫傳明言穆公作詩而此云周公之樂歌者蓋詩小序云常棣燕兄弟也周公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外傳亦以為周公之詩而此獨云召穆公故陸以為所傳異耳考杜說本之常昭章云周文王之詩者周公旦所作其後周室既衰親親禮廢復脩作常棣之歌以親之蓋諸儒以此傳與詩序不同故強附而合之竊以為此類去古久遠固未必小序之為是而此傳之為非亦未必此傳之為是而小序之為非也今註傳始依本文解之與詩序不同缺之何害而必欲強合之耶故削其附會之說而直解之

棄嬖寵而用三

良杜云三良叔詹堵叔御叔所謂尊賢孔疏曰如杜此說則謂鄭伯尊賢與傳文尊賢乖異

蓋云能用三良是鄭伯之賢王當尊之其省視

官具于泥

杜云省官司器具用是以省視對具字以具為活字用非也蓋言省視則

備辦之意在其中以官司對器具而以省視貫之也

二十五年遇公用享於天子之卦

杜云大有九三爻詞也三

為三公而得位變而為兌兌為說得位而說故能為王所燕享陸云此直解九三之本爻未及變卦也其下文天為澤以當日乃說變爻義耳愚謂下固總言二卦而此為王所燕享是說之

義王章也

杜註章顯王者與諸侯異本鑿蓋章典也云王制耳

徑餒而弗食

杜云徑行也於徑字句愚於從字句蓋言從即從行矣何須用徑字



乎且餒字亦無著二句
文意亦不佳故爲改之

二十六年室如縣罄野無青草

杜云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

月野物未成故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所以常恐陸云如之爲而雖傳紀多有於此自當依本字且服虔劉炫王學林諸家以爲如字當作似字訓罄困語作罄帝昭註云府藏空虛但有榱梁如縣罄也又禮記罄于甸人踈援此傳文正作罄而下著王氏說亦云縣樂器之罄蓋罄罄古字通用則如常註無疑矣愚自幼讀此傳暗與常合但杜又云時夏四月今二月故室無資糧野無蔬菜殊未當而陸未及議竊謂以二月故室野如此則無國無歲不然春秋時無歲無國無兵何獨魯恐乎又何獨恐於此年乎計其時魯必有旱荒史佚之耳杜不

推而誤

大師職之

杜云職主也大公爲大師無主司盟之官劉用熙曰言周

之大師主之不

專謂大公當矣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

祝融之十二世孫劉炫云自祝融自鬻熊其間有一千二百年何得止十二世乎孔疏雖爲曲

解終自難通以爲傳寫誤今著其年不詳其世

二十八年曹人尸諸城上

杜云磔晉死人於城上愚以曹弱小何敢

磔其尸以取怒於晉蓋即以所死者陳於城上則晉師自爲寒心矣且磔乃支解與尸字自別

蓋尸陳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杜云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躍也百猶

勸也孔疏云距躍曲踊皆詳明但以百爲勸不知所據以傷病之人不可爲六百跳故以意解



耳邵文莊公言百猶阡陌之陌雖未見必然而比訓百爲勸爲近理蓋躍踊之度大約如此古字百作陌又解距躍爲直

天假之年而除其害

跳曲踊爲橫跳皆明切
杜云除懷惠呂卻愚謂非也使文公不得國則懷惠呂卻於晉未爲害也何用假年以除之公除害以得晉則享有晉國止耳於楚何與而使避之耶蓋成王以中原無伯故以其兵侵陵上國而其時弱小之受害於夷狄者多矣前享而問報已知其志大豈區區在一晉耶或謂楚王不應以已爲害爲言殊不知英惟方論天下大勢當不掩一己以自諱也成王知必信而不殺豈庸人哉
背惠食言以亢其讐
杜云亢猶當也讐謂宋宋爲楚之讐外傳所謂楚陸云亢蔽也謂未報楚惠而亢宋者是矣
楚子伏已而監其

腦
杜云監使也正義曰監之爲使未見正訓蓋相傳焉然自古未有議之者予竊以爲必非也蓋從血使從口二字義絕不相通不知何自

而以使訓正義明知其非而未敢以易之下文云吾且柔之據考工註云得和煦之氣故柔使果楚而食之則何得共和煦而柔也子犯雖權詞以解亦須有因何遠理如此此事情亦近而可推蓋楚子伏晉侯於下以手捧持其腦而撲碎之宜從詩王事靡盬之監此監與周易幹蠱之蠱意義本通故正義於襄公二十九年王事靡盬云監亦蠱也蠱是蠱之害物故爲不整因也貞山乃以爲非穎達但能解於彼而不能通於此貞山於字義難解者每以爲古字通用於此本自通而乃二之抑不知何以也蓋皆泥於腦之義故必以定爲訓觀周禮實統頭而言則監之義自明矣此說雖自予始之而竊謂必不



可易也
吾且柔之矣

杜云腦所以柔物也難如此解而不知所以柔之之義考

工記曰角之末感於刺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勢也刺腦同註云言角之本近於刺得和煦之氣故柔柔欲其形之自曲反是爲勢也始知古人立言之故與刺器之巧因憶歐陽公得人氣紛屏之說於釋子亦即此義而

前註大畧觀者多不之察故詳之 寧子先長

將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欲犬華仲

前驅杜云寧子惠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喻國人衛侯遂驅掩寧子未備愚初讀之甚不解以寧子先入安喻國人公何用遂驅之以掩其未備乎且宛澣之盟國人既已安矣掩未備不知其所備者何也况諸侯固應有先驅不待掩未備方有也說詳之蓋因衛侯不勝其伎害

之心故寧子先入欲護救其安殺耳而長詳悞以爲使與之乘入故前驅者遂探衛侯意不待命殺叔使寧子不入可救止也若衛侯果驅之而哭之又使殺歎犬乎或云衛侯與元咺訟不勝何也曰衛侯素無害武叔之心則前驅必不敢自射殺之此實探衛侯平日之意故三子無詞以敵元咺而謂於此衛侯遂驅掩寧子未備則非也

亡大旆之左旃

杜云大旆旗名繫旆曰旃通帛曰旃據傳云大旆則

不可繫於旄矣云旆之左旃則旃爲旆上之一物耳而杜止釋二字殊平文義且前於設二旆而退之杜註云旆大旗也何於此復曰繫旃乎故愚合二旆而通之詳見昭公十四年平丘傳

寧子職納橐籥焉

杜云寧俞以君在幽隘故觀以衣食爲已職橐籥衣囊籥糜

三傳主釋寧吳之卷之三

五

曰直齊辛



也陸云棠以盛饘故曰棠饘審子慮防醜毒故以餽食爲已賤必不兼及衣矣疏曰棠以盛衣亦可盛食宣二年傳爲簞食與肉寘諸棠以與之是也竊謂審子痛君幽囚慮其饑寒或兼衣食亦不可知但純素饘二字則必以棠盛饘耳若衣不言衣而言棠食不言器而言饘則非撰詞之體矣

三十二年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

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

杜云卜偃闢秦密謀故因柝聲以正衆心

陸云雍絳相去既遠秦人密謀卜偃無由得聞或當自以他術知之左氏好米異說此等奇怪猥多未容悉辨愚謂杜解固非矣而陸說亦未得春秋時巫卜每每有異其神恒與鬼通或文

公之靈憑之以告未可知也晉之忠智秉政者多矣乃不能知其密謀而使卜者知之乎陸云或以他術知之蓋迂左氏好采奇怪異說誠然然亦未可槩謂必無也

三十三年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

杜注文公元年經書四月

葬僖公之薨實以今年十一月并閏七月乃葬故傳云緩劉敞曰傳云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緩屬下句杜以緩屬上句非也僖公以十二月薨明年四月葬凡五月不得云緩杜以文二年冬傳云襄仲如齊納幣禮也故欲遷僖公之葬於十一月則除喪在二年十一月而納幣爲十二月乃與傳合獨不顧作主非禮也之句無所繫乎讀劉說知元凱強經附傳甚矣

文公元年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

杜云合古



大傳言無窮言卷之三
之道而夫今事霸之禮故身執邑失陸云伐晉
非善謀傳以爲古故杜爲此說以護其失耳今
讀之
良是

二年不登於明堂

杜云明堂祖廟也按賈逵盧
植蔡邕服虔皆以祖廟與明
堂爲一故杜同之鄭玄以爲明堂在國之陽與
宗廟別處孟子亦以明堂爲王者之堂非祖廟
必矣蓋明堂中有祖廟豈可以祖廟訓明堂乎
近世諸儒論之已詳故直去祖廟二字但以爲
王者策功所以厭之也杜云厭猶損也晉人以非
序德之所以損訓厭遠而難解漢人每有厭勝之術
愚謂以損訓厭遠而難解漢人每有厭勝之術
當作壓既考韻書厭臨也此於我公以尊臨卑
事理既切而勝之
之義亦在其中矣

五年臧文仲聞六與蓼臧曰臯陶庭堅不祀

杜云

蓼與六皆臯陶後按十八年行父使大史克對
宣公所稱八愷有庭堅杜以爲臯陶字孔疏謂
本於鄭玄論語註不知鄭得之何書馬未卿曰
若庭堅即臯陶則文仲不應連言之似是兩人
耳羅泌曰六臯陶之後蓼庭堅之後預說誤矣
又按焦贛易林云龍降庭堅爲陶叔後封於蓼
六福履綏厚然則庭堅者乃臯陶之子若孫耳
貞山謂先漢去古未遠焦氏所傳宜得其真二
國皆臯陶後而庭堅則或以支子別封自爲其
國之祖故文仲並舉之也愚以庭堅既臯陶之
子若孫則在堯舜之後矣八凱中何得有庭堅
也又唐虞之時人皆以名稱無緣有字臯陶字
庭堅則垂益禹之倫何皆無字豈臯陶字獨傳
而餘皆不傳也諸儒皆各以所傳所聞言之皆



未足爲據獨馬永卿羅泌之說頗爲近似故姑從之但可知庭堅爲八凱之一必非臯陶亦非其後也此等所謂闕疑者耳

六年樹之風聲

杜云因土地風俗爲立聲教之法陸謂樹立其風化聲教如杜

說則唯樹聲耳

杜云話善也爲作善言遺戒

實蓋話言二字著之者必其善者耳爲之律度

杜云鍾律度量所以治曆明時愚謂此皆以遺後而言治曆明時帝王首務於遺後嗣不切蓋度量權衡皆起於

遭喪之禮以行

杜云聞晉侯

稱文子三思而行蓋言其臨事過於周詳非以

而行若然則是常禮文子不須使求傳亦無庸記其事也劉說既謬而謂非因晉侯疾亦非蓋使他人使雖聞疾安知其必物故而求喪禮以行乎文子聞疾即求亦謂周詳矣若晉侯無疾而求喪禮以行不難必抒矣杜云抒除也陸以大迂而無當耶爲除當從服虔作行紆緩也愚按班固兩部賦序抒下情劉向傳抒愚意王褒傳畧陳愚而抒忠諫會云抒引而泄之也今從

七年葛藟猶能庇其本根

杜云葛之能藟蔓繁

多陸云傳以葛藟喻公族本根喻公室也如杜說則是葛藟反藉本根之庇庚傳意矣愚謂若讀上文則陸說爲是觀下文况固君乎句又是杜說爲長蓋公族固爲公室之枝葉然非其國



之傳言角辨之者耳

日殲於

君親而撫之則枝葉亦不能茂矣此交相庇先

馬者也杜會其前後意而解之如此非謬也

先

軍石戎御猶在職此雖言御右而實以先茂既

逆雍又將下軍故也愚按傳上文云背先茂而

立靈公以禦秦師則非卒然變計矣且逆雍何

用車徒如此之衆乎此元凱以上文既云背先

茂下文先茂奔秦故遂以此強解耳故啖助曰

上言背先茂立靈明茂在秦也次言先茂將下

軍是在晉也何其自相戾蓋先茂時雖為下軍

將而身在秦故致誤耳趙子常曰茂既逆雍於

秦則必不肯將兵以拒秦苟已將兵拒秦豈容

復奔秦理無可通傳誤明矣予竊以為不然大

率古人行事與今人異有不可以世情推者如

霍樓居新里而助公戰華姪居公里而助華氏

如賈季殺陽處父奔狄而趙盾送其孥傳中如

先茂事亦比比有之且云茂既在秦而下何云

奔秦耶即在秦自留秦不返矣言奔秦則歸晉

可知蓋盾執國權又以正義禦秦先茂何敢棄

其職而不從之先茂奉命以逆雍本無罪盾何

得廢之而不使之將耶既勝秦後茂自以所事

不成難以事新君而奔故盾以士會為無罪則

先茂亦何罪之有此將下軍乃在國為國之義

奔秦為使事不終之故此何誤之有諸說亦見

之不宏矣故既削社註而於諸說亦皆無取

辭不敏也見傳公二十三年義而行之謂之德禮杜云德正

德也禮以制財用之節又以厚生民之命愚謂

此卻缺以衛既服欲趙孟以德懷之引夏書數

言意重於戒之用休句言九功亦只重一數字



宜則人樂而歌之下文無禮不樂言有善而不
之賞則無禮而人不樂賞罰有章禮也此與財
用之節生民之命何與乎卻缺意在綏懷諸侯
而杜以富殖人民為言缺欲施恩慶賞而杜以
節財厚生為言
不大悖也乎

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

杜云匡本衛邑

中為鄭孔達伐不能

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

至於虎牢之竟

杜云公壻池晉君女壻又取衛地以封之今并還衛申鄭地陸

云似以致之衛耳然申至虎牢皆鄭地何緣乃以歸衛考服虔以為致之於鄭劉炫從其說以規杜杜於上年云為晉歸鄭衛田張本而此云今并歸衛立文不明孔疏強解義終難通又劉

用庶曰公壻池者楚地名有公壻窳見定公五年此人蓋因地為名非晉壻也愚讀傳文上云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衛事畢矣下文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於虎牢非衛事矣而陸云似致之衛何也蓋傳以申與虎牢皆鄭地則還鄭已明故不復言鄭况上年杜註已言歸鄭衛田張本而此不言鄭其誤自見又考其時止有公子公孫何嘗有公壻之稱且十七年趙穿與公壻池為質于鄭穿亦公壻也何穿不稱而池獨稱乎池封既衛田何申及虎牢皆鄭地乎蓋公壻池必以楚人奔晉晉取鄭田封之今令鄭歸匡于衛因思池封乃鄭地豈有使鄭歸人之侵地而不以己之所侵于鄭者歸之乎陸有疑而未決愚反覆詳味傳意并考諸說而斷之如此



九年楚子師於狼淵以伐鄭杜云陳師狼淵爲言楚子親伐又無別師而杜云然者蓋以經書楚人伐鄭既甚楚子不親代故今以此師爲援或與彼相合而實非也

十一年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彫

班杜云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彫班獨受賞以前未有議其非者愚觀上傳文頗明而杜註既與相反且于宋國之賞典夫矣上云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下止言皇父之二子死不云穀甥牛父死也而杜云穀甥及牛父皆死既已誣矣假使穀甥牛父真死則必以其死事戰而賞之應重豈得因死而遂不及之乎蓋二人並無死皇父之二子死耳即其二子死亦

應有賞傳不及載而止以名彫班爲有據故舉之以爲徵耳後皇父之後世任于宋其賞可知此杜乃曲解以誤傳文謬戾如此 晉之滅潞也

在宣十五年 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魯桓

六年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杜云榮

之弟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

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既長且壽有異於人陸考

史記魯世家引此傳文作齊惠公之二年又齊

世家云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十

二諸侯年表亦於齊惠公二年書王子城父敗

長翟三文皆同案惠之二年即魯宣之二年也

在晉滅潞之前僅十三年耳此傳以惠公爲襄

公蓋傳寫之誤杜因有是說失之不考也愚以



陸所考有揚可信故
敢削杜說而正其誤

十二年寡君敢辭王

杜云不欲與秦為好故辭
王趙子常曰聘義云以圭
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重禮之義
也然則聘禮終當還王而秦人必欲致之故襄
仲以禮辭之非不欲與秦人為好也陸是其說
愚按聘義重禮輕財固矣然使聘而自宜還王
則秦使者何為違禮而必致之魯乎若爾則西
乞術不知禮甚矣襄仲何緣以君子與之蓋聘
終則還王禮之常今於聘禮方行而襄仲辭之
是不欲與秦為好也緣此時晉主夏盟魯事晉
方謹衛言將伐晉故襄仲畏晉而拒之理必然
矣杜註大省畧陸亦好用異說以短杜而不考
其細故從杜而加詳焉且聘以圭璋以為信自
當還之故術云以為楛節所謂輕財重義亦未

盡其
義也

十三年繞朝贈之以策

杜云策馬楛臨別授之
示已所策以展情劉勰

文心雕龍云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
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
若對面其旨蓋以為書策也孔疏引服虔解亦
如此陸用諸說以正杜愚謂陸於群書為博故
每引他說以為得解多有未的然者而杜亦未
明朝意蓋朝知士會有歸志與秦伯言留之而
不克故贈之以策使之策馬以歸示已已知其
情也故曰子無謂秦無人若劉勰文士一時之
見詎可據之
以為傳解耶

十七年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



杜云執訊通信問之官為書與宣子陸云執訊者執其通問之人而與之書也詩云執訊獲醜事雖不同文足相比愚謂詩之執訊固不可與此相比而其說亦謬蓋此時晉為盟主而鄭以小國事之豈敢執其通問之人乎

鹿死不擇音

杜註音所祿廕之前開案服虔解云鹿得美草吻以音為廕木之前開案服虔解云鹿得美草吻吻相呼困迫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矣莊子獸死不擇音郭象註云野獸處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意與此同蓋杜泥于下文鋌而走險之語遂生此說今按陸所援引明當

而走險惡何能擇

杜註鋌疾走貌言急則欲陰

家此書未見有從楚之意下文云將悉救賦以待儉者正謂如鹿走險欲一聞以死不暇擇音

而鳴之惡耳鋌字書作𧈧鹿疾走貌愚謂杜解固非矣然必有人迫之而后疾走也上文無自而竟以疾走為言文不順矣况鋌本從金必利器也以難解而改作鋌強矣今考鋌銅鐵朴也蓋語意以疑鋌鹿而從鹿走險耳其義窮奇甚明故敢用陸說并參以己意而改之

窮奇

杜註其行窮其好奇陸引戴章甫曰據山海經神異經呂氏春秋諸書所紀則渾敦窮奇檮杌饕餮俱獸名蓋四凶之號皆取義于惡獸杜考之未詳乃以字義釋之非也今按宋俞成所註叢說亦有此論然服虔解投諸四裔杜云裔遠也欠已如此則眾說皆同

投諸四裔

杜云裔遠也欠

裾也徐諧曰裾衣邊也故謂四裔傳中言裔夷裔于裔胃之類義皆視此

宣公二年文馬百駟

杜註畫馬為文四百疋說文引此傳作駟馬亦云畫



左傳句解

馬也丘光庭曰文馬馬之毛色有文采者為可愛重若畫馬為文乃是常馬耳何足貴乎其說長

我之懷矣自貽伊戚杜云逸詩也按那風雄雉之篇我之懷矣自貽伊阻蓋即此詩以阻為戚傳讀異耳且古人所引詩書多有差一二字者何疑焉使屏

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杜云盾以其故官與屏季使為衰之嫡陸云以其故族者謂將領其族人非官屬也愚謂以族為官屬杜說本非謂將領其族人者亦未明蓋以適子為宗宜統其族人故以族人屬之

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杜云禹之世陸云傳言禹之錫禹事不經見墨子云夏后開命大禹錫禹於昆吾灼龜得逢逢白雲之兆未知其審愚

謂方字當在
禹世無疑
螭魅罔兩杜云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陸據魯語

木石之怪螭罔兩水之怪龍罔象故以杜誤愚以怪物難定兩存之

以是為而子杜云以蘭為女子名愚謂蓋以蘭之秀美付畀之耳而必曰名斯固矣

四年以貫笠蔽杜云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正義曰服虔云蔽之蓋如笠所以蔽蔽上以禦矢也一日車蔽上鐵也或曰兵車旁慢輪謂之笠蔽杜以彼為不安故改之而為此說亦以意言差於人情為近今姑依杜而並存之於此以示不絕異說

六年以盈其貫將可殪也杜註殪盡也貫猶習也劉炫云秦誓商罪

在再生并詳吳三卷之序

直齋書



本傳言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又韓非子
貫盈言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又韓非子
云恐其以我滿貫亦此意蓋以繩穿物謂之貫
言其惡之多如物之滿
於貫也殪殺也杜皆非

八年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

杜云舒蓼二國名

舒蓼舒庸舒鳩以爲五名則與文五年滅蓼同
蓋蓼滅后復故命楚更滅之羅泌曰蓼與舒蓼
別舒蓼阜陶之後復姓若舒自爲一國傳之三
年爲徐所滅矣預既妄分舒蓼爲二國名孔氏
遂以爲文五年楚所滅之蓼皆憶說也今按羅
說爲名孔又以群舒爲一種充謬謂楚滅國雖十
群蠻通衆舒而爲言舒蓼舒庸舒鳩皆其屬舒
與蓼二國皆前滅不在群舒之內
蓋杜考之不詳而孔左右其短耳

十二年夷於九縣

杜註云滅九國以爲縣願得
比之九縣謂息鄧滋黃夔江

六蓼庸然又有武王滅權文王滅申凡十一國
故諸儒辨說紛紛楊用脩以九爲陽數之極凡
稱九者皆極言之其說充謬愚謂楚滅國雖十
一或以二小國併爲一縣亦不可知若必滅一

國爲一縣楚亦固矣滅國設縣豈無分併於其
間乎且此充不足辨上文云微福於四君不滅
其社稷使得事君夷於九縣則望其存而不滅
之若以滅國爲比不大戾上意耶時楚有九縣
願得比之自言服事恭謹如其縣邑耳豈復追
記滅國乎徒屑屑以解九縣而不尋其意悖孰

甚軍行右轅左追蓼

杜云在車之右者執轅爲
戰備在車之左者追蓼

草爲宿備前未有議者愚以爲非也蓋楚五分
其軍爲前後左右與中而使之各有所任耳如



以車之右左而為用則其所謂前後與中者抑亦其車之前後與中否也且一車之中而凡在右者挾轅凡在左者追尊於軍中不亦煩擾乎蓋古今之為陳者必有前後左右中軍此楚亦既分軍為五而以右軍專挾轅為戰備左軍專追尊為宿備前軍專斥埃以慮有無後軍專為殿以拒後中軍任權謀出令五軍各有所任部分既定號令齊一此顯然易見者杜以楚止三軍故有此解獨不觀晉知瑩曰吾三分四軍以逆來者四可分而為三三不可分而為五乎

有律以如已也
杜註如從也法行人從法則散為川則壅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今據杜以已作人本謬故曰律否臧且

易竭也
杜云竭敗也故變為兌是法敗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

以凶也
杜云水遇天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陸云此傳義頗難曉尋其語辭當讀有律

為句以如已也故曰律又自為句杜以故曰律三字屬下既非又專論掛象而不言事理此其蔽耳愚詳讀傳文誠如陸所云聽而無上眾誰故敢從其說畧附以已意改之

適從
註云聽彘子趙同趙括則為軍無上令衆不知所從陸云同括有言在楚師北轅之後此時未也且伍參獨言先穀不仁何嘗及二子乎蓋謂林父之將令不行軍衆欲稟聽進止而無上令不知所從也此闕其君之戎分為二杜之短既明而解之尤暢

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杜云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

人為兩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古今未有議之者竊



謂上云其君之戎分為二廣註云十五乘為一廣而傳云廣有一卒則所謂百人者將分屬于十五乘耶抑別有百人耶又云司馬法十五乘為大偏而傳云卒偏之兩則既云廣又云偏而二十五人亦何所嚴乎於文理俱不通矣蓋以下文楚子為乘廣二十乘分為左右與司馬法十五乘為偏之制同而此偏字又即十五乘為偏之偏字故強以此解而不尋其文意耳愚合後段觀之則廣兵車名楚王即以名其親兵以其兵分為左右二部故名二廣每車用百人故曰廣有一卒其云偏者蓋車之半耳又五十人曰偏以百人四分之一為承副則逸多勞少自精專無廢事矣傳文太高簡難解舊註復謾焉蓋難通耳

叔為右以致晉師
杜云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之群帥愚觀此傳

楚許伯御樂伯攝
楚許伯御樂伯攝

楚之君臣初無必戰之意起於晉之以鈍車逆趙盾而潘黨望塵之誤耳何為而用以疑群帥耶此蓋三子各逞其伎以示武於敵耳觀之下文可見

兩馬掉鞅而還
杜言

兩飾也掉正也示閒暇疏云兩古字作擗即文莊曰兩馬掉鞅掉兩馬之鞅也蓋駮馬折旋則其鞅必掉而示閒暇之意在其中陸似從彈說愚詳味之非也左既射以散御下不兩馬何所為乎御下飾馬而左于此時乃代執轡而掉鞅為閒暇耳

楚人恭之脫扃少
杜言

進馬還又恭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

國之數奔也
杜註恭教也陸云恭毒也此謂恭為教者杜以脫扃及下文拔旆皆

教人之語故以意解之耳說文引此傳作昇云舉也引黃穎說廣車陷楚人為舉之也其義良



是疑今文作甚者誤愚謂以甚爲教者固謬而
以爲舉者尤謬夫兩敵交戰既敗而乘敵之困
執俘獻敵其常也豈有敵車既陷而顧教之使
脫乎教之已過况從而舉之乎教之舉之一爲
已甚豈有見其馬旋而復教之乎脫肩拔旆投
衡凡在車者皆能何晉人獨愚而待楚人之教
耶若果爾則晉人方荷德無量豈敢復以數奔
戲之此寧不激楚人之怒以授之首乎此楚人
之仁過於宋襄而晉人駭痴不解事之甚矣古
今寧有是耶蓋楚人見晉隊不能進即甚毒而
殺害之故晉人脫肩以免馬旋楚又欲害之晉
人拔旆投衡乃出旣出而乃敢云吾軍止此偶
敗耳非如大國之數奔也此于事理甚明並無
教人語也杜仍漢儒之謬相因以爲固然而不
求之心行合之事理人情以訛傳訛更千載而
未之正也或有以郤至見楚子免胄趨風謂古

者軍禮亦有是者殊不知郤至見敵國之君故
敦盡臣禮然亦惟至能之而樂書亦以此爲諧
此二軍相遇非有君臣之分而楚何郤至之多
耶且傳于宋之狂狡倒戟而出鄭人以爲失禮
遠命此楚之教晉與狂
狡何異而傳不以譏乎

十四年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

杜云

比其鄙邑是與亡國同考呂氏春秋說此事云
往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爲鄙野也齊誘註
謂以宋爲鄙邑與杜說同貞山以爲當作鄙薄
之意昭十六年傳夫猶鄙我註云鄙賤是也尚
書反鄙我周邦愚謂此當從杜無疑下云亡也
可見陸多引他書爲証而意自不同亦好異之
過也於是有庭實旅百

杜云主人亦設豆百品
陳于庭以答賓劉炫曰莊



二十二年庭實旅百杜云諸侯朝王陳贊幣之
象則此聘而獻物亦實百品于庭非謂主人也
於是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嘉貨杜云容貌威儀容顏采章

車服表章嘉淑令辭稱讚嘉貨命宥幣帛言往
恭則來報亦備劉炫曰仲孫勤君行聘惟當論
聘之義深不宜言主之禮備豈慮楚不見
報而言此乎此言爲至當且於上文尤順

十五年使華元夜入楚師杜云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

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
元蓋用此術因以自通愚謂此杜以兵法曲解
於此而實非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貴謀
示整春秋時兩敵相持而信使往來者多矣何
皆不用而獨華元於此用之乎時楚師久駐宋
郊而元以國相至其師則楚必爲求成請服自

應納之何待如兵法所云乎且其時俱以國人
爲兵何鄉人非鄉人之有其云左右謁者與門
者舍人之稱皆戰國以後之官名非春秋時事
也不知杜何意而乃以此爲解其登床劫盟之
意畧不爲
言尤踈矣

成公二年築石以投人杜云築擔也竊謂以擔

以大將入敵國軍而擔負石者乎考韻書古字
築與礫通用蓋恃其多力用大石築而碎之以
投人杜云巖王巖與巖皆滅紀所得

也杜云巖王巖與巖皆滅紀所得
紀甌玉磬正義又謂甌與磬皆玉愚謂甌
言紀而不言玉則非玉可知考周禮有甌人本
瓦器又考古博古二圖所載甌皆銅器古人器
自有所以爲重者不皆玉
也玉磬自應齊物非紀也先王疆理天下物土



之宜而布其利

杜云備殖之物各從土宜陸云物猶後傳物土方之物物相也

蓋云相土之所宜使之或南或東也杜誠非矣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

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杜註言完盛之時尚不敢違晉今若不幸則從

命丘光庭曰言幸而戰勝亦當從晉命況不幸而敗不敢不服劉炫亦然愚謂杜說於背城借

一意不

用蜃炭

杜云燒蜃為炭以瘞瘡劉炫以屬果認

周禮掌蜃掌飲豆物蜃物以其開壤之蜃鄭註以蜃禦濕也不言燒蜃為炭又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微令則灰炭二者不同孔疏謂炭亦灰之類非也愚謂堊用炭此其常也不得為厚傳何用舉之鄭註雖不言燒蜃為炭要其用時自燒之註何須及此且用以禦濕非炭不可則燒炭

不必言矣炭與灰本一類而亦自別今如時俗凡燒物存性者為炭燒過者為灰傳言蜃炭焉

知非燒蜃存性者乎

吾知免矣

杜云知不益已禍愚謂非也蓋言以已度災必免于

患

四年楚雖大非吾族也

杜云與魯異姓愚謂此蓋以夷狄待楚非關姓

也若齊桓亦異姓何能字魯乎

六年其惡易覲

杜云惡疾觀成也陸云下文有汾澮以派其惡註以惡為垢

穢與此字同訓異良所未曉愚據獻子說沉溺重聽之疾猶在塾隘之後不應于此遽云其疾易成又按爾雅訓覲為見其惡

易覲言水淺故垢穢易見耳

民愁則墊隘

杜



云楚監竊困也陸云傳中屢言楚監杜之註釋各殊此年言竊因竊九年猶委頓二十五年慮水雨三者皆非正訓按說文引此傳曰墊下也尚書下民昏墊註溺也昭三年傳淑隘註隘小也孔疏言地之下濕狹隘者是矣或言此傳文有誤宜作易觀則楚監楚監則民愁於文理爲順皆從之

七年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馬

杜引司馬法百

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習之陸謂若如所言是卒大千兩傳文當云卒之一兩不當云兩之一卒合偏兩之一馬此語亦難曉孔疏亦云左丘明爲傳辭皆易解此獨蹇澁或有誤文愚亦素疑此陸辨兩之卒句杜雖巧詞

不能答矣其下句如杜解當云偏兩皆一此云偏兩之一則偏兩中之一矣誠難解也且于適言人不言車於留言車乃及人左氏遺文必不如此今瓊文親之則所謂兩者即一車耳車中每事皆兩即詩所謂百兩孟子所謂三百兩之兩非二十五人爲兩之兩也蓋楚廣之制本用一卒故云以兩之一卒其云舍偏兩之一者蓋車之半邊爲偏則每偏有二兩共五十人今留二十五人非偏兩之一而何蓋杜徒泥于爲兩爲偏之制而不尋文義事理苟以釋其字面馬耳其成濟也亦虛矣

八年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

杜云遐遠也作用也詩大雅言

文王能遠用善人不助語陸以詩夫狡焉至惟



或思或縱也

杜於狡馬爲句於下註云世有思

唯此爲命此文強而意不暢陸以狡馬與下爲
一句而下註云有思於封疆者有縱弛而不設
備者故得兼并以成大國
此於上下意皆會而明矣

十年不食新矣

杜註言公不得及食新麥陸云
食新泛言豈必新麥然下文明

言新麥且特舉
其大者必麥也

居育之上膏之下

杜云育馬也
心下爲膏正

義曰此賈逵之說杜依用之古今傳文皆爲膏
之下賈服何休諸儒等亦皆以爲膏雖疑者爲
脂釋者爲膏其實凝者亦曰膏內則云小切瘦
屬膏則此膏爲連心脂膏也獨劉炫以爲惟釋
者爲膏連心之脂不得釋膏以爲膏當作膏後
易傳文以覩柱之失愚初讀之茫不知所謂繼

考素問刺禁論云育之上中有父母楊上善

說云心下兩上爲育心爲陽父也肺爲陰母也

於是始覺有緒舊開猶臆與人相類有一友曾

親諦觀猪臆爲言心兩之處方憶隔者隔也自

兩以上皆心肺清潔之屬自兩以下皆腸胃汚

濁之屬故晉人言酒之美惡有兩上兩下之分

則心在上兩在下固矣而心下有微脂爲膏兩

上有薄膜爲育也蓋以醫家凡用針灸藥石必

以經絡穴道管其臍臍而治之二豎居心兩

之上下猶有育與膏之係而居膏育之上下則

于臍臍畧無所係爲至虛之處非經絡穴道所

關以故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也既明

膏育二字之實則諸儒脂膏之辨與劉炫之失
不攻自破矣元凱以兩釋育固有少間而諸韻
書釋育字皆云心上兩下其說舛差謬以誤後
人尤可恨也或難云心之下有脂爲膏固矣而





子云膏之上，有膜爲膏，何所據乎？予曰：據素問曰：膏肓則明，云膏之有也，膏之膏非其膜，而其痺論又云：皮膚之中，分物之間，熏於膏膜，注云：膏膜謂五藏之間，膏中膜也。則正與心下之微脂相對，益明矣。竊謂膏肓二字，今辨之始明，醫緩猶不能治，而世醫譏點膏肓穴，不知何以也。

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杜註言忠不得其人，還害身。陸云：非其人，蓋謂叔申本非賢者，雖欲効忠，不見信于君，適以自害耳。今既非其人，句語意還指叔申言。

若指鄭伯，則遺字不當如此矣。

十二年詩曰：趙趙武夫，公侯腹心。
杜云：舉詩之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爲扞城內制，腹心陸謂所列二詩分屬治亂，此上文曰及其亂也。畧其武夫以爲已腹心，服胠爪牙，即繼之以此詩，則所謂公侯腹心者，非治世之美詞矣。古人引詩，大率斷章取義，杜亦嘗云：春秋傳引詩，不與今說詩者同。此乃獨謂舉詩之正，以駁亂義得無與前指異乎？愚謂陸此說固善，然讀傳文自覺杜說之謬矣。故參用愚意而詳焉。

十三年能者養之以福。
杜註：養威儀，以致福。孔之又引顏師古註：漢書律歷志，按此傳謂之往也。往就福也。又云：將身向福，其義爲長，愚深不然。夫君子善其威儀，以定命也。豈徒以求福乎？若如諸說，則君子之微福甚矣。其爲威儀也，必不令。惟杜註近理，較勝諸說。而於養之字，義猶未明。云養之以福，猶云養之以德耳。福因德而自致，此天人相因之義。在悟其旨而會解。使呂之耳。惜貞山之博雅，而乃有戾乎此也。

相絕秦曰

杜云蓋口宣晉侯命子謂非此必詒書與秦傳文簡不及詳耳所詒委曲

詳贖自成一文其為書明矣若呂相口宣何其敏給如此且秦國群臣多矣何皆鉗口塞聰而任其違辨重誣耶皆非事情

白狄及君之同州君之仇讎而

杜云季隗廬咎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陸云春秋

經傳中書赤狄白狄皆標其號文公所奔之狄傳不言赤白此杜臆說耳孔疏曰未必晉於白狄別無昏姻是矣杜註本鑿

十四年春秋之稱也

杜無解林云稱權衡也言春秋書法權衡其輕重愚

謂此言春秋之善可稱云耳

十六年致死以補其闕

杜註闕死者拘矣陸謂軍國之事有所闕之於

奸時以動

杜註禮以順時周四月今二月妨農業於時事不切陸謂是時

晉國無象而楚以利求鄭自起兵端不能順時息民其義優矣

謀輅之余從之

乘而俘以下

杜言欲遣輕兵車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號之陸云言

謀則非輕兵矣蓋兵交必有謀在其間所以規候形勢愚謂杜以輕兵解謀固非矣然謀以規候形勢雖兵家之常於此宜無用此時鄭師已敗鄭伯或單車奔走何形勢之須規乎謀固所以規敵獨不可用之以輕兵乎蓋欲使

謀為疑兵于前乃從其後而俘之耳

憂猶未弭杜註弭息也既葬國人皆將從子臧所謂憂未息夫舍其君薨大子弒而以從子臧為言



其謬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

杜云僑如於是作亂

豹因奔齊愚按昭四年傳穆子去叔孫氏宿宗庚婦人似爲食而宿焉後歸婦人見于豎牛又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至宣伯奔齊穆子館之則豹實先在齊矣僑如始往故服虔以爲豹已在齊此時從國佐在則聲伯令人就齊師使豹豹不忘宗國自國佐爲魯請逆正義強欲宗杜乃云豹既在齊非復魯臣聲伯安得專使叛逆之臣魯人更無可使者而崎嶇艱難以使他國之人也愚謂服虔之說良是豹避兄亂而奔何罪之有其賢必聞於國聲伯使之順而便且豹初如齊婦人未有子也縱有子必未能奉也豹必在齊數年而豎牛能長大又豹在齊既娶而生二子亦豈一二年事乎此必先奔齊無疑傳逸之耳若豹因使不復命奔齊而使

復命則爲罪甚矣豈豹之賢而爲之使果奔則傳必因言使而言奔矣杜欲自黨其說乃云豹於襄公始見經傳召豹爲奉君命無私

杜云不受卻犇

請謀國家不貳

杜云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

圖其身不忘其

君杜云辭色不食皆先君而後身愚謂三句詞雖異而意實一也總以形容聲伯之忠耳何用如此分析且四日不食之事范文子庸有未知只據其力辭色以請季孫其意甚明

十七年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閼

杜云蒙衣亦爲婦人

相冒陸云蒙衣者爲婦人服以自蒙冒也此云相冒文亦小誤愚以杜爲相冒使人不見若如陸則傳文應云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蒙衣與婦人矣



違兵

杜云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黨言此者明已無所徧助據晉語常昭註違兵者能違其兵難卒存趙氏今未可脅以弑君其說是矣

十八年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

之宮

杜云內宮夫人宮伏兵內宮恐不勝竊謂佐以人臣而身入內宮豈有徒黨以相拒而恐其不勝耶且既云伏兵又何逃耶蓋齊靈公密誘佐入宮而殺之其衛從之師倉卒不知謀乃逃

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

杜註宋常事晉何爲顧有此患

難陸云宋平日事晉何爲哉正望其恤我耳其意尤明

襄公二年非異人任寡人也

杜言楚子任此患不爲他人蓋在已

任作壬任字句絕或作人字句絕愚謂上文云以鄭故親集失於目即爲成公矣又云非爲異人任不亦贊乎若然成公與鄭自爲二也蓋成公謂楚王爲鄭受辱故自任之以報德耳故下文云云此雖前人官命未改
杜云成公未葬嗣未及可以理推也
君未免喪故言未改孔疏先君既葬嗣君正位乃得建官命臣十六年晉侯改服脩官是其事也未葬則皆因舊事故言官命未改陸云官命猶言公命耳古今人稱公爲官其常也非建官命臣之命愚按陸說甚明杜謂未葬未免喪亦以成其既葬除服之謬耳且建官命臣乃新君即位施於國內者此外敵兵爭宜以時制豈可以此爲例乎

三年請歸死於司寇

杜云致尸于司寇使戮之愚謂此說大鑿絳方自裁



左傳註角執註方有上
以司冠主刑
故以爲詞耳

四年金奏肆夏之三不拜

杜云肆夏曲樂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

二曰肆夏一名繁三曰韶夏一名邁四曰納夏
一曰渠此因魯語金奏肆夏繁邁渠而帝昭之
註如此也劉炫曰杜解不甚極當何則此上文
言文王之三即文王是其一大明綿是其二鹿
鳴之三即鹿鳴是其一四牡皇皇者華是其二
然則肆夏之三亦當肆夏是其二繁邁渠是其
二若繁即是肆夏何須重舉二名陸謂炫說是
也又鄭玄周禮註亦引呂叔玉說三夏者肆夏
是一繁邁是二渠是二愚細觀之皆有未安者
按周禮九夏一曰王夏二曰肆夏三曰韶夏四
曰納夏五曰章夏六曰齊夏七曰族夏八曰陂
夏九曰騶夏而九夏各有所宜奏未見有三夏

之名亦未見其爲天子所以享元侯者又文王
之三則是文王而大明而綿鹿鳴之三則是鹿
鳴而四牡而皇皇者華其始終皆自爲篇帙此
肆夏之三則前去其一而後去其五非樂全矣
若呂叔玉則以肆夏爲時邁繁邁爲執競渠爲
思文篇帙固成而爲三矣然三百篇之詩名各
自其首章首句一二字爲之者間有繁取其意
義而名之者若夕若賚之類亦即以爲篇名矣
果如王說何序詩者不即以肆夏各時邁繁邁
名執競渠名思文乎今詩以時邁執競思文爲
篇何得強以肆夏繁邁渠名之也且以肆夏名
時邁猶可至以繁邁名執競以渠名思文則尤
強矣故先儒亦以爲譏要之三夏必自有三夏
之樂章樂崩詩逸無由而考故帝昭以九夏中
有肆夏則斷以肆夏之下二章而爲三叔玉以
時邁篇有肆夏二字則續以執競思文而爲三



復強名之以足其數耳今據傳文三夏則其後
二篇皆以夏名似帝說爲近然周禮載杜子春
註云尸出入奏肆夏杜出入奏韶夏四方賓來
則奏納夏則與本傳所云天子享元侯者大別
矣又三夏重名繁過渠則其餘六夏亦應有重
名何皆無也若呂叔玉所定肆夏繁過渠皆周
頌也其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執競曰降
福禳穰降福簡簡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皆言周之今德獲景福于天天子以此享元侯
明祖德之光大以啓其威懷之心意與樂協而
三篇又自成帙故姑從之而復靡奔有鬲氏
載呂叔玉所云亦見有未安也靡奔有鬲氏
靡夏遺臣事羿者真西山曰靡自有鬲氏收二
國之楹以滅浞而立少康忠于王室如此考其
本末乃事相非羿也豈有夏之忠臣而肯事篡
賊者哉然哀元年傳則云羿既篡夏相奔二斟

浞用師伐二斟以滅相則靡是時果何事乎此
云家衆既殺羿而靡方奔有鬲則靡或自指亡
而往事羿也計靡固忠于夏室或冀羿猶能復
夏而事之耶或以羿好田多樂易圖故姑事焉
而欲乘其隙以圖之耶有不可驟斷者西山之
說徒愛護賢者而未必其實故闕之以傳疑焉

五年成允成功

杜云逸書也愚按此虞書大禹

爲逸書又襄公三十一年穆叔曰大誓云民之
所欲天必從之杜亦云今尚書泰誓無此文昭
公七年孔成子曰筮襲於夢武王所用杜引外
傳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是
杜亦未見泰誓有此文也蓋漢魏諸儒馬融鄭
玄王肅所註尚書惟二十八篇古文尚書尚未
列於學宮杜氏在晉之先未見其本及渡江元
帝時梅頤始獻孔安國所註古文尚書其文始



備先儒或以爲僞辯論頗多今杜
所云逸書皆從今尚書篇名釋之

六年司武而格於朝難以勝矣

杜云言其懦弱不足

矣陸云不堪其

子罕善之如初

杜云言子罕雖見辱不追忿所

以得安服度云子罕初欲逐樂譽以正國法及
轡射其門乃復善之如初是爲茹柔吐剛喪其
志也陸謂此論優於杜矣愚以爲不然譽以子
罕言已於君而逐之故以此志其忿子罕善之
於其奔後若趙盾之於季賈等耳其雅量可知
且其特轡已出言矣何吐剛之有然杜言亦不
得其情也

七年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

委蛇必折

杜云委蛇順貌言人臣自公門入私

道必斡折陸云旣言衡而委蛇則委蛇之義無
從與衡不得專言順矣鄭箋云委蛇自得之貌
故愚爲之解曰順道而自得則可以
橫不順道而妄爲自得必毀折矣

八年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杜云匪彼也

路人也不得於道衆無適從詩鄭箋云匪非也
言不行而坐圖遠近故不得於道路也杜於文
義倒而不順不如
鄭箋之明當也

九年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

杜註謂火正之官配食于火星建辰之月鶉火
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



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陸云此
獨於鶉火言見大火言伏於義未盡漢書五行
註說曰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味七星鳥首正
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
民疾據此是二火俱有出內也劉用熙曰食于
心食于味者猶食邑之食謂封火正於火之分
野使掌出內之正令非謂死而配食也愚以二
說誠長且火正而配以古則當火正之身矣何
配食之有云以出內火則必非既死之後
矣又其下云火正關伯居商在更明也
而筮之遇艮之八
林言同禮太十字三易然則
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陸引劉禹錫稱董
生之說曰揲著者九與六為老為爻爻七與
八為少為定位國語晉公子筮得貞屯悔豫
皆八八非變爻故不曰有所之穆姜筮遇艮之

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夫艮之隨唯二不動斯遇
八也餘五位皆九六故反焉筮法以少為卦主
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即宜曰之某卦觀之否師
之臨之類是也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艮
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以遇
此為不利故從變爻而占曰是謂艮之隨苟以
悅于妾耳而柱元說以為雜用三易故有遇八
之云非也據貞山之說為有理繼觀朱子之說
亦如此堯叟以發所未發今按周易筮儀則有
大不照者云六爻不變則占本卦之彖辭一爻
變則占本卦之變爻二爻變則占本卦之二變
爻仍以上爻為主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
彖辭四爻變則占之卦二不變爻仍以下爻為
主五爻變則占之卦不爻變爻六爻變則乾坤占
二用餘卦占之卦不爻變爻六爻變則乾坤占
言乃筮著之常其下文所云與筮儀不同筮儀



又朱子所定何自異其說也。想即連山歸藏之筮法亦不可知。如周易之用占，則是隨之六二係小子失丈夫矣。豈所謂及其牘不極其隨者乎。故疏云：周易以變爻爲占，九六之爻傳之諸筮皆用變爻也。連山歸藏以不變爻爲占，占七八之爻也。此亦自艮之隨爲言耳。二易並不知實然與否。世有歸藏之易，乃僞妄之書，非真。殷易也。假令二易俱占七八，亦不知此筮爲用。連山爲用，歸藏所云艮之八，不知意何所道。以爲先代之易，其言亦無所據。賈鄭二儒相傳如此。先儒爲此言意者，此言遇艮之八，下文穆姜云：是於在周易，晉語公子重耳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其司空季子云：是在周易，並於遇八之下。別言周易知此，遇八皆非周易也。愚按：疏所云皆曲而當矣。且周禮大卜掌三易之法，其事甚重，魯豈得獨舍二易乎。則元凱所註當得其

似而晦翁貞山之說，失之畧矣。但不知筮儀定於何時。春秋時同之否，愚故自有一說。以先儒未有同者，故敢附之。此以求正於博雅說云：艮五爻皆變，唯二得八，不變之隨。隨震下兌上，筮法五爻皆變，則占之卦定。爻得隨之六二，係小子失丈夫。是明示穆姜淫於僞，如之。穢史以國母難言之，故隱而繫云：之隨爲速出之象，不言用爻，似以柔辭元亨利貞，无咎。姜自以已行不誠，非隨之義，故言隨以四德備而後无咎。詳引四德之善，不可誣妄得之。已行皆與四德相戾，故必凶。傳言穆姜辨而不德，其上文不言艮之隨，而言艮之八者，欲言隨之用爻立文，不得不爾也。

以先君之祧處之
杜云：諸侯以始祖之廟爲祧。
及衛冠于

成公之廟

杜云：成公今獻公之曾祖，從衛所處。愚據祭法云：遠廟爲祧。天子有二祧。



鄭玄云祧之爲言超也超上意也諸侯無祧聘禮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註云天子七廟文武爲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廟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彼以始祖之廟故爲祧耳此說已相仍千年莫有議者至宋魏了翁始曰祧者取廟外之兆域爲義祧卽廟耳非親盡也自鄭康成以超訓祧後世皆承其誤貞山深主魏說以傳中所註祧爲遠祖皆謬愚疑不決思之累年考諸書皆以祧爲遠祖廟無有爲魏說者然此衛成公於獻公爲曾祖非親盡也何得爲祧又昭公元年鄭子羽曰其故愛豐氏之祧而豐氏僅大夫兩世何遠祖之有則祧爲超之義也益可疑又考周禮大宗伯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後又云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鞠墜之夫守祧則奄八人而不言廟又云每廟女祧二人奚

四人則祧不在廟數明矣下云廟則有司脩除之蓋致其詳教之意祧則令守祧鞠墜之耳爾雅云地謂之黝墻謂之聖地與墻非廟之兆域而何又晉張融以爲祭法所言皆衰世之制元吳幼清亦云祭法不可盡信於是始敢斷主了翁之說而知康成之非因思其名義亦謬其所名祧者謂文武二世室夫文武二王以功德爲百世不毀之主因而藏遷主於中乃舍文武不毀之義以爲名而反因遷主以名之失其本矣其云諸侯無祧不敢僭上禮也而名始祖之廟爲祧非僭乎其諸侯始祖廟亦應以大廟世室爲名以示常尊不應以因藏遠主而名之也既曰諸侯無祧則大夫可知杜氏又安得以豐氏之祧稱遠祖也又以超訓祧字義迂遠無當從兆從示爲祧本切而當矣蓋謂親盡則祧固然而以祧名廟必不然康成每爲遷就之說以信



其誣而益見其謬周禮明以禘與廟分言而鄭
乃云互言之其強解而牽合也甚矣杜以成公
非遠祖乃曰從衛所處何行冠禮而徇人以苟
簡如此乎孔疏亦覺鄭說之謬曰散而通論則
凡廟曰禘又云豐氏無遠祖廟良是或君賜得
立穆公廟然記曰大夫不得祖諸侯而公廟設
于家豈禮歟况穆公於豐氏亦未可稱遠也蓋
古人或曰宗廟或曰宗祊或曰宗祫或曰宗禘
意各有爲而自以所重爲言耳讀者少求之心
當自得之竊謂康成博稽群籍爲漢儒宗偶以
一慮之失遂成千載之訛幸經于翁大儒一訂
其失而未有闡明其義者愚何人而敢僭辨於
此**信者言之瑞也**杜云瑞符也竊謂符者取其
乎蓋以信爲言語**輸積聚以貸**杜云輸畫也竊
中之祥瑞者耳

畫字無當且下文云苟有積者畫出之於文不
宜疊蓋輸爲委輸之輸晉國大矣所當貸者必
使之皆至絳都則大勞擾故以車輦運其物於
當貸之地分積聚四出以就民所居而貸之則
民安堵而德自過此亦
振貸之首務而杜畧之

十年請以桑林

杜云桑林殷天子之樂名按呂
氏春秋武王使召伯與微子盟

云相奉桑林高誘註亦以爲樂名陸以莊子有
桑林之舞故謂即下文舞師題以旌夏者是也
愚觀傳文云請以桑林偃句曰宋魯於是觀則
其爲樂名也必矣夏旌蓋桑林樂中之舞以夏
旌爲標

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

杜註以
退楚今

讀傳文非也故從劉**牲用備具**

杜云主爲王備
犧牲共祭祀愚



觀傳文云牲用明爲二事杜獨言犧牲頗誤且

平王東遷豈止須犧牲以供祭祀而別無他物

爲用 **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 杜云駢旄赤牛

旄旄牛也山海經曰旄牛其狀如牛而四節生

毛爾雅有獵牛郭璞註曰旄牛也愚謂旄牛即

如山海經所載必不常有之物豈得用之以爲

盟乎平王東遷周室多難何必求異物而用之

又莊子有犛牛註云旄牛也又云其大若垂天

之雲想即山海經所載要之皆異物縱使有之

豈能必其駢乎疏云旄尾也共旄旗之用故其

字從旄旗者旄旗行而從風偃也於義迂矣今

考韻書獵牛牡也是即詩所云駢

牡耳凡有事用牲皆牡此無疑也

十一年季武子將作三軍 杜云魯本無中軍唯

魯頌有公車千乘公徒三萬之說矣今更考之

良是但以殘言之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周

公以大勳勞而封於曲阜得賜天子禮樂豈得

爲次國而止二軍耶杜因作之一字遂不考而

云二軍謬矣正義

不然不舍

杜云三家盟詛之

詩傳其說多不載

言三家本謀如

本言愚讀傳文蓋

是非盟詛也

十三年唯是春秋窀穸之事 杜云窀厚也窀夜

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王若虛曰窀穸字從穴

蓋塚壙之稱杜以爲長夜未曉其說毛光亦曰

窀穸墓穴也今按說文釋窀穸字云葬之厚夕

其語本難通竊以杜意以春秋祭于廟廟有諡

墓穴無諡故訓爲長夜作虛語用之今韻書皆

仍其謬蓋古人既葬而謀諡故以窀穸爲言耳



襄公十四年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

于瓜州

杜云四岳之後皆姜姓又別爲名姓陸云此註以昭公九年傳景王責晉之辭

爲據然彼文云先王居櫛于四裔故名姓之姦居于瓜州則其處此土舊矣非秦人所逐又云惠公始誘以來使入我郊甸杜謂即僖二十二年陸渾之戎遷伊川者是矣今此姜戎自居晉南鄙非其族類也蓋當時晉人所遷或非同種其所處亦非一地謂姜姓別爲名姓豈其然乎王符潛夫論羅泌路史皆以陸渾之戎爲姜姓亦非也愚謂陸於此考檢精矣故從之去下句

子叔齊子

杜云齊子叔老字也陸云叔老公孫嬰齊之子不應以父名爲字齊

是其謚諡法執心克莊曰齊愚謂父名不可以爲字獨不可以爲謚乎失之矣當是二名不編

耳 穆子賦匏有苦葉

杜註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已志在于必濟魯語

載此事云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于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陸以杜爲此解而不取彼義爲非愚謂穆子賦若匏之意本在厲揭叔向取苦匏不材之義以令衆未必爲穆子之本

鄆人執之

杜云公徒因敗散還

意也其不取要爲得之

無告無罪

杜云時姜在國不使以無罪告愚謂以無罪告于宗廟何益于公何

害于姜而阻之乎蓋自議論之云耳

官師相規

杜註官師大夫書胤征孔傳云官師衆官漢書並建豪英以爲官師顏註師表也各爲一官之



長今觀語意

世胖大師以表東海

杜云胖報也表顯也謂顯

封東海以報大師之功陸云此解於傳文不順
胖即無克胖國之胖謂世胖大師之業以表正
東海耳

富而後使復其所

杜云賈王者得富竊謂於此事情難通獻

王者以爲懷王不可以越鄉故子罕已置於其
里而使王人爲之攻之如獻王者將其王賈於
人又當越鄉矣使獻王者能賈以致富自能歸
矣何待子罕使之復所乎果爾則傳文雖高簡
亦不應如此大畧也

十六年齊子帥師會荀偃書曰鄭伯爲夷也

杜云

夷平也春秋於魯事所紀不與外事同者客主
之言所以爲文固當異也魯卿每會公侯春秋

無譏故於此示例不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
至之鄭伯時皆諸侯大夫義皆取乎故得會鄭
伯愚按此文意強鑿而於義無當時魯卿之會
諸侯又矣何至此而復發例乎是明不會傳意
而強解耳蓋緣諸國皆大夫鄭獨以君君臣名
分宜有以尊而別之其時惟以伯國爲重鄭伯
特夷於諸國之大夫故齊子本會荀偃而經特
以會鄭伯爲文列之於諸臣之上不使夷之於
諸大夫也愚此
說較正而理

十八年魯臣彪

杜云彪晉侯名稱臣者上有天子

魯訓作重蓋譙詞以媚神耳又王制云五嶽視
三公四瀆視諸侯則皆天子之所臣也而又云
上有天子
無當矣
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
杜云此衛所欲





守險愚謂凡兵家言守險者皆謂進據形勝要

五

日

害之地使敵不得越我而爲害也史傳所記多矣前衛以防門不足爲險則其所謂險者必自有在此戰敗而奔不得已而連大車以塞隧豈所謂險者乎隧與防門皆在平陰之境皆非險也故削之皆衿甲面縛杜云不解甲陸云衿結也通作衿又引少儀云國冢靡則甲不組滕鄭注滕衿帶也愚謂凡軍中被擒者皆不暇解甲何須言之結亦不解之意耳何足深辨蓋縛手於後則惟見其甲之衿與人之面故如此立文以模寫其被擒時之狀耳

十九年天子令德

杜云天子銘德不第功即文莊曰今猶命龜之令言以德

布於銘杜不解城郭懼齊也

杜云前年與晉令字故以備之

爲鐘故懼陸云與晉伐齊齊大魯小理自應懼不待鑄鐘杜爲此說以附會臧孫之言按杜如此類頗多諸子仲子戎子杜云諸子諸妾生子者二子皆子姓接晉

子云中婦諸子房玄齡註諸子內官之號又哀五年傳諸子鬻奴與此同戎子蓋戎女子姓仲

子宋女也
今依房

二十一年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

杜云譏其受因而不能去陸云譏其不能保身非謂不能去也爲是詩曰優哉游

哉聊以卒歲知也

杜註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所以辟害卒其壽是亦

智也今按小雅無此詩唯采菽之篇莊公爲勇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故謂逸詩焉

春秋左傳註解辯誤卷之上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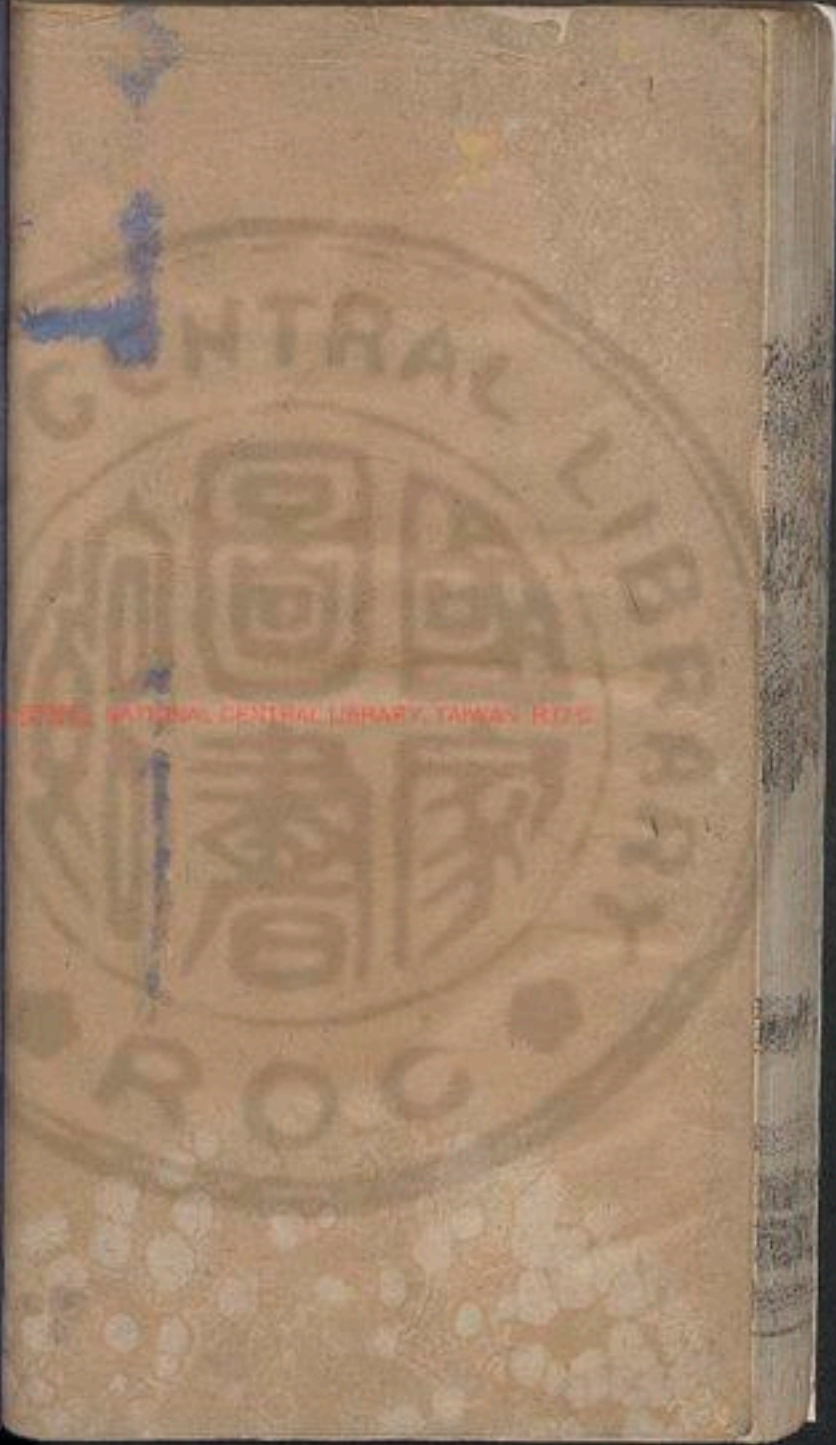
爵杜云設爵位以命勇士陸言爵飲酒器設此以觴勇士因名勇爵非爵位也今凌觀之陸說為優細玩之則杜說為是蓋使為飲爵則殖軍欲與之亦何不可而莊公斲之以為晉君勇也唯其爵位故有慎惜之意耳



春秋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上

謂爲優絀玩之則杜說爲是蓋使爲優絀則杜
筆欲與之亦何不可而莊公斬之以爲晉君
勇也唯其爵位故
有偵借之意耳





200702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Digitized by eGangotri,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hiruvananthapuram



左傳注解辨誤

又補遺一卷
下



春秋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吳郡後學傅遜著

襄公二十二年見於嘗酎與執膳焉

杜註云酒之新熟重

者爲酎嘗新飲酒爲嘗酎執膳助祭愚每讀此解覺與傳文不協果爾則嘗酎下更應有一二句而有執膳句且嘗酎二字憶漢書不如此解又按禮經月令天子飲酎用禮樂不云嘗酎也若云嘗則後復飲乎且飲酎時雖有祭示有所先不應有助祭而致執膳因再考前漢景帝紀高廟酎張宴註云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爲言純也至武帝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至武帝紀服虔註云因八月獻酎祭宗廟時使諸侯各獻金來助祭



則知古有嘗酌助祭之禮而漢因之時晉主夏盟擬述天子故當嘗酌時而鄭伯適往因助祭為之執膳此必然也

二十三年納諸曲沃

杜云樂盈邑也愚謂曲沃晉宗廟所在豈以其為臣

食邑乎齊崔氏猶以崔為宗邑而云必在宗主宋桓魋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晉豈獨異乎此猶絳公邑而屬趙武正義以為晉卿分掌公邑而絳趙武所掌則曲沃於樂氏亦猶是耳使果為樂氏邑何樂氏既奔而邑宰猶不易乎且樂氏邑本今真定府樂城縣非曲沃也又考晉世家至幽公時後極矣獨有絳曲沃使與樂氏又與魏氏安得有之我實不天子無咎焉杜註言我雖不為天所祐子無天咎故可因陸云言雖事不集而死實我自不

為天所祐非子之咎也語意固然

攝車從之

杜云鞅攝宣子戎車陸云攝持引也

云引車逐之愚謂鞅當自有車其用劔時蓋棄車而以短兵率士也若在車安能用劔乎今乘樂氏敗而引車以追之耳杜說固非而陸亦畧陳文子杜云陳完之孫耳杜說固非而陸亦畧陳文子杜云陳完之孫曾孫度其年下妾不得與郊弔杜云婦人無外事故今據擅弓說此事蓋以行弔於野為非禮故弗受其說不可易矣

二十四年在夏為御龍氏

杜云謂劉累也

在商為豕韋

氏杜氏豕在周為唐杜氏

杜云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

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照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復為范氏此用國語常



昭之註也陸按昭二十九年傳云夏后賜劉累氏曰御龍以豕常之後昭元年傳云遷實沉於大夏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杜註云唐人若劉累之裔矣安得謂豕常國唐也又傳言服夏商則亦非殷末矣其曰滅唐遷杜何所據而知之愚按陸所云皆劉炫之說炫又引賈逵說云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非滅唐乃封杜也故陸謂二國蓋同源而異派居大夏爲成王所滅者唐也初居魯縣後奔晉者杜也今合而爲一誤矣愚讀前後傳文自相背戾者良多此云在夏爲御龍在商爲豕常則御龍在豕常之前昭二十九年云夏后賜劉累氏爲御龍以豕常之後則豕常又在御龍之前矣故杜於其下註云累遷魯縣豕常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爲豕常此明以二傳而附會強合之也昭

元年遷實沉於大夏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註云唐人若劉累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此亦因二十九年傳云懼而遷於魯縣故遂以爲累遷魯縣亦因服事夏商故云此在大夏正義云此者蓋指其子孫或其同族而言其強附允甚杜又云殷末豕常國於唐周成王滅唐而封大叔又者亦以昭元年傳云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又因國語云杜伯射宣王於鄗是周有杜伯故遂以爲成王滅唐而遷之於杜也劉炫譏其無據信矣賈逵謂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亦不知其何據竊謂唐既堯後武王所封非有大罪成王又賢王何遂滅之後近楚有唐侯或成王遷之於江漢而以其地封虞叔也傳所謂滅唐亦未必信正義又謂成王時有唐無杜宣王時有杜無唐故遂以杜說爲然竊謂史籍散逸多矣二國偶見於二王時安可據其片簡逸事遂以



乃代... 辛... 元...

三

上... 牙... 骨...

為遷戚耶又蔡墨云遷魯縣范氏其后也而晉語皆稱又云隰叔子遠周難於晉國註云隰叔杜伯之子也則又與蔡墨之說異矣陸所云初居魯縣者亦未必然也左氏採異說而為傳文多不純則居魯縣者不知何代復入商周為諸侯在周為杜伯而奔晉耶大率世遠籍域諸儒不能闕其所不知而強以意推附會之愚故象姑仍其舊註而並辨其說以求正於博雅焉

有齒以焚其身杜云焚斃也服虔云焚讀曰債陸云安知象無焚死者然象之焚死者實鮮蓋言

踞轉而鼓琴杜云轉衣裳也與衣裝何與不知先儒何故而以為訓此必軫字之訛詩云小戎倏收註云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踞之可以鼓琴如果衣裝何可踞之而琴乎且下文云取冑于藥

而冑則素固為衣裝矣又何衣裝之有讀者毋泥成說而試思之

二十五年風隕妻不可娶也

杜云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故曰

妻不可娶陸云此當以風隕妻為句言夫則從風風能隕妻本長若如杜則二句皆不成文

將庸何歸

杜云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趙子常曰即覆說上文君死安歸之意耳

其說婉而順

及處守者皆有賂

杜云皆以男女為賂蓋因上文男女以班

故有此訓何不考此年子產入陳使其衆男女別而蒙哀公元年蔡人男女以別皆降服之狀耳豈以為賂乎處守者應自

晉侯許之

杜云晉侯受賂

還不幾者齊有喪自宜還陸云代國聞喪而還其常也今齊人弒君而伯主用師是討罪非伐

左傳生解詳卷之六

四

直... 齊...



喪也元凱此言殊乖大義愚故削其說而借以己意斷焉

數俘而出

杜云但數其所

獲人數不將以歸劉敞曰成二年傳云蠻夷戎狄王命伐之則有獻捷兄弟甥舅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令傳謂子產獻捷則非告事矣如曰數俘而出安得捷而獻歟故下註云獻入俘之功不獻其俘今按傳直云數俘而出安知其不將以歸耶如不獻其俘則將何物以為功耶是將以歸必矣歟之者以明其所

封諸陳以備

獲之符止此無他越掠之慘耳

三恪

杜云周得天下封夏商二王後又封舜後

曰三恪按禮記郊特牲曰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疏引右春秋左氏說曰

周家封夏殷之後以為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又鄭玄樂記之文亦謂武王初封

祝陳為三恪後封杞宋為二王後崔靈思以此

義為長曰若更立一代通備者則非不過二代

之意趙子常曰夏商之後皆作賓王家統承先

王備其禮物非但示敬而已不得言恪其說似

詳故陸從之以杜為非然愚考君公所封乃

地而魯亦有祝丘又按薛為黃帝之後而賈逵

又云武王封堯後為唐杜二國不云有祝也又

何初止封侯而云上公則與以上說異矣蓋禮

經雜採漢儒所說其文多異同不統安可以為

據乎且傳云以備三恪則亦似先二代而以陳

備為三耳或武王初封

公改蒞於薛以祝與魯改封祝為唐杜耶初以

蒞祝陳為三恪而後復改以二代耶雖皆不可

考亦當以後為據矣故諸說雖詳舍之而從杜

焉

不可億逞

杜云億度也逞盡也陸云億逞未詳註意亦難通或曰億安也猶億

五



吾鬼神之億言其欲憑陵之意方盛不可解也皆強愚謂億度也逞肆也蓋言陳受周鄭之大恩而乃逞肆如此不鳩數澤杜云鳩聚也聚成德度也投諸說自明鳩數澤使民不得焚燬壞之欲以備田獵之處陸云鳩聚若周官澤虞使其地之人齊其財物以入之于王而豈專以備田獵哉愚謂鳩訓為聚於財物相應若云使民不得壞以備田獵則非鳩字之義矣表淳鹵杜云淳鹵薄薄之地表與輕其賦稅陸云淳鹵地宜鹹者說文亦云西方鹹地是矣數疆潦杜云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賈達以疆為疆聚潦確之地陸取之愚謂杜解疆潦是夫減租入非也賈允遠蓋謂疆理之有行潦皆數之使通則水不壅而便于耕殖此於諸說雖未有而覺是

二十六年吾子獨不在寡人

杜云在存問之公問文子答審喜之

言故忿之陸云衛侯以文子不通內外之言故怨之其曰不在寡人猶鄭厲公責原繁云爾若文子之譏審喜特私說之耳何得聞之愚謂二說皆未允其云不在者猶云心不在我耳則存問通內外之言等事自在其中矣

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

杜云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蓋請之於王趙子常曰皆以敬冕命士會傳言請於王此不言請則賜之也蓋禮樂之自諸侯出久矣今杜以路車之命非諸侯所得專故云爾成也年魯公賜晉三帥先路註云三帥已嘗受王之賜今改而易新此說充不然如杜所見是天子之賜諸侯專之則不可改之則可豈禮也哉愚謂以晉王盟大國命士會猶請於王豈鄭以小



國而敢專之傳不言請於王者亦省文互見耳
成公二年鞏朔厭齊捷于周王曰未有職司于
王室則知諸侯國卿皆王所命也若魯以侯國
而服事于晉豈敢專以王之車服賜伯國之臣
杜所註皆其事理當爾陸謂改之不可尤非也
且今制大臣既膺上賜章服則亦得自造或
受饋遺而服之魯獨藥范易行以誘之杜云樂
書時將
不可以新王之賜千藥范易行以誘之
中軍范欒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已
不復顧二穆之兵孔疏謂賈鄭皆議易為變易
之易今按國語說此事云若易中下楚必欲之
常註以為易行者中軍與下易卒伍也中軍之
卒長攻易之陸以此為勝予謂中軍下軍部分
有素豈容變易易之不遇以誘楚耳簡易兵備
豈不可以為誘必變置其常而後可耶於此當
依杜解據國語所記自當如常解蓋二書每有

異同如黃池之會一云先晉一云先吳豈可強
之使同即此與駟陵本事亦異並存闕疑可也
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句杜云以舉材能比叔
句陸云令其祿秩如
叔句也此傳明言伍舉有智謀故以
比叔句而寵任之則祿秩在其中矣

二十七年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杜云稅即總也
喪服總纁裳纁

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懸于鮮故特
為此服陸云禮日月已過乃闋喪而追服謂之
稅厭公痛懸于鮮故為此服疏引服虔說意亦
如此杜以稅為總非是疏原杜意以為兄弟之
服則當齊衰期稅乃服之輕者何以得云如稅
也言如於義有不通故以稅作總謂是聲相近
而字改易耳殊不知諸侯絕期無為兄弟追服
之禮今公獨服此服故曰如稅於義何不通乎



且稅爲追服當隨本服之輕重何云服之輕乎

今以稅作總率強甚矣陸雖非其說而折之未

明故單斃其死也斃踣也食言不病者單斃其

死愚推杜意蓋以食言者必速亡不患病而盡

皆踣什地以即死此恐太遠于事理叔向不應

如此易言篇以爲單獨也斃死自斃以死不

病不能爲人病病害也傳文簡古故若此耳且

晉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杜云爲楚所病則

宜屬下謂爲楚所攻而病則與宋同受其禍必

能致死助我愚謂杜說既未盡而陸說尤謬蓋

弭兵之謀倡自宋晉恃宋而保焉致有襄甲之

病則禍自宋起而晉因宋致病矣宋安得不致

死以敵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

是乎

過也再失閏矣杜云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

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

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

再閏釋例言之詳矣釋例曰魯之司曆漸失其



左傳言解事... 事者爲之陸云周室雖衰豈遽廢頒曆之禮諸侯亦安敢輒自爲之魯曆既差史之所書日月應與周記不同韓宣子見魯春秋何以曰周禮盡在魯也斯理必不然矣愚不知曆法不可懸斷但據劉敞周密趙子常之說亦皆以常理大畧論之亦非深明歷法有以折杜之短者又按經書日食在十二月杜以爲如在十二月是爲失三閏故以經文爲誤又以若不置二閏則明年之無冰不在子月不得爲灾故知其必再置也而漢律曆志亦引是年日食與傳文同又推其曆數以至於漢建武皆合不以傳爲謬則杜之說未可必其爲非也時同室衰微頒曆與否亦無實據若必其頒曆則通絕兩失閏天下諸國知曆者多亦必紛然而議矣若必其頒曆而無失則傳文與杜何自而起此議子以意而細推則如杜可也况治曆有專門言等所不能精

者故姑存諸說以俟知曆者焉

二十八年吳句餘予之失方

杜云句餘吳子夷木也按史記吳世家

家書此事於餘祭之三年司馬貞曰餘祭以襄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云夷未服虔亦云是餘祭正義以慶封於此年之末來奔魯齊人來讓方奔吳明年五月而闞弒餘祭計其間未得賜慶封邑故杜以爲夷未愚按世家諸書所言甚明而正義曲以附杜即五閏月矣獨不能以一邑封之乎

二十九年乃使巫以桃茆先被殞

杜云茆黍穰陸據說文

黍穰也茆芳也又釋芳曰蒿草也梨茆二字自異芳亦作茗爾雅謂之龍被殞者以茗爲帚非





黍穰也杜誤以梨為剗孔踞因傳會云今之若
帶或用藪穗或用黍穰謬矣今案以若為帶可
除不祥故用之與黍穰何與物性
各有宜用不可同也杜說誠謬矣
先君尚有知

也不尚取之杜云不尚叔且先君而有知也母

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杜云言先君母寧怪夫人

不尚尚也言尚當取女叔侯殺之母寧寧也言
寧自取夫人將焉用老臣乎蓋杜以叔侯之言
太不敬不應如此故改之今觀其語意本如服
說古時君臣尚質不為避諱且夫人愾而出詞
其言常悖故因猶未也杜云猶有商紂未盡善
其言而反之耳也陸云二南周詩何關
商紂賈逵言未有雅頌之成功雖近而未國未
盡蓋言其王化之局於一方猶未大行耳

可量也杜云言其或將復與服虔曰言其國之

未當上言太公為東海表蓋言後將強大指風

桓公伯業耳且齊云為田氏所篡何復與耶風

灑乎大而婉險而易行杜云灑灑中庸之聲婉

大而約則節儉易行陸按史記吳世家賈逵註

云其志大直而婉曲體辭中而中庸之德難成

而實易行依此說則險當從險難之意非字之

誤也今史記或作儉疑後人以杜進改愚謂此
此等語意皆相反而實相成者上文謂太與
婉不相謀則險與易亦然若云節儉易行非二
句語意美蓋云中庸之德雖難成而乃易行與
大而婉句意同又儉字與灑灑意亦不相涉

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杜云衰小
也謂有殷

左傳生解詳吳

王餘俗故未大據服虔以爲此嘆變小雅也其周德之衰微疑其幽厲之政也劉炫以此說爲然孔疏以小雅大雅相對歌大雅云文王之德是歌其善者知小雅亦歌其善者且魯爲季札歌不應揚先王之惡以示遠夷愚謂吳雖遠夷於周爲同姓非有敵國相傾之謀詩章皆據其善惡而歌之何傷故陸謂二雅篇數既多當時樂師或間歌其一二札因就所聞而評議之孔疏太拘矣又葉季札以小雅爲周之衰大雅爲文王之德者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也如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亦與今詩次序不同蓋雅以正變爲大小頌以所作爲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爲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可告者爲先後孔子刪詩之序也其說似爲宏博則魯當時所歌之小雅豈必今之所謂小雅者乎或正如夢得所

云以變雅爲小雅耳今但據傳文思而不慮怨

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詳其文意明爲幽厲時先王指文武成康無見舞疑也杜乃曲意而爲之說誠大鑿而悖矣

象南籥者

杜云象南籥所執南籥以籥舞也

義孔疏曰維清奏象舞也即此象南籥之舞南籥

文舞象南籥武舞也程大昌曰南籥者二南之籥

鼓鐘之詩所謂以雅以南以籥不備者也又杜

不解謂是何物陸以爲即下韶謂同義書稱籥

韶司馬貞云籥即簫也今蔡解亦同南籥即二

南之籥維清亦即象南籥之舞矣然於象字皆無

解竊謂即所云于以象文德美哉猶有憾

杜從



愚謂札上下評議皆就其樂而言何獨於此乃
自後人觀者言之文王事殷之心雖忠而視民
如傷之意尤至何忍廢民之

雖有他樂吾不敢

請已

杜云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而季子知

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
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典衰也今讀傳
文似不然季札以韶樂德至盛無加故云雖有
他樂不敢請非謂樂之終也杜以季子聞樂而
知政極其評議之當似非一時聽聞所能故憶
度之以爲其在吳素所涉見故能然今總讀傳
文意皆似得於聞音而以意測度之者非素知
也然非素知而能之則季子雖賢恐未能至此
或左氏文有附會不可盡信而杜

其出聘也通

嗣君也

杜云吳子餘祭嗣立愚考餘祭以襄公

非也且餘祭以此年五月遇弒而夷昧既立何
得舍初立之新君而稱爲五年所立遇弒之舊
君乎使果爲餘祭所遣則吳魯鄰壤弒君大事
札豈不開札使聞之則彼知禮者必有聘而禮
本國君喪之禮札何謾然不顧而揚揚歷聘上
國如是乎皆非事情矣蓋此必夷末所使無疑
夷末以五月立而季札以六月至魯量其道里
日月亦適相當也不知杜何故而不少考踈畧
如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

杜無註於
良字爲句

林用杜雲解云晉君侈汰而多賢其臣大夫皆
富強果如此則安必其政在家乎蓋謂君不德
而臣多賢且富故政歸之指韓趙

魏三子耳愚改其句於大夫讀



三十年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

杜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爲身如笑之六下
亥上二畫豎置身旁正義曰二畫爲首六畫爲
身下首之二畫並之使如其身則是生來日數
也因亥畫似笑位故假之以爲言其本作亥字
不爲此也邵文莊曰二首亥字上二畫也六身
亥字中三畫也三畫而謂之六者其形如算之
六也下二如身謂其下二畫亦如算之六故曰
如身蓋古字體本如此貞山云此說是也杜謂
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是以如爲性義本迂近
世馬永濟所述劉安世之說亦如是陸皆以爲
非予反緩思之杜說誠如所譏矣而邵文莊之
說亦未免也其謂二首固與杜同矣據其以三
畫如算之六下二亦如算之六亦止爲六者二
耳安得有三六乎且以三畫如算之六居中也

以二畫如六居下其結構不成字乃謂古字體
本如此不知何也又攷說文云亥亥也十月微
陽起接盛陰從二作二人一人男一人女也從
乙象懷子咳咳之形此蓋小篆之文與春秋時
字不同於傳文終不能解既而以正義云因亥
畫似算位故假之以爲言林叟又明示古亥字
於註因德今算法每有下一得一六一六如六之
說乃悟即如今人用算者以二畫三六而清之
於局以成數耳下二置其二也即下棋之下如
身者即如其三六之數也杜以算法必橫視故
泗爲豎置身旁之說愚即依本文直下自成二
萬六千六百六句矣敢冒用此爲註與明達者
評其當
吾人於文字中用諸字皆從
痛恨意何曾以熟字用之
况偏旁從言則嗟嘆耳
唯君用鮮象給而已





杜云鮮野獸祭所以必田獵者必其上殺軍鮮者
鮮愚謂君祭所以必田獵者必其上殺軍鮮者
以獻祖考二說皆偏其一矣象給者云不取我
必用鮮惟物之足而已何必專於芻豢乎
衣冠而褚之杜云褚畜也陸云褚衣之素也莊
子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則素義

明矣

三十一年其在今嗣君乎

杜云嗣君夷末也愚謂左傳論人必要其

後之成敗而言夷末旋卒而子儉見弑光有國
二世而滅何為此君之子孫實終之且夷末時
已立三年何得為嗣君况其賢亦未有稱也蓋
謂公于光耳光本適嗣宜立國人以嗣君稱而
其賢名已著
故為此言耳

昭公元年其敢愛豐氏之祧

見襄公九年

吾代二子

愍矣

杜云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圍此冬便
篡位不能自終州犂亦尋為國所殺故言

可愍服虔曰代伯州犂憂王子圍代于孫憂子
皆漢五行志引應劭解與服同陸是其說今觀
杜註偏於楚而帶其褊矣杜云言帶褊蓋故裂
服無言之誠當

褊小也言此帶其小矣又以後楚鞅請冠而叔
孫婁與之兩冠偽若不解其意者以為與此同
愚謂不解亦不相違之意而舉之表旗杜云旌
必裂裳者且以杜其再請耳

貴賤劉雨熙謂表旗猶表識蓋以別
封界者觀此本論疆場何及貴賤乎

周有徐奄
杜云二國皆嬴姓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
徐即淮夷陸樞黃誓云淮夷徐戎並與詩江漢

以平淮夷常武以征徐方則徐與淮夷自別而
云徐即淮夷謬矣速周書稱三叔及救東徐奄
及熊盈以叛則徐奄蓋助武庚爲亂者愚謂遠
書所載與詩書不同未可篤據按詩之江漢爲
征淮南之夷常武征淮北之夷淮夷徐戎皆在
徐州之域特異種耳所謂徐方即淮北之夷也
然此所稱徐者當即僖公時楚人所伐之徐歸
公所作徐偃王碑云穆王所征者是也趙武言
諸侯不應
以成爲言
子皮賦野有死麇之卒章
杜云義取
諸侯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繼
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趙子常曰應以喻楚諸
侯惡楚公于國故欲趙孟安徐明擾之觀下文
趙孟答賦之語可見思每讀傳至此疑趙孟待
諸國素有禮于皮何故以此
后子享音侯造舟
喻之今得趙說渙然自釋矣

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

杜云造舟爲梁通秦晉之道一舍八乘爲八反
之備雍絳相去千里用車八百乘備九獻之儀
始禮自賚其一故續送其八而酬酒之幣每十
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
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
言千乘服虔以爲每於十里置車八乘千里八
百乘以次相授車率日行一百六十里自絳向
雍去而復還一亭之間八度至也然則千里之
路往還八反車還日行一百六十里而計則八
萬六千里雖追風逐日之馬猶不能達于此后
子之馬一何駭乎縱今如此說可以彰馬疾未
可以明車多而發問也陸以其說而疑杜之妄
愚亦甚以爲怪孔躡以爲后子預前約束使幣
早發而來非臨亭始取而云歸取酬幣者后子



必先適晉多日然後設享非初至即享君也爲之日酒食之屬皆在得備之其幣乃遣歸取之於秦非設享之日始歸取也其言八反者蓋反至絳耳此幣雖難計已多日其設享之幣去絳不過一二十里耳使之相續而來每獻皆到以示已之豪富故命漸進之也此疏明當但初讀之稍難解耳故愚既知其意而又陳物布圖以驗之乃知杜說之精不惟詳於解傳而寓部分行列之制矣陸不深考而乃云杜緣八反之國語遂爲此言強以求合千乘之數何其疎也

於天地有與立焉
杜云言欲輔助之者多愚謂此解於本句無當蓋言有國者其先世必有大功德於民故令其子孫享有土地得血食數百年與天地並立未易傾也

鮮不五稔
杜云鮮少也少尚當歷五年多則不當此解本物常器云言鮮不至五年

而亡本自順暢可從然杜之所以失者在於贊之一字謬解蓋以君無道宜天有災凶以警懼之而年穀和熟是助其無道

趙孟視陰曰朝夕
速之使亡也故鮮不五稔矣

不相及誰能待五
杜云尚孟意衰以日景自喻愚謂日月之推行無窮豈以

自喻其視之者知已不能長有此日月而有請愛戀之意言不相及者猶言朝不保暮耳

皆卒自我始
杜云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爲步陳陸云此言自我作古耳蓋前此皆

車步參用專步戰

此二者古之所慎也
杜云一自時始陸說是也

同姓二者古人所慎愚謂一四時文意已於上文畢矣此二者即內官不及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比雖皆重同姓而實有二事

四姬有
故云二者○此謬見補遺



不猶可

杜云據異姓去同姓為省愚讀傳上文云君內實有四姬馬則此省即於四姬

中明矣乃云據異姓去同姓則四姬皆去矣豈復省乎蓋子產以公既有同姓四姬故姑為不得已之詞而云接御稱者猶可猶者可已而不而正義不闢其非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

矣杜云降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正義曰為樂相及使傳中和之如其曲絕了以此罷退五聲此成罷退之後為曲絕了不容更復彈作以退者五聲一息於下而息前聲退罷以待後聲其作樂息也樂曲成乃息前五聲一周乃息也傳下文君子弗聽劉云五聲皆降則聲一成曲

既未成當從上始不以後聲來接前聲而容手妄彈擊是為煩手此手所擊非復正音故弗聽愚按二說皆鄙陋不經無復可辨明哲女陽物

者一覽自知故愚以樂記之說改之女陽物杜云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必非使后子與子干

此只在女一身中為陰陽耳使后子與子干齒杜云以年齒為高下而坐愚謂此蓋論班斂

耳何及其年之高下乎言齒猶齊列也使至其坐時則二子自以年矣何待晉議之耶

二年周禮盡在魯矣

杜云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愚謂遵之以序事藉

宣子何自知其為周典而遵之必春秋之始記周公之典而宣子得見之今吾等不及見之耳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杜云

定身王年序曰天卷之五



公族大夫陳無字上大夫言齊畏晉改易禮制遂致此執辱之罪愚讀此解則傳文猶字亂字不通甚矣且謂晉以盟主而執列國之使可謂之亂乎蓋言畏大國而送從逆班以爲恭又以爲罪而討之使又有所更易則使國則不共杜人懷忿積憾而亂作矣易更也國則不共杜逆卑於送是晉國不共陸云言不在使人也國齊國也言齊國不共亦不宜執其使按上文既言君非貪又言晉國不共何累矣宜屬下蓋言假使齊國不共亦非使人之罪甚言無字之宜耳

三年豆區釜鐘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

杜云四豆爲區區斗六升四釜十則鐘陳氏三

量皆登一焉鐘乃大矣

杜云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以五升爲豆

五豆爲區五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鐘八斛孔疏據舊本以五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直至豆爲五升而區釜自大故杜云區二斗釜八斗也今或作五豆爲區五區爲釜者爲加舊豆區爲五亦與杜註相會非於五升之豆又五五而加也林堯叟以舊本爲是以自五五而加者必非愚按杜前三句本自五五而加而復云釜八斗鐘八斛則又舊本所云豆區皆以四而加者自相悖矣而孔以舊本與杜註相會誠不能解若五五而加則一鐘得十斛比舊鐘多三斛六斗太不經矣若如舊本則尚得八斛比舊鐘尚多一斛六斗恐陳氏雖務厚施以得民亦於事情太遠且力亦必不能給何以能行於一國乎愚又以爲疑以示冲孫冲孫謂三量皆自

三斗五升半



十分而加之一耳非本四而加一為五也子遂
 穎之則鐘比舊亦大六斗四升據今世用量皆
 以加一為極大陳氏加一以貸而以平量取民
 亦戴之如父母矣此於事理為得傳文本然故
 不以雅之而或燠休之杜云燠休痛念之聲讀為
 而棄之意讀如字愚謂二解意杜云燠
 息之字異不若王說之明近杜云燠
 申曰燠慢也以淫樂而杜云燠
 慢易其憂禍也木順杜云燠
 已杜註如行也社福也言君子行福則庶幾亂
 疾止陸云如若也社喜也愚謂此詩本如陸
 解而於本文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杜云
 不合仍從杜杜云敬子叔弓也叔弓禮椒為之
 也懿伯椒之叔父敬子叔弓也叔弓禮椒為之
 辟仇孔疏引檀弓所記事同以為即此事也陸

云忌謂忌日也而以檀弓及此註皆皆說愚謂
 以忌為怨本強然與人同使而遇其叔父之忌
 即不入受鄰國之禮恐無是事也且人子於父
 母之亡日為忌日未聞於叔父而有忌日者陸
 思之不深矣若懿伯為椒之父則可耳禮傳又
 謂懿伯為其叔父而敬子之五世祖恐有誤今
 姑從其說而
 闕疑其人

四年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杜云享通也劉

事作享陸云古字享享杜云享通也劉

通愚謂劉自誤非通也晉君少安不在諸侯杜

安于少小不能遠國陸云杜以少安為幼小時
 耽于安逸非也蓋如他傳所謂少孺少惰耳今
 讀其語西陸朝覲而出之杜云夏三月日在昴

意本然西陸朝覲而出之杜云夏三月日在昴



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陸曰既云夏三月又云
春分之中不可曉疏雖強解義終難通服虔云
春分奎始朝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啟冰是
也鄭云西陸朝見謂夏四月立夏昴朝見即周
禮夏班冰也劉炫取鄭說陸亦取之愚初深以
爲疑既而三續傳文蓋在西陸爲小墳頂上句
目在北陸而爲文日在昴畢螢虫出而用水此
解西陸二字春分之月奎星朝見東方解朝覲
二字蓋云西陸與朝覲二時皆爲出水候耳陸
惟泥杜而不虛之傳故轉覺支離若服說則即
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者即下文所謂獻羔
而啓也鄭之說即下文所謂火出畢賦者皆得
其偏於文爲重此蓋約言之而其下乃詳言
之也諸儒自謬而疏中亦甚明白非難通也秋
無苦雨杜云霖雨爲人所患苦愚謂久雨四時
皆苦之不獨秋也且其三句皆指天象

不應此句指人言蓋農家皆云雨過白
露則苦時物得之則傷今攷疏中亦同民不天

札杜云短折爲夭夭死爲札則夭札爲一矣鄭
衆云札疾疫死亡也截也氣傷人如有斷截

也斯得札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杜云規正
之意義矣

陸云規正會禮之失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
耳今觀下文果如是

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杜云言爲宗廟田獵恨
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

會布幣乃相見經拜書宋大夫子佐知此言在會
前孔疏以墮爲輸引公羊傳輸平怨墮平爲証

陸以爲彼輸爲渝渝變也云墮敗其成耳於此
義不相當服虔云言將輸受宋之幣於宗廟愚

謂諸說皆謬甚傳文理本順而諸儒皆曲解之
蓋王時田於武城有先君之廟在焉將其所獲

幣將墮焉





以供祭則自應有幣薦享祭畢瘞之故曰將墮幣焉墮幣猶云委禽委質也言後見者俟祭畢而後見也此事明叙於會畢之後而杜因經文有宋世子故曲為此言以附會耳經義難以輕論而即以傳求之而至又何去焉杜云言求食豎牛蓋杜洩力不能去設辭以免陸云洩憾叔孫召豎牛以致禍故言汝本自求之而至今又何故而去之愚謂杜說固未當而陸說尤遠叔孫固進將死杜洩為其臣而且忠義之節其時豈無憐痛之意乃追咎其前事而使之愧忿必不然也叔孫既死杜洩尚能抗季孫而必以禮葬自毀中軍之誣豈有叔孫尚在而謂其力不能討牛也杜亦未得其情矣蓋緣豎牛寵任既久而其為尤惡矣異常故驟聞叔孫之言而一時不虞其惡之至此不悟其言故云云蓋杜

解其言為是而解其所以言者則非矣

五年舍中軍

杜云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

劉敞云如杜所云則三軍猶在徒以軍為師名號少異耳何謂舍中軍乎陸云今按魯之軍號傳所不言哀十一年雖稱左師右師疑亦臨時所命非若晉之三軍楚之二廣有定制者若爾則傳宜箋書之矣叔孫之軍名尤未見有據愚謂劉陸之說皆明據此直杜之繆矣下文言四分公室則自明白不必用注季氏擇二則中軍固存特易其名耳故削之使亂大從杜云使從於亂服虔云亂夫順之道從順也謂適廢之順陸取服說愚謂以從為順雖通而左氏每有倒用字者大從猶言大作蓋暗言殺其父耳杜又謂昭子不知牛餓死其父豈有父死

左傳注釋

直齋書

數日而猶有不
知其故者乎
享類有璋
既朝聘而享見也臣

為君使執璋思推杜意蓋謂主國設酒食以享
賓則執璋以行禮故註享饗也破享獻之享為

饗食之享今按朝聘之禮執玉以授主國之君
乃行享禮獻國之所有類見也謂行享禮以見

主國之君也而杜註與之相見正義以此下文
設饗而不倚爵盈而不獻者饗賓之事故以杜

為正愚謂聘而獻見禮之大者啓疆何得畧之
小行人合六幣鄭康成所註甚詳正享獻之事

况下文間述職巡狩功二句豈可即以享賓事
實之耶又爵盈設饗亦合朝聘禮而言此即鄉

黨所記享禮有
容色之享耳
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

陸杜云君臣和也夫並有君臣不睦而能備備
者乎况以禮言敵國而以睦言本國文亦拗

陸云言睦
於楚良是

七年暨齊平齊求之也

杜云齊伐燕燕人賂之
反從求平按賈逵何休

皆以為魯與齊平獨許惠卿以為燕與齊平杜
從許說劉敞曰杜說與傳意錯傳所云齊求之

者指齊求與魯為平也其下乃言齊侯次于麗
燕人行成若齊已暨燕平無緣復有茲事且齊

伐燕燕人賂之傳當云燕求之暨齊平不當云
齊求之暨燕平也愚以事推之自昭公即位未

嘗與齊通好此年三月叔孫婁如齊泚盟是魯
與齊平而無傳何傳舉其始而闕其終乎使齊

果求于魯則當書齊求我也孔疏云因上年齊
伐燕接此春中無異事故不云燕省文也今讀

上下文本燕事文氣相接
無疑劉敞強為異說耳
魯衛惡之
杜云受其
凶惡陸云

左傳七年齊魯
相睦齊魯



惡讀畏惡之惡惡之猶言忌之耳襄二十八年
傳周楚惡之註云周王楚子受其凶亦誤蓋因
孔疏云惡之如字或烏路反非也故陸有此說
愚讀傳文明為畏惡之惡無疑杜言受其凶惡
蓋原其惡之之故疏
人生始化曰魄杜云魄形
既恃陸亦不明杜意也愚據下
文云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
為淫厲則豈有既死而形能憑人者乎他傳又
云天奪之魄矣則亦非形也考之說文曰陰神
也韻書云魂神也陽也氣也魄精也陰也形也
則形亦可以言魄而魄則不可以言
形矣杜既得其偏於下文亦難通
用物精多
杜云物權勢孔疏謂物奉養之物陸取之愚以
為非也其言權勢盛者蓋言有威權以賞罰制
馭于人則有精爽而魂魄強雖奉養之物亦在
其中而此其粗者若言奉養之物則今之富室

俗子其奉養者厚矣一死而總其何精強之
有此必爵位威權之人而後可以言此耳

人之後也而滅於宋

杜謂聖人成湯孔子六代

子奔魯陸本世家語並云孔父嘉魯孫防叔
始奔魯家語又云以避華氏之禍故令按嘉為
華督所殺其子避禍應即出奔安得至魯孫乃
奔魯乎杜說較迂理情未詳所據耳又云僖手
所謂聖人乃正考父非湯也於此既言成湯而
於下聖人有明德者又橫益其文為聖人之後
愚以陸所辨皆詳明且杜以聖人為
成湯則宋皆其後也何云滅于宋乎

八年子盍謂之

杜云謂之

周書曰惠不惠茂不

茂陸云謂之當遺周書為句蓋舉書辭以詔于
良使頌其不頌而勉其不勉也愚謂左氏之

左氏注詳見卷之

卷之

道齊辛



文本旋古如陸所解何其猶將復由杜云由用句累而文滯哉好異過矣經也從也言將復經由鷄火之次乃亡魏了翁云由義如尚書顧本之有由繫今按說文無由字惟尋字註云木生條也古文省弓作由後人因省之通用爲由以此言陳將興如已什之木復生尋葉於字義既明而句法亦完矣

九年豈如弁髦而因以救之杜云童子垂髦始而棄其始冠故云然劉炫曰弁髦二物也因以救之者謂冠則棄弁親殿則不髦也陸取其說而以杜說爲不明愚初謂二說皆通但加弁於髦時有尊之意以喻君爲切故用之○此謬

見補 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杜云后稷脩封疆植五穀今戎

得之唯以畜牧陸謂封殖封厚長辰在子卯謂

之疾日杜云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紫王充論衡曰禮不以子卯舉禮殷夏以子卯亡也賈逵鄭玄皆同此義故杜用之漢書翼奉傳曰北方之情好也

好行貪狼甲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

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陸晏又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說者

以夏殷亡日不推湯武以興乎愚謂興亡固有定數當由於德桀紂以是二日亡故王者忌之

以存警戒之義耳初不係於日也言必有與

可以湯武興日而爲喜乎若陰陽議緯之說君

子不道又飲外嬖嬖叔杜云外都大夫之嬖者

足論乎蓋外嬖對內嬖而爲言

左傳注釋



耳若云外都泥矣而陸乃多爲之辭
贊矣成十七年註云愛幸大夫是也

十年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

杜云客星居玄枵之維首夫既曰居

其維首則必居之者矣下曰有妖星焉則明言有妖星見於其所居之處今杜既曰客星居玄枵之首不夫畧乎今詳傳文并考星辰度位蓋言妾女於玄枵之維首而妖星見於妾女之次章昭詒周語亦曰須女天冠之天以七紀二十八宿而七夫二十八宿固爲而七矣而於此上下文何與乎愚按爾雅斗牛爲星紀郭云日月五星之所始終故爲星紀則其彼雖不信分充不應有妖星出于其間故言耳杜云彼傳言者劉用熙曰彼謂樂高也信猶實也言彼雖不實欲攻我今以下文讀之當在樂

也高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

杜云行用也不得見新君

將自費用盡竊謂以用訓行既非矣况其意即以用爲見新君之用耳如不用爲見新君則其幣固在何盡費之蓋不行在千斬焉在衰經之人上人衆則費廣將不能行矣

中杜云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其說已在隱公元年陸又云斬焉言哀痛之深如斬截

也得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

不足杜云言不患不知患不能行已由子產之戒既知其不可而遂行之是我之不足愚

讀此解雖無他謬實未得得意夫不患不知患不能行者此吾人論一己之難易耳今知在子產不能行在子皮則知未可輕也其所謂難者蓋歸重于行以貴已耳下云夫子知之我則不



足其意可見註乃云既知其不可而遂行之則
又以知屬已矣此蓋子皮歸美于產而重責已
之意

十一年物以無親杜云物事也此猶弗躬弗親
之謂也陸云物猶人也言不

恤小國之患故
物情不附然矣

十二年毀之則朝而崩杜云崩下棺命琰曰崩
字從土從崩當是既下

棺而掩之以土也按說文云窆下棺也崩喪葬
下土也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鄭衆解周禮亦

畧同窆之與窆實則一事而
義小異耳今從掩土之義

齊將何事杜云言
晉德不

衰于古齊不事晉將無所事愚謂齊以國大何
有事人陸云何事信云作何等事也言其無能

爲也與
愚合

外疆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杜云坎
險故強

坤順故溫強而能溫所以爲忠水和而土安正
和正信之本也陸云二語取喻於卦象義雖近

似然詳傳文云坤之比者謂坤卦之比爻耳故
比下文惟說黃裳元吉之義亦猶七年孔成子

筮得屯之比止論利建侯不取比義如崔杼得
用之大過陽虎得泰之需其爲說皆止取本爻

不及之爻也今詳陸說爲疑則其
解皆宜改愚參以正義之說解之

善杜云三德謂正
直剛克柔克也

非此三者弗當杜云非忠信
善不當此卦

左傳主解詳吳氏



誤非也蓋上文本言忠信大都天下之事人臣之節忠信盡之矣惠伯以南嗣居下位宜共以事上故加共字以諷之是以合忠信共為三善非此三者即頂此而言杜又舍共而以善益之非矣觀下文又云且可飾乎欲其從三墳五典下飾而恭也其意可見今皆改正

八索九丘

杜云皆古書名愚按孔安國尚書序

繼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五典八卦之說謂八索九州之志謂九丘又按周禮外史掌三王五帝之書鄭玄云即靈王所謂三墳五典也賈逵則三墳五典與孔同而以八索為八王之法九丘為九州之國之戒又延為言張千子說三墳為三禮禮為人防爾雅曰墳大防也書曰維能典朕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五典五帝之帝道八索周禮八議之刑索謂索空設之九丘周禮之九

刑丘空也亦空設之又馬融說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也五典五行也八索八卦九丘九州之數也杜以諸說各以意言無正驗故皆不從而但云古書名今愚攷諸說安國之說為長而猶恐或有未然故加或字諸說雖多鑿亦存之於此以備考焉

如金

杜云金玉取其堅重而不釋式字若即以

者果何物乎竊思式必車軾之軾古字通形民用耳既考韻書果然即論語式負版者

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杜云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

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王肅曰形刑之誤刑傷也刑傷民力用之不節無有醉飽之心言無厭足也李百藥封建論云或刑民力而將盡陸從此二說愚詳思杜註本強亦



非語意然以刑改形非也愚用其意而即以形解蓋形象也君子不盡人之力乃象民力之多寡而用之無遺也

十三年依陳蔡人以國

杜云國陳蔡而依之陸云依倚陳蔡之衆以立

國耳是聯會卒舉事何暇遷國陳蔡乎愚謂二說俱未為得蓋以陳蔡既滅而其國人皆有故國之思故復其國以
乃大有事于牽望
杜云群望星辰山川趙匡曰據禮篇云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竟內者不言星辰趙子常曰舜典言望于山川不及星辰愚又考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註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四類日月星辰又與瑞言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圭璧以祀日月星辰觀諸說則星辰非望明

矣杜蓋承賈遠服虔之誤耳

棄禮違命

杜云棄立長之禮違當璧之命終致靈王

之亂愚謂此解易甚而杜何失之共王諸子康王筆長故立之何謂其棄立長之禮乎蓋以當璧之命在平王以至幼而姑舍之如杜所云則以平王為長耶據常龜意實以有事于群望為禮
同惡相求如市賈焉
杜云宣子謂棄疾親恃子于共同好惡故言如市賈同利以相求愚謂宣子意蓋指當時同心造亂之人遂居成然等非謂棄疾也故叔向答之如彼味其
無與同好誰與同惡
杜云言棄疾言意自見

同好則亦不同惡服虔云蓋言子于無
齊桓晉

文不亦是乎

杜云皆庶賤亦大謬矣此蓋以子干在晉乘亂而入與桓文相同耳



若言庶幾則於此杜云依偃趙衰顛有士五人顛魏武子司空季

子時事不切甚矣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杜云子餘楚

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杜云魏犢魏武子也稱

不在本數蓋叔向所賢愚讀此文勢並不如此

腹云有士五人又云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

腹心又云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則四人明在

五人之外矣據如杜所註則以趙衰偃魏犢

三人登見而顛頡司空季子乃不及數又以賈

佗益之取舍無當甚矣自知難通故云蓋叔向

所賢且下文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樂卻佗

先以為內主則五有字皆並稱可知豈得子餘

子犯魏犢復在五士內耶三子既在內而賈佗

獨不與顛頡司空季子又不在心腹股肱之列

耶故五士必有所指而下辛未治兵建而不旆

四人不在其內也必矣

壬申復旆之杜云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游也

傳中累累見旆而杜解之者多異姑舉二三辨

之莊二十八年子元闞御強闞梧耿之不比為



旗畫朱鳥即詩云織文鳥章也其一則旂別自
為一竿有旌有兩鬣帶即所云白旂央央也其
所謂廣充幅長尋者並無有焉則詩與爾雅既
異而乃云義見詩悖矣杜於子元為旂則曰特
建以居前固為前軍矣狐毛設二旂則曰大將
所建至于云大旂之左旃即前大將所建無疑
而復以繼旒曰旂何自矛盾也至此年建而不
旂又云游也故正義從爾雅云游是燕尾不旂
者建大旗而以其燕尾繫於竿上也至陽虎兵
車之旂則以先驅車釋之與子元畧同愚因反
復其說并以其事推之則子元之旂與陽虎之
旂其為前軍必矣即詩所圖者是也若狐毛所
說與後所云及此建而不旂之旂皆大將所建
大旗與繫旒之旂必不同而杜或強而一之或
二而分之皆不得其當矣蓋旌旂為物之大而
燕尾特其飾耳豈有旒建旌旂而特繫其燕尾

以示未戰至明日方放其燕尾以示將戰乎其
軍容何太不明彰也故建者必非旌旂即大旂
之干耳先惟建于旒而曳旂將戰之志明矣因
攷詩圖白旂為章自是二物而以爲一非矣又
詩之卒柔曰旌旒有羽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
名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旌雜帛為物熊
虎為旗烏犇為旗龜蛇為旒全羽為旒析羽為
旌與詩圖同則與廣充幅長尋曰旒者又不同
矣竊謂爾雅士人稱爲脩詞指南景純又博學
高才好古窮經元凱號稱武庫身經行陳皆不
宜有誤而爾雅與詩禮既別元凱每有背馳且
於軍事不協詩圖亦相傳有據不應草草以是
節而推則古書之難信也懷錦奉壺飲冰以蒲
不一矣考古者不其難哉

伏焉

杜云蒲伏竊往飲季孫冰箭箭蓋可以取
飲陸以為非引鄭風抑釋柳忌毛傳云柳



左傳正義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目錄

以覆矢先儒相傳為冰與朔通故此年及二十五年註皆訓為箭箭蓋彼云釋甲執冰或當如杜義此言飲冰即是冰耳飲冰以壺藏於冰也猶飲羽之飲思恩而考之時意如執以七月之下句蓋今五六月之交天氣炎熱被蒙以幕當不勝其焦渴故以壺漿藏於冰使之涼而可飲以解渴耳當如陸說無疑也且非戰爭慳惓之時何緣特取矢箭而用之乎

十四年曰義也夫可謂直矣

杜云於義未安直則有之愚謂直與

義豈有猶義也夫

杜云三異唯答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

重疑之陸云先儒或說元凱此論然叔向之處三事亦未盡善愚雖不知先儒之言即以元凱強解傳文矣傳中明白深美叔向而再三婉辭以播揚之何有疑也豈元凱心本不取此事而

強以合已意耶

十五年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

杜云天子絕期唯服

三年後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陸云此解一動未揚孔疏說矣良然故用疏所說而解之一動

而失二禮無大經矣

杜云失二禮謂既不遂服又設宴祭夫社於晉元后

喪引此為證謂向譏宴樂不誠除祭矣於此又以不遂服為失禮不自異其說乎朱中曰失二禮謂因喪求器又宴樂以早然謂以不遂服為非似為失禮者三而止云失二禮者謂以天子於父母之喪固三年矣若后與大子雖有三年喪之義而君臨萬國自不容於終服兼哀戚之心宜以三年若求尋器而宴樂則非居喪之心矣故云二禮朱說為當

左傳正義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目錄



十六年起亦以知鄭志

杜云詩言志也竊謂詩言志自作者賦者而言

則當云二三子之志乃云鄭志則是統一國而言矣且下云不出鄭志則益於此難貼蓋鄭志

鄭國所誌載者耳

十七年辰不集于房

杜云逸書也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孔

傳曰集合也不合則日食可知疏曰傳言日月之會是謂辰日月當聚會共舍今不合于舍則月體掩日而食矣唐曆志曰古文集于輯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各說皆與杜不同始記獻俘於文宮杜云欲以應于此逸書蓋胤征也夢夫既滅陸渾已應夢矣乃以此應夢何淺也蓋以今除於為文公於夢中所命故獻俘以告成耳

火出必布焉

杜云今火何伏故知當源火出乃布散為災宋申曰言今火向

伏而慧以除之所謂除舊明年大火星出必布散為災所謂布新陸取其說愚觀意義二說皆非謂除舊布新者蓋火除其舊則新自布矣今二說俱以火災為布新大謬矣蓋傳文高簡上言除而不言布下言布而水火所以合也杜云

不言除乃互用成文耳水火所以合也杜云火壬子水未火合而相薄水少火多故水不勝火竊觀傳止言合而不及相勝且何自而知其多少也

故削之為等與玉瓚相對非珪也

瓚玉瓚

杜云瓚珪也瓚玉爵瓚勺也據說文瓚至也瓚等者以瓚

十八年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



害杜云患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心本不明陸云患失猶論語患失之失言大人懼遠衆而

失位心志惑亂故徇流俗之說而云可以無學其解甚明子大叔之廟在道

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杜云庭過期三日杜云

不得一時畢陸云庭謂廟寢之間以其小不便于蒐當除之使廣而大叔不忍毀廟故過期三

日湏于產見之而有後命也此解本暢許曰余舊國也杜云許先

十二年楚靈王之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頹其田襄十一年傳東侵舊許註云許之舊

國鄭新邑蓋許遷而鄭得之故今許人謂曰爾之地乃余舊國也鄭人謂許曰爾乃予俘邑言

其兩不相下耳苟謂許先鄭封而自稱舊國則鄭亦豈自謂俘邑乎此註仍足以折杜之疑矣

十九年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杜云天死曰瘥

短折曰夭未名曰昏按國語無札瘥天昏之謂常昭註云狂惑曰昏疫死曰札瘥病也又君子

失心鮮不天昏註云昏狂荒之疾也陸云此云天死小疫似未有據且言寡君之二三臣則不

得云未名矣後年晏子論稅史亦曰天昏微疾則常謂是

二十年梓慎望氛杜云時魯侯不行登臺之禮

自望見之如十八年登大庭氏之庫以望火耳何由知魯侯不行登臺之禮鄭康成註周禮馮

相氏世登高臺以觀天文然則此日官之世業也故削之華寅肉袒執蓋以

富其闕杜云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惡謂此必

非也時齊氏方肆亂豈見其不敢爭遂



臣方以忠義衛公皆捐軀以共患難且既執蓋

以當闕而乃不敢爭乎此

肉袒者明示以必死耳

比衛臣下竊謂大譟此本青欲將事而衛辭之

故青以齊侯命云猶在衛地則衛君也即欲就

死鳥行聘耳若比衛臣下則猶在

下文親執鐸與燎於此何與乎

賜北宮喜諡

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亭

之杜云皆未死而賜諡及墓田傳終言之予謂

齊氏安得有二墓乎觀傳文喜止賜諡無墓

田惟朱鉏無有墓田也

四物杜云雜用四方之

亦一時事何終言之有

強解誠然竊謂四物當為律度量衡也先儒以

下有六律故謂律重見而避之殊不知此以數

目次第成文如陰陽二氣也而謂之一七音亦

即上五聲六律耳而復列之律度量衡所以為

樂器者而

七音杜云武王伐紂自午至子凡七

可舍之乎

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陸云此註

實采國語之文然云自午至子凡七日不用彼

所言七列七同者未測杜意劉炫以此為疑孔

疏謂尚書國語俱有七義事得兩通故杜無而

取之此曲說也愚考周語洽州鳩曰昔武王伐

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



左傳說解辨詩之精者
後可用也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於是乎
有七律是元凱七同之說實始于此而有少異
不知其又何本柳子厚非國語以鳩爲誣聖人
之大而不聞其所以爲誣又考蔡季通律呂新
書云五聲宮與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
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
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
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
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也五聲正聲故以
起調爲諸聲之綱至二變則宮不成宮徵不成
徵不比於五音但可以濟五聲之所不及而已
然有五音而無二變亦不可以成樂也夫然則
二變固五音之不可無者本自有之與元凱冷
州鳩之說大異疑不能決愚不能通曉律意但
以爲使二變出於音律之自然則不應自周始
有使果自周始則虞之韶湯之濩皆不成樂矣

使殷前果未有也則小泠之說當是使自前有
之則鳩說果誣矣又考前漢書志云書曰予欲
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蔡氏曰所謂七始七音
是也又引通典註曰按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
徵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
謂之七聲則又自二其說矣既得近世季原德
樂律纂要曰五聲得變而後成均猶四時得閏
而後成歲乃自然之理聖人亦不得而損益之
也通典蓋本國語七列七同而爲之說耳殊不
知國語因七律而附會非聲律之自然也况前
漢志稱舜欲聞七始則唐虞時固已有之安得
云至周始有乎得此說以爲可釋前疑矣然再
考漢書則云七始者天地人四時之始也聽之
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
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雖聖人爲能
同天下之愈故舜欲聽之則七始者與七音何



與而季通原德乃設以當之手後漏檢諸史律
呂志於州鳩之說皆不之載惟推陰陽氣候合
天地之數以爲樂本日伏羲作易紀陽氣之初
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鐘爲宮太簇爲
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
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則二變
自古有之鳩說皆其所不取其誣誕也必矣然
蔡氏既明二變之所以然而又載通典之說以
自中庚季氏雖知州鳩之附會而于七始之義
猶有未明世之欲著書成家者非有曆誓之資
起然炳然之見何以博羣
書考異同而決其衷哉

二十一年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

禮云牢禮各如其命數魯人大禮故爲鮑國七
牢劉炫曰聘禮卿之饗餼五牢則牢禮不必如

命數鮑國禮當五牢加二牢耳疏強上柱而非
劉以周禮享客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
以諸侯牢禮各以其命數則知卿大夫來者亦
當牢禮如其命數計鮑國齊卿不過三命於法
當三牢而魯人失禮爲七牢也愚謂劉所據聘
禮甚明而孔疏強以諸侯推之固妄且自五而
加二爲七猶事理所有若三而
加四爲七則魯之不經也甚矣

不死伍乘軍之

杜云同乘共伍當皆死竊惟杜意以同
大刑也

杜云同乘共伍當皆死竊惟杜意以同
大刑也

二十二年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

杜云王語賓
孟欲立子朝



本傳高角辨其不...
為大子林堯叟云王與賓孟皆喜于朝也說作
從陸如林愚謂若從悅則上文王子朝賓孟有
龍則既悅之於此不
贊乎故如字作說

二十三年使各居一館杜云分別叔孫子服回
賈逵以為使邾魯大夫

各居一館陸是賈說又云其下言士伯聽其辭
而應諸宣子乃皆執之者亦執邾大夫也愚謂
邾魯二國其大夫固宜各居一館傳何用記之
且觀此事本曲在魯邾何罪而何執特杜下丈
皆執之乃云二子辭不直故執之豈不屈乎
耳蓋以二子辭不直故執之豈不屈乎

極震杜云為屋所壓而死趙子常曰言南宮極
震是以震死非為屋所壓也竊謂地震可

以致死者多矣
登持屋壓乎
吳大子諸樊入即杜云諸樊吳
王僚之太子

孔陸皆云吳子諸樊吳王僚伯父何容僚子乃
與同名此應傳寫誤耳且專諸曰母老子幼無
若我何何緣有子將兵伐國者此即諸樊
之大子光無疑也杜乃依文解之諒甚

二十五年昭子如宋聘且逆之杜云平子人臣
而因卿逆季氏

強橫愚觀春秋中大夫為列逆女者
多矣季氏雖強橫而以此罪之非也
五牲杜

麋鹿麀狼兔疏曰十一年傳曰五牲不相為用
註云牛羊豕犬鷄此異彼者以上文已言六畜
故別解之用鄭玄六獸之說去野豕而以其餘
當之也陸云六畜五牲三犧從所用而異誰也
杜解五牲前用爾雅後從鄭玄於彼所釋六者
之名各損其一取決肺腸自相垂背良可怪矣
服虔解三犧為鴛鴦鷄亦非是三犧猶詩言三

物耳思謂陸誤杜與服當矣而云從所用而異

定傳生得詳長天卷之四



謂亦非也古人制禮豈得謾無所準乎且犧牲皆以薦宗廟神祇而為名未有及野獸者賓客牢禮亦然周禮玉膳用六牲亦曰馬牛羊豕鶩犬耳其糜鹿熊麋豕野兔謂之六獸馮鶴鷄雉鳴鵠謂之六禽固不可混焉而以犧牲名之又可雜焉而隨所用乎蓋野禽獸止充醢醢之用此大於姑舉其大而末及其九文杜謂山龍華細故燕餅亦止于六畜焉九文杜謂山龍華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草火畫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釵若兩已相反書孔傳曰華象草華也雉也說者謂此言象草華之虫為雉也周禮鄭註亦以華虫為一物陸謂此註釋華而不及虫疑有逸文愚謂先儒皆以華虫為雉而九華有宗彘此必逸之故以宗彘足其九為父

子兄弟姑姪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

杜云六親和睦

以事嚴父若象星之共辰極也上註以天明為日月星辰何乃頓異其說陸云言其親疏倫序比象於天文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杜云不能

之行列是也也蓋襄公別立廟陸云周衰禮廢諸侯典禮蓋有獨豐於親者如閔二年禘于莊公趙匡曰不及於祖也今此禘於襄公亦然杜皆謂別立廟謬矣武宮煬宮之立經皆書之即別立二公廟無緣不書今按陸說為是故削去下句然所謂不能用禮者亦未當季氏之罪故補之君

受其名

杜云受惡名竊謂以臣逐君何惡之有殊失君臣之分矣蓋言必不能逐而徒

受其虛名以致禍耳失魯而以干社為臣

杜云臣為齊臣愚謂諸侯不臣

寓公禮也且齊侯云請致干社以待君命是以干社屬之公故曰臣也故子家以干社對魯言



而杜所杜云何必守公陸云何必守而何守焉盟誓之言愚謂上文通內外
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則弗通
應上通內外何守應上去君若盟誓之言則不
與已矣何云不守乎

二十六年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莒杜云

害王也劉炫曰不忍者不忍王之虐也按周語
祭公謀父曰王商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
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張衡東京賦云百姓勿
忍用是息肩於太泆而欣戴高祖皆謂弗能堪
其惡也故從諸侯釋位以閒王政杜云閒與也
諸說而易焉諸侯釋位以閒王政杜云閒與也
位與治王之政陸按史記言厲王奔彘周召二
相行政號曰共和然漢書古今人表有共伯和

顏師古曰共國伯爵和其名史遷之言未可據
也及冢紀年亦云厲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
天子之事又莊子稱共伯得乎共首司馬彪曰
共伯名和諸侯知其賢請以爲天子即王位十
有四年大旱屋焚卜曰厲王爲祟乃立宣王共
伯復歸於宗道遂得意於共山之首呂氏春秋
云共伯和其行好賢仁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而
天下皆來請矣據此諸書所說皆同則釋位以
閒王政者共伯其人也愚謂陸採不經諸說以
示博而不釋本傳愚竊謂以閒王政者即諸侯
閒於王事相朝之間當音閑非與字意也蓋因
王室多難政事倥偬故諸侯共理王政以使之
少有閒豫耳况下文有云王室其有閒王位又
云贊私立少以閒先王則閒皆參錯干犯之意
豈有一書之中而於善惡二事不同即以一字
通用又同一句法乎若陸所引諸書蓋因有共





左傳言解新言卷下

和二字故認以為人名而妄為之說以附會耳
設果如所言則言共伯一人足矣而乃言諸侯
乎言諸侯則帥羣不弔之人杜云弔至也此用
非一人矣詩云神之弔矣彼

吊至也今以至訓弔難通蓋言行
亂者皆好禍不相弔恤之謂也 天道不誥杜
誥疑也竊謂杜於恬誥二字皆以疑為訓而不
考文意恬誥雖通用而各有宜訓此言天道不
監惟德是與

觀下文可見

二十七年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杜
猶言我無若是何欲以老弱托光愚自幼讀之
即不謂然按王肅云專諸言王僚母老子幼也
又史記吳世家說此事云王僚可弑也母老子
幼而兩公子將兵伐楚楚絕其路外困于楚而

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柰我何意尤明服虔以
下文曰我爾身也以其子為卿遂強解如此而
杜因之竊謂專諸烈士臨事而以老幼為托非
其心矣且光亦何待其相托而後以為報耶此
非唯文義迂回抑亦不事君如在國杜云書公
知古烈士相與之誠矣行告公至

是也竊謂此祝史事耳趙子常曰 天命不怡久
即後賈馬歸從者衣履之類也矣

矣杜云恬疑也言棄君不疑愚考韻書恬
悅也言天不悅公已不祐之也覺順使宰

獻而請安杜云比公於大夫也禮君不敵臣宴
大夫使宰為主請安齊侯請自安不

在坐也劉炫謂燕禮司正命卿大夫以安今此
傳所言亦當如彼請魯侯自安耳杜云齊侯不

在坐非也愚按儀禮本如劉說而杜偶不考以
致斯誤孔疏又援鄉飲酒禮以請安為常不見

三傳注詳此

卷下

直解

杜公之實充焉
阿杜非正也

二十八年屬厭而已

杜云屬足也常昭云屬適也厭飽也言適及飽則止

此於文義自明

二十九年人實不知非龍實知

杜云言龍無知乃人不知之耳

陸云言人自不知無擾龍之術耳非龍之有夏知也愚謂陸解固勝杜而傳文自明白削之
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帚之後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

杜云烈山氏神農世諸侯孔疏曰魯語及

祭法皆云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能柱百穀

即神農也則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

杜云合晉

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爲鐵計命一鼓而足愚謂杜說固迂而曲至觀孔疏復強爲辨解終爲費辨按家語載此事王肅註云三十斤爲鈞鈞四爲石石四爲鼓蓋用四百八十斤鐵矣以此鑄刑書適給於用而文義自明

三十年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

命

杜云言不敢忘共命以所備御者多不及辨之陸云不虞之患若軍旅喪葬之類出于意

外者言此等皆不敢忘共命非謂不及辨也初觀之若陸是者旣又讀則知杜非註其不虞之患蓋會其意而補其所不及言耳若軍旅喪葬之類皆鄭事晉之所宜者何不虞之有故杜云



左傳言解辨說
所備衛者多則不虞之意是矣言不及辨非敢
忘其命也此杜爲善註陸乃未悟其意而改之
若其不聞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
杜云不得如先王禮

數陸云言不得備使以充數也此對上文先君
親執紼意蓋得聞則君親行不得聞則大夫不
獲備數傳意本然而**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
杜云杜以先王爲言遠矣

柔服謂不與吳構怨朱申曰使吳人柔順
而服從也蓋杜亦註其意而朱說較明 **光又**
甚文將自同於先王
杜云先王謂大王王季亦白西戎始比諸華愚謂大

王王季時方肇基王績未及文也自武王有天
下而周公制禮樂始有文耳闔廬於時亦未有
入主諸華之意蓋言其志廣才 **將焉用自播揚**
美有慕周先盛時耳杜說鑿矣

焉
杜云播揚猶勞動也夫播揚與勞動意義不
同蓋子西欲養晦待時不欲其耀武揚威耳

若爲三師以肄焉
杜云肄猶勞也陸引釋文云肄一本作肆又按文十二年

河曲云使輕者肆焉註謂暫往而退也與此傳
所謂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意正相類愚謂甚有
異焉彼秦師在一陣之間可耳此越境而入敵
事已不同何得以輕而肆乎故爲解云肆習也
使我軍數出既有習之之義而使楚徃於我之
數出不大焉備則必習而易我矣故大舉而得
志也此較二說似爲長然詩曰既詒我肄又曰
莫知我肄皆訓勞也則勞本爲正訓而注乃改
傳文以規之過矣愚以勞意猶在下文故以習訓即依杜亦可

三十一年夫有所名而不如其已
杜云有所謂有地也





愚謂此解太徑而於上下文俱不順蓋云人固貴於有名又有一等有名不如無名者暗指庶其也蓋所措物之詞
吳其入郢乎 庚午之日始有謫
 杜云楚之仇敵唯吳故知入郢必吳愚謂史墨以天文而推何料人事若天意使然則有非仇而仇仇而不仇者蓋以辰尾居東吳在楚東故云爾其謂辰在辛亥而謫始庚午其理不可曉故缺之以俟知曆者

定公四年噴有煩言莫之治也

杜云噴至也煩言忿爭按管子

噴室之議房玄齡曰謂議論者言語謹噴又荀子噴然而不類楊倞曰噴爭言也此云噴有煩言若曰噴然有煩亂爭忿之言耳今訓噴為至非也
分之土田陪敦
杜云陪增

也敦厚也竊讀傳文義於此不宜有兩虛字且王制分封有定與孟子及諸處所說者同可信魯至戰國時并國多矣亦止云方百里者五而明堂位謂方七百里孔與堯叟以為此增厚者妄矣蓋敦音對器名周禮珠璣以敦註敦盤類珠玉以為飾古者以盤盛血以敦盛食鄭司農云玉敦歆血玉器又九嬪凡祭祀贊王盥註云盥王敦受黍稷器又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琖殷之六瑚周之八簋陳氏註謂古器之存者寡此皆魯所有之數則殷之為魯重器也舊矣焉知其不為周之所分乎或謂敦果為分器曷不與大路大旗等並舉而又綴之土田之下殊不知古人文字錯縱固有叙而重叙分見互屬者所以為難及即此本文可見若申豐之論電其重復多矣初不覺也
夷叔其母弟也猶先祭
杜云踐土

召陵二會經書祭在衛上伯主以國之大小序也子魚所言盟軟之次竊謂先後正當以盟軟爲序其序豈有二乎杜意欲兩通故如此曲解而實非也要之子魚之言雖有理亦辨士一時之辭未考周室宗盟之序襄弘難周賢臣而其事亦或未之考故屈于子魚而從之豈可遽以爲信乎如此

到而裹之杜云司馬已死到取其首愚謂其時吳兵乘勝事勢窮迫必待其既死方到恐無及矣且何足爲忠壯乎必自未死而遂以到載之此烈士之行不可以常情測

不敢以約爲利杜云約謂要也又或成自到耳

一時之事非德舉故辭不敢見亦不肯爲盟陸云此約與上乘人之約義同謂不敢乘君父困約之時以爲利其說較然矣

五年改步改玉

杜云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璜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

則亦宜去璜璠陸引周語晉文公請隧王弗許曰改王改行常昭云佩玉所以節行步君臣選速有節言服其服則行其禮晉侯尚在臣位不宜有隧也今仲梁懷之言亦此意若曰季孫人臣未改君步則不宜步至矣杜謂季孫前行嘗佩璜璠祭宗廟未必然也愚觀陸說似有理然此與晉侯事不同彼曰改王改行蓋言佩君王則行君禮爲僭今曰改步改王則言復臣位而行臣禮爲宜且陽虎雖悖若季孫未嘗佩璜璠主祭何自而遽欲以爲欲乎其僭必有因也

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

杜云終從其兄免王大難是大德陸云尋傳所

記闢懷但有弒君之謀並無從王之績昭王此意但當以其兄卒之故若曰以兄之德滅弟之



怨耳愚考國語事與陸合故採而註之

八年主人出師奔

杜云攻邾人少故遣後師走

人奔走而卻退孔疏以爲若從賈言則是敗還下文陽虎何得云猛在此必敗明其時不敗故暫退也不謂戰敗而奔與陽虎之言自不相妨愚讀傳文本如賈說謂奔往救之者不順戰陣之間小小進退常有之况此役魯亦無大勝齊後冉猛無繼而僞
拔衛侯之手及挽杜云挽
顛可見賈說爲是至脫趙子常曰傳不言見血杜說甚矣戴侗曰按若言推搽則不當言至脫陸云按字書按一作梓持顛髮也梓是把持之意按意亦當然觀杜說自相戾愚謂三說皆是也而不及脫義統

從手從宛蓋在擘手之曲掌後節中也涉佗以他國之大夫而拔國君之手上近於臂其辱之也甚

順祀先公而祈焉禘于僖公

杜云將作大事欲以順祀

取媚不於大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故於僖廟行順祀愚按經書從祀先公杜訓從順也蓋以文公二年躋僖公爲逆祀故必強以此爲退僖公謂之順耳愚謂必非也夫所謂逆祀者自後之知禮者言之其時皆以爲禮無有知其逆者陽虎何人能知其爲逆也縱知爲逆而升閉於僖將以誰媚耶閔公幼而遇弒無嗣何須媚之若謂媚於群公則自文至此六公相安已久未聞有譏謫之應陽虎何故而忽自爲此變帝之舉以取怒于僖神也且既知懼於僖神即不退之可矣乃就其廟而仍退之皆非人情所宜陽虎之伎必不爲之愚謂但合群廟之王於僖



宮順其昭穆之序以禱於先公又以倍公季氏所立故於其廟以見崇敬之意推之當如是耳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

繼之杜云咋暫也欲使林楚免已於難以繼其先人之良疏曰言汝先祖以來皆為季氏

之良今不良以是殺我之事繼之陸以疏為長愚讀傳文二解皆通當在咋之字義別之若如杜以咋為暫則其說是矣今考咋啗也東方朔

答客難狐豚之咋虎則是恨疾意非暫忽意也疏之義

果長矣

九年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杜云右師樂大心子明族父右師往到子明舍子明逐使出門去劉用熙曰子明蓋與右師同居古者同族居有東西宮南北宮出謂逐

之使出而各居也則其帥又賤杜云帥謂東郭

劉說有據且近事情書劉炫云傳所

陳東郭書之事皆非將帥若書為帥則人無不識何故云暫憤而衣狸製齊侯使視之乃知夫

子也又書既為帥而被晉所敗何齊侯乃以為功而更賞乎陸是其說然以愚觀之則不然是

役齊侯親將其卿大夫為帥者名姓不見於傳東郭書等皆以勇士從軍有功或即為帥未可

知也其云暫憤而狸製蓋舉其狀以為証示無私耳豈必不知其人哉假使素昧平生自讓登

之後亦必審而知之矣下文彼廩旅也貞山以書不識彌故稱之為廩豈有俱為將帥而猶有

不識者哉後雖敗于晉其登城賈勇之功亦自當賞豈得以一敗捐之况敗者諸將均之而讓

登之勇彌與暫憤而衣狸製杜云暫白也憤齒

書獨之也



之傳言角新詩卷之三
按正義引詩諸老篇夫人之美兮揚且之哲兮
皆是指面之白之名又說文云齧齒相值也言齒長
而白上下之齒相值是杜謂齒白而齊矣愚謂
替爲面白則可以爲齒白則不可且以幘作齒
尤強蓋幘即岸幘之幘言其人自替幘而不冠
身衣經製則其人宛然在目犂彌據軍中所見
言其面貌冠服止矣何暇細及其口中齒乎又
以裘訓製亦未安製則衣之將成者或以狸皮
而爲別衣未可必若裘則衣之大而成名
者此製與裘必有別而以裘名之誤矣
十二年與其素厲寧爲無勇
杜云素空也厲猛
無勇者以誘致之陸云滑羅以曹國小弱無追
兵故言其殿而空設嚴猛寧爲無勇耳不欲虛
當爲殿之名也今按陸說本於正義而畧改之
愚謂素作空終強其言素厲者蓋惡衛之每虐

小國也彼固知曹國小而敗必不
能追衛之勝兵而惡衛故云然

十四年使死士再禽焉不動

杜云使敢死之士
往輒爲吳所禽欲

使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動愚謂若杜解則當於
再字爲句既不成文又豈有禽人而不動者乎
竊謂禽者乃越死士猛鷲之狀擒捉吳師以衝
其陣欲其陣亂而吳師堅整不可動耳豈有敢
死之士再往皆爲吳所禽而又不動者乎何吳
師之強一至於於是林云使死士再往遺吳禽則
以弱兵委之如鷄父之戰可耳未有
以死士而遺之禽者也故俱不從

哀公元年不可食已

杜云食猶也已止也此解
本不安陸非之乃以食爲

食言之食充非詳其語意蓋謂失令
不取後雖德毒而欲食之不可得矣



二年謀協以故兆詢可也

杜云故兆始納衛大子于得吉兆今既謀

同可不須更卜予謂此謀甚矣此鞅與范中行氏戰非衛大子事也大子特爲右耳此必鞅始欲逐范中行而上得吉兆也此事甚易見杜自諫

趙孟喜曰可矣

杜云

子前怯而後勇亦謀使果喜大子當於其上逐鄭師時下傳使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於大子勇不相接蓋鄭敗則范中行夫援糧竭必將亡故喜而傳使應之以猶有知在也

四年陰地之命大夫士茂

杜云命大夫別縣監尹疏曰楚官稱尹故

以尹言陸云陰地之命大夫是晉臣也安得稱尹今按陰地本晉地而楚使與言如此必晉大夫無疑杜何誤至此疏何曲之使通乎

六年再敗楚師不如死

杜云前敗於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劉炫曰再

敗謂今戰更敗陸言今案此下云棄盟遊仇方說退意則此再敗之義當如劉說

潛師

閉塗

杜云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司馬貞曰閉塗即禮記所云葺塗者謂匿其喪

也又徐廣曰塗一作壁又列女傳亦作壁壁軍壘也愚詳其文意與時勢皆非也蓋閉猶隱也既潛師而復由隱路即所謂問道使人不得於中道邀害之耳

七年以上物不過十二

杜云上物天子之牢陸云上物亦通言之如冕與旒

俱十二旒王路樊纓十二乾之類禹合諸侯於則是不專謂牢而牢亦在其中矣

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馬唯大



不字小小不事大也

杜云諸大夫對也言知必

危何故不言

杜云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答孟孫所怪

且阿附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

杜云孟孫愈答大夫

今魯德無以勝邾但不樂而出

杜云季孟意異依直不同故罷

享惠謂此段文意文氣本一順而下杜乃強分裂上段爲諸大夫對而以下三句爲孟孫答想必有所本蓋以季孫專諸大夫以謀伐邾而諸大夫皆云不可無遂伐之理故乃以意強分之而不尋釋其文理之本不可斷也且解上段爲阿季氏之語與傳文皆反附會明矣獨不觀東漢竇憲之伐北匈奴使舉朝會議舉朝皆以爲不可而表任二公爭之甚力竟不可阻蓋權

勢所在不能執何也其享以謀之者姑以示同

于象耳豈取其謀之善而從之哉愚故順其詞

而皆以諸大夫之語解之塗山

按舊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

州巴南舊江州三濠州四當塗縣又按尚書史

記皆云禹娶塗山孔安國云塗山國名今鳳

陽府以爲古塗山氏之國即所謂濠州也越絕

書又云禹娶于會稽塗山應劭云在永興北永

興即蕭山也吳越春秋又無載塗山之歌大氏

渝濠宣越之塗山皆有禹迹柳子厚山銘蘇子瞻廟詩則在越濠也國語吳伐越得大骨專車問仲尼仲尼曰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史記亦云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杜元凱於此塗山則註云在壽春東杜壽春即今鳳陽府懷遠縣也竊謂禹會萬國諸侯應在四方道里





左傳言魯鄭

死

之中其時建國多在西北不宜獨偏江南豈今會稽者或止會南方諸侯於此而後人即以塗山名之耶則壽春似爲得之蔡仲默於尚書註今一統志皆同屬居窮僻蒐閱質問皆無從得始以所聞求正○渝州今爲忠州當塗今屬博雅深慚寡陋云○太平府皆知非是故不辨

八年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

杜云緩特若無能自立意則人人知

懼皆將同死戰此解殊誤蓋凡與字必指人已而言此特魯之微弱已不必言矣專藉四鄰之救故言緩時雖無與之俱立者急則恐禍及已有與之俱斃者矣即下文意耳非難解者及

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

宰澹臺子羽之父好馬國人懼

杜云鄭人教吳必可克疏曰杜

意以下傳始云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馬國人懼懼者謂武城邑懼子羽之父爲吳內應則是此時未得武城故知言克之者是鄭人教吳之語劉炫以爲實克武城國人懼懼其害魯非武城也疏非其說陸云傳言伐武城克之其文甚明子羽之父雖武城人此時蓋在魯國人懼其內應耳劉炫於傳文爲順未可非也愚謂炫說固是而於傳意夫不明蓋吳以容兵遠涉敵境自不能久雖克武城人心不附今王犯就魯爲邑宰子羽之父又一邑之望二人相得則武城之人皆將固事吳而吳據之以爲魯害非遊兵羈寓者比故國人爲之懼也

伯負載造於萊門

杜云以言不見從故負載書將欲出盟劉炫謂載非載書

蓋負載器物欲往爲質陸云此說是也又云載當依釋文作戴詩載弁休休讀曰戴荀卿書戴

左傳注

伯負

子作載蓋古字通用愚謂上文吳人行成將盟
景伯諫之弗從而負載出盟於事理爲近意有
盟不成而遽往爲質乎何景伯難于盟而易於
質也且景伯位爲大夫乃身負載器物而出質
必無是矣陸每以古字通用爲解而不用本字曲矣

十一年人尋約吳髮短杜云約繩也八尺爲尋
陸云說文尋釋理也尋約者使尋理繩

約以待用也二解俱通似陸說得之使於齊

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杜氏私使人至齊屬

以辟吳禍案史記與吳越春秋皆云吳王使子
胥于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而還報吳與杜
異今又以傳文考此云使於齊下曰反役明是
子胥身自使齊使子胥使人當日使使於齊而

無反役
之文矣

十二年孔子與帛適季氏季氏不絕放經而拜

杜云孔子始老故與帛絕喪冠也孔子以小君
禮往帛季孫不服喪故去經從主節制孔疏云
禮帛無拜法曲禮曰凡非帛喪非見君無不答
拜者鄭玄曰喪賓不答不自賓客也陸云依此
禮則言孔子拜者誤又云以季氏不絕而放經
則夫子貶禮以徇強臣乎疑傳文當以不絕放
經而拜爲一句蓋言其不著喪服又去經而拜
耳非謂孔子去經也然孔疏又云喪賓不答拜
謂喪主既拜賓賓不答拜耳其初見主人或帛
者先拜據傳文必有拜法特記不具耳愚謂孔
疏此說近於有理可從但孔子茲時與曲禮所
載異蓋曲禮惟言賓主帛喪之常而孔子以臣



吊君應自不同想孔子時以吊於朝矣而後適季氏豈向季氏吊乎其交拜者如常時相見而拜耳吊喪不答拜之禮於此何與而乃引此以孔子拜為誤也蓋見季氏不繞亦放經而拜以為稱耳其吊君母之喪已盡禮矣豈謂貶禮以狗強臣乎且經因喪服而有季氏既不繞矣又何經之有貞山之疑亦謬矣杜註亦自有誤孔子仕於定公十年距此已遠而云始老又云去經從主節制夫豈孔子弔季氏而云從主哉

十四年子我夕

杜云夕視事陸據昭十二年傳右尹子革夕註云莫見也柳宗

元朝日說引此傳文亦以為莫見愚謂昭十二年夕固子革莫見楚子此處夕應是子我夕視事耳其下文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可見為視事也

成子兄弟四乘如

公

杜云成子之兄弟昭子蒞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慶丘子意茲若子魯惠子得比八人二

人共一乘按史記齊世家司馬貞註云世本傳陳僖子產成子常以下七人若昭子則桓公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誰田完世家云田常兄弟四人如公宮陸云此僖四乘謂兄弟四人乘車而入非二人共乘也其三人不見者蓋時或不同入公宮不可強以四乘為八人強叔父為兄弟之數此服虔杜預之失也今按孔疏亦引世本以昭子莊為僖子之子與司馬氏之說不同疑欲成杜說而妄言耳愚謂此等世遠諸儒各據所見而言皆不可考故並存之

野曰

嘗私焉

杜云嘗試也陸云言已嘗與左師私暱猶云吾嘗獲於夫子爾傳曰縶盈佐魏

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愚謂杜說是也上文云吾憚告子野曰試私告焉其文甚明陸以他傳



左傳言角刺言者之

五

日

句一之
誤矣

十五年廢日共積

杜云廢行道之日以共具殯殮所積聚之用陸云共積謂

供給委積今按杜說本強蓋言倍日而行以二日之用而為一日之用耳故曰廢日又考諸書

積字皆如陸說利不可得而喪宗國

杜云喪宗國謂以邑入齊使魯有危

亡之禍陸云喪失也昔魯出奔是失其宗國今觀陸說為得

十七年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杜云三罪紫衣袒

乘表句兩杜借御當為罪之一若三罪不數表句則傳何用言又袒表不釋劍總是一事耳孔

疏曰三者皆借借于君故以此為三罪若表句借御耳此此為輕知表句非也愚謂誠如疏說

且袒裘帶劍亦果二事何可言一事乎若以紫

言則并紫衣與袒裘帶劍亦一事耳此良夫之

自謂無辜者蓋以一事而強太子又使椽之

之為三罪耳杜說不可易也杜云

椽訴父欲速得其處陸云椽與詠古字通楚詞詠謂余以善淫呂氏春秋椽崔杼之子使之爭

愚按貞山於文義之稍難通專以古字通用為解古字固多通用者而亦有各為意義者此椽

從木與從言自不同彼從言者固讒譖之義此即詩云椽之登登椽實也蓋使人實其父之罪

耳如魚鏡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

闔門塞竇乃自後踰杜云衡流方羊皆不自安意裔水邊言衛侯將如此魚於裔焉句絕此賈逵之說而杜因之也鄭衆以爲魚勞則尾亦方羊遣戲喻衛淫縱疏不然



左傳言解勳詩之義
之以詩云魴魚頰尾王室如燬魚勞則尾赤以
勞苦之魚比衛侯則方羊為勞苦之狀若其方
羊是縱肆之狀何得比以勞苦之魚劉炫以為
卜錄之辭文句相韻以裔馬二字屬下孔充不
然之以為詩之為體文皆韻句其助語之辭皆
在韻句之下即齊詩云俟我於著乎而克耳以
素乎而王詩云君子揚揚左執簧其樂只且之
類是也此之方羊與下句將言自相為韻裔馬
二字為助語之辭上錄辭之例未必皆韻此云
閨門塞竇乃自後踰不與後言為韻又一薰一
猶十年尚猶有臭不與掖公之踰為韻是或韻
或不韻理無定準以劉為裔馬大國謂土地遠
馬之大國近不辭矣又以方羊為縱肆之狀非
也愚即其說而論以方羊為縱肆之狀誠非蓋
方羊為彷彿古字本如此謂詩韻有在助語之
上誠然然裔馬之裔乃實字非助語也又古詩

並無隔實字用韻者又以裔詞水邊尤不經且
以裔屬上句亦不成文劉訓裔為遠固為字義
然果何待乎蓋此大國本指晉而言裔者言其
苗裔之詞也故愚以裔屬大國讀之文理本
妥又謂錄辭未必皆韻充非也蓋寶古字作裔
許氏說文亦引圭寶作圭裔寶與踰又目為韻
也若專之踰穰公之踰踰與踰自為韻一薰一
猶十年尚猶有臭臭與猶又相韻何云未必韻
乎故改杜說而詳辨之

二十一年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杜云二國齊
邾也愚論邾

以小國從兵其事輕矣何憂之有魯
被兵反不憂耶以齊魯主賓言必矣

二十三年救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





杜云競遽也林云社稷之事謂祭祀也竊謂二註皆非社稷之事謂軍國大事若祭祀則當云宗廟之事矣又競之字義蓋謂其職事之盛不可忽而替難耳訓競為遽既強亦不切事理

彌甥杜云彌遠也竊謂康子自稱不應云遠以自昧于宋且以遠訓彌亦未之有蓋彌增也彌甥猶言魯孫也以父為

甥而巳又為甥之子耳其可以稱旌繁乎

杜云稱舉也劉用熙曰稱讀稱副之稱謙言不勝之馬不知能稱旌繁之飾否意如劉而不明且不解旌字意故愚從之而詳其詞

二十四年是覺言也杜云覺過也陸云覺蹊謂皆云覺寤言不慧也三蒼言廣雅云寤言也此謂晉人妄語若夢中譟籟之言諸說固有理但

傳文從足愚不欲改之杜云過也猶今人俗言跨大步耳

二十五年君將設之考設與設同非義蓋設之誤也諸本皆誤宜改正

戟其手杜云抵徒手屈肘如戟形竊謂以手抵徙固非戟形矣曰屈肘又非手矣且雖

屈其肘而安能如戟乎蓋戈與戟皆有枝兵單枝曰戈雙枝曰戟雙枝與中幹列而為三此必屈其無名指或小指而以其三指為戟形耳此本淺事而杜既誤後亦未有正之者豈必以手比足而指小不足以喻其足耶殊不知指固手也而可以為戟形乎

二十六年申開守陴杜云申重也開重門而嚴設守備愚謂城門必自有

重何須舉以為言蓋言甲明號令示嚴警之意而後開城門復登陴以守則輒畏有伏兵自不

左傳注詳詳侯卷之六

敢入耳

二十七年季康子卒公帛焉降禮

杜云禮不備也言公之多

妄陸云降禮猶言降于喪食公過自貶也愚謂季氏強臣公敢不備禮乎必過貶矣

春秋左傳註解辨誤卷之

終

春秋左傳註解辨誤補遺

遜既作辯誤兩卷以所註全本呈今

內閣王公荆石蒙改正數條示教已見註中不

敢攘其美復自改前註數條并為補遺見此

僖公九年恐隕越于下

杜云隕越顛墜也據天王居上故言下今

內閣王荆翁云非也下即對堂上而言言我僭越拜於堂上則神魂不安必隕墜於堂下矣愚本仍杜今味隕墜二字明為堂下復改而從之

二十三年期期而不至無赦

期音基

冬懷公執狐



敢入耳

二十七年季康子卒公帛焉降禮

杜云禮不備也言公之多

妄陸云降禮猶言降于喪食公過自貶也愚謂季氏強臣公敢不備禮乎必過貶矣

春秋左傳註解辨誤卷之

終

五且手單公

春秋左傳註解辨誤補遺

遜既作辯誤兩卷以所註全本呈今

內閣王公荆石蒙改正數條示教已見註中不

敢攘其美復自改前註數條并為補遺見此

僖公九年恐隕越于下

杜云隕越顛墜也據天王居上故言下今

內閣王荆翁云非也下即對堂上而言言我僭越拜於堂上則神魂不安必隕墜於堂下矣愚本仍杜今味隕墜二字明為堂下復改而從之

二十三年期期而不至無赦

期音基

冬懷公執狐





左傳詩角... 突杜云未及期而執突以不召子故竊謂懷公
伎僕秦晉密邇豈遠其期至期年乎且觀下
孤突所對並無未及期之意蓋懷公自以意限
之期至所期而不至乃殺之突意在必不召蓋
已及其所
限之期矣

二十四年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杜云鄂鄂然華
外發以喻兄弟
和睦則強盛而光輝韡韡然朱子註此詩同愚
思唐玄宗宴兄弟之樓名華鄂相輝實本此二
註不及父以為疑讀註疏知二註從毛傳鄭箋
曰承花者鄂不當作州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
明則韡韡其盛與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
弟思義之顯亦韡韡然正義謂鄭取喻親切良
是考韻書皆以鄂與鄂通不作州微以此詩揚
州脩何元朗近世博雅之士取鄭說以譏朱子

林叟以華鄂承覆從鄭以不為豈不是疑不附
相遠耳再考不有七音同附其一也俗作連骨
切蓋本不也增足為跡或為跗或為拊四字音
同義亦通或作拊誤緣古字少以一字為幾用
後字漸多乃與本字相遠然凡花止一蒂鄭以
拊為萼足固一帶矣乃云承花者萼似萼亦蒂
矣故韻書註萼拊二字皆交互不明且據如所
云文義亦不宜句斷憶唐詩有紅萼青跗之句
又柳子詩叢萼中競秀分房外舒英則萼豈蒂
乎又別詩曰常棣輝輝聯跗萼尤與二句聯合
無間廣韻云花外曰萼花內曰蕊則萼跗皆花
也韡韡以萼跗相附言而實即花矣毛杜朱固
淺淺而鄭亦微謬愚取
三詩釋之庶曲而暢矣
後重訂尤長

文公十四年請葬弗許

杜云請以卿禮葬未有
非之者愚亦仍其謬

今王荆翁云請歸葬於魯地非以卿禮葬也因
觀後傳文云許之又云葬視共仲則歸魯其明
其說不
可易矣

宣公十二年殿其卒而還不敗

杜云以其所將卒為軍後殿竊

謂會所將卒即上軍也據杜即以上軍為諸軍之殿而得不敗矣此戰中軍下軍已大奔惟上軍未動如此立文與事實大悖且傳文亦別蓋士會自以其身為上軍之殿耳此如合肥之役韋敷將梁兵還身乘小輿殿後魏兵不敢逼事理略同而杜認其矣

成公十六年詳以事神

杜無註正義云詳者祥也古字通用李巡曰祥

福之善也事神得福乃名其祥愚謂如說則事神乃獲其祥非以事神也故曰詳與也而敬慎

不敢恃其盟誓
乃所以事神耳

襄公十二年夫婦所生若而人

杜云不敢毀故曰若

而人本有可疑愚向因之今王荆翁云乃設為對詞不可實以某某故曰若而人非本應答之詞也不敢毀譽非是固為有見獨昭公三年齊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則似實稱非設詞矣今竊其意稍改之

昭公元年此二者古之所慎也

杜以一四騎取同姓為二愚前

以內官不及同姓買妾必卜為二今詳索之性註是也愚前說妄耳於註中已從杜恐後人以為疑故志此



七年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

杜無註云熊獸名

一云熊為能三足鼈也一日既為神何妨是獸正義援引徵辨其博不及錄竊謂既神雖獸能入水其說得矣且鯀以巨凶而化為熊似其靈神猶在為鼈不既下乎何以為夏郊也

九年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

杜云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

而弁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弁亦冠也正義解之曰案禮未髻之時必垂髦故云童子垂髦士冠禮始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是始冠必三加冠也記冠義云始冠緇布之冠冠而敝之可也王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鄭玄云本太古耳非時王之法服是言本古而髦冠既冠而即弁故云弁髦因以敝之弁有爵弁皮弁緇布冠而即弁故云弁髦因以

弁亦冠也愚考諸禮經所載良然以解杜註亦明獨於傳文大異禮所謂敝者緇布冠非弁也傳所言弁非緇布冠也緇布冠固敝矣弁則古天子諸侯俱冠之以朝觀祭享禮曰三加彌尊何敝之有乃以敝字偶同遂強而一之曰弁亦冠也是即弁以為緇布冠可乎林堯叟因而實之云弁緇布冠也則冠禮尚未讀乃強解傳以誤後人妄矣劉炫以杜為非而不能解乃曰弁髦二物以童子垂髦為髻彼兩髦因以敝之者謂親沒則不髦也夫親沒則不髦固矣然傳中無親沒之文豈得橫益且弁字何着疑此髦非詩所謂兩髦即髮也即今童子所垂髦耳貞山不深考而從炫說愚前亦未及詳姑以意言殊率爾也今詳考諸禮經弁味傳意蓋曰豈有如弁髦而乃因以敝之乎蓋王自居於尊以責管不應以卑自喻也觀下文云我在伯父猶衣服





之有冠冕可見此說迺自愚始而實必然也且據禮以緇布冠非時王之服故暫冠而故然論語云麻冕禮也註云麻冕緇布冠又似不以蔽之者何也且此弁髦與濫觴二事累見文士用之而多謬家語云江始出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至江津不舫楫不可以涉是言水之始其小僅可濫觴耳濫泛也今皆以濫觴為流弊與本文大反矣如弁髦本尊而不可蔽今皆以涉忽意用之亦反予并借白之

十年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

杜云欲及子良醉故騁告鮑文

子是以子良醉而桓子騁矣於傳文不協如杜意則傳文應云遭子良醉遂騁告文子蓋醉而騁者子良也遂見文子者桓子也文義甚明今改

二十六年子車曰齊人也

杜云子車即淵捷齊人無註林云子車見

魯人助已乃自言我齊人也愚素有疑焉內閣王公云魯人誤認子車為魯將子車見其助已也亦誤以為齊人其識卓矣蓋本知為魯人因其助已遂疑為齊人而未審故更呼以試之耳

定公四年楚子涉睢 涉睢濟江入于雲中

杜云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愚據杜所云是以楚子初涉睢避吳既而復涉睢濟江而南人江南之夢避吳兵益遠矣然郢本在江北何時復涉江而北也使涉江而北傳自應載之且考鄭隨俱在江北下文王奔鄭又云以王奔隨皆與江南之夢隔江矣何數數濟江之類皆非

定公四年楚子涉睢 涉睢濟江入于雲中

事理具傳文亦不宜疎漏如此今考雖漢二水
皆入江故楚子既涉而西復還入雖由淮而
入江遠吳真之南而北濟以入鄖自鄖而奔隨
故侯吳兵既退即入鄖並未至江南也元凱但
以傳文兩涉雖遂謂濟江而南入江南之雲夢
耳不思雖水本自入江而鄖隨在江之北也愚
論之知此為江北之夢方敢改之

重訂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杜云棣也愚考而易之
以郁李思朱子註棠棣
亦曰郁李因再考之知常棣棣也棠棣移也別
名皆多而郁李一以為棣一以為核至讀詩緝
曰常棣王李也花相承甚力始悟詩人取興
之意端自有在不必言及相夢而兄弟親附之
情隱然自寓讀之殊覺
情未諸說或泛或鑿矣

辨誤補遺

竊觀古名將多好讀左氏春秋吾師傅
士凱氏夙負經濟曉兵尤尚義烈與家
君為執爰竣韶凱聆其言論即竦異之既
而家君命執徑授義亟蒙賞以易悟然未
獲悉其微也閱二年師逆以歲選作邑博
又二年竣幸奉於

留都追思往訓多內媿烏令春以左傳註
解辨悞見視其弘深精覈非世所擬因慨
左氏之旨晰矣諸家之謀訂笑師之困阨
以抑鬱也執惜而執振之手執奇而執



之仁言竟美言之
曜之乎恨埃猶弱無能為之重也若何而
使其高節嘉謨英略俱少概見則於

當世明公尚大有觀云

皇明萬曆甲申仲春中旬門生顧天峻頓
首謹識



登母氏伯兄士凱父敦節槩肱古矯俗以
故志不獲離分訓剝谿親朋咸慮其微
難諧也既聞三薦於

朝矣登深歎

三公知人惟哲而舅氏之志亦非必不可
讐也復將杜武庫解左氏傳而更之詳析
衆說是非之原名曰辨誤不余愚釋而示
教使題識焉又見其他作多悲慨語因思
使吾舅蚤顯豈復得餘暇為此今卓々如
是將永傳奚疑而況其顯者固自有在耶



弁雀



冕



冠圖

弁皮



冕麻



籍令終不顯又烏足悲而慨也
 萬曆壬午應天舉士愚甥金兆登頓首書
 昔甲申春二月之五日也



弁雀



冕



冠圖

弁皮



冕麻



籍令終不顯又烏足悲而慨也
 萬曆壬午應天舉士愚甥金兆登頓首書
 昔甲申春二月之五日也



衣 衾

○衣裳圖



冑



亦冑



弁



綏



弁



撮緇



國立中央研究院 國家圖書館 國家檔案館



綬



神垂



瑱



裳繡



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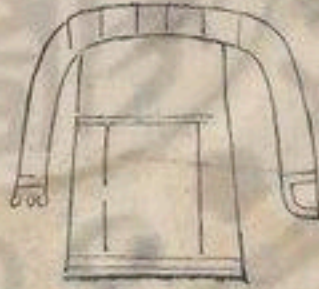
約紐



邪幅



鞞



古器圖

大琮



璋中



圭穀



冒圭



圭鎮



天子圭璧纁藉圖

玉案



大璋



圭大



藉纁



圭琰



牙璋



佩用圖

棧



蝶



佩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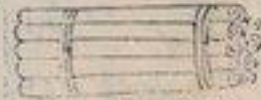
筭



觿



黃



執君之庸附

玄



執孤之公

纁



執子世侯諸

三鳥

○一死



士執

大夫
屬執



卿執



○二生

藉纁璋圭



琢璋



躬圭



信圭



桓圭



古
諸侯圭璧纁藉圖

璧纁藉



琢璧



璧敔



琢圭



璧蒲



琮琢



卣



罍



爵



俎



祭器圖



壺



登



秬



尊犧



斝



璋瓚



簋



簠



鬯



尊象



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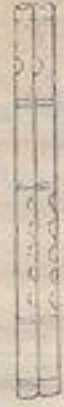
簋



塤



管



鼓



磬



樂器圖

彝



鐘



福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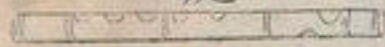
簫



祝



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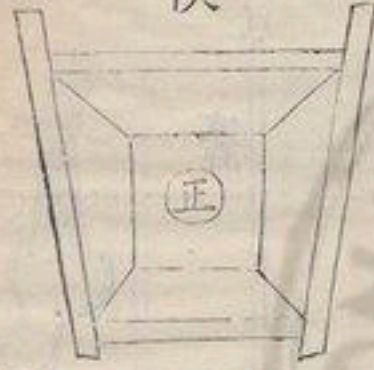
罍



罍



俛



射器圖

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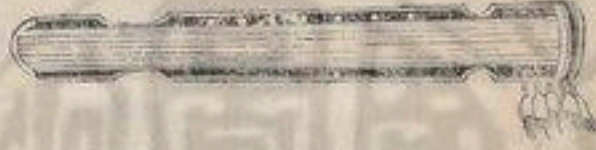
五
一名容



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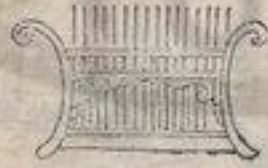
琴



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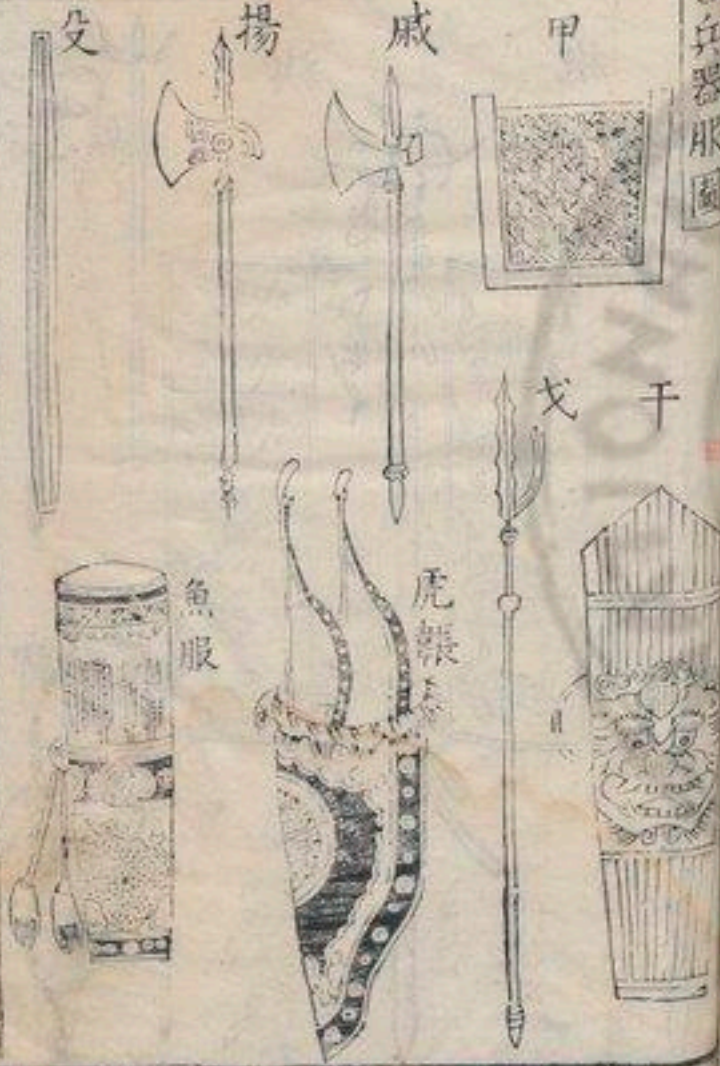
簫



簧笙



兵器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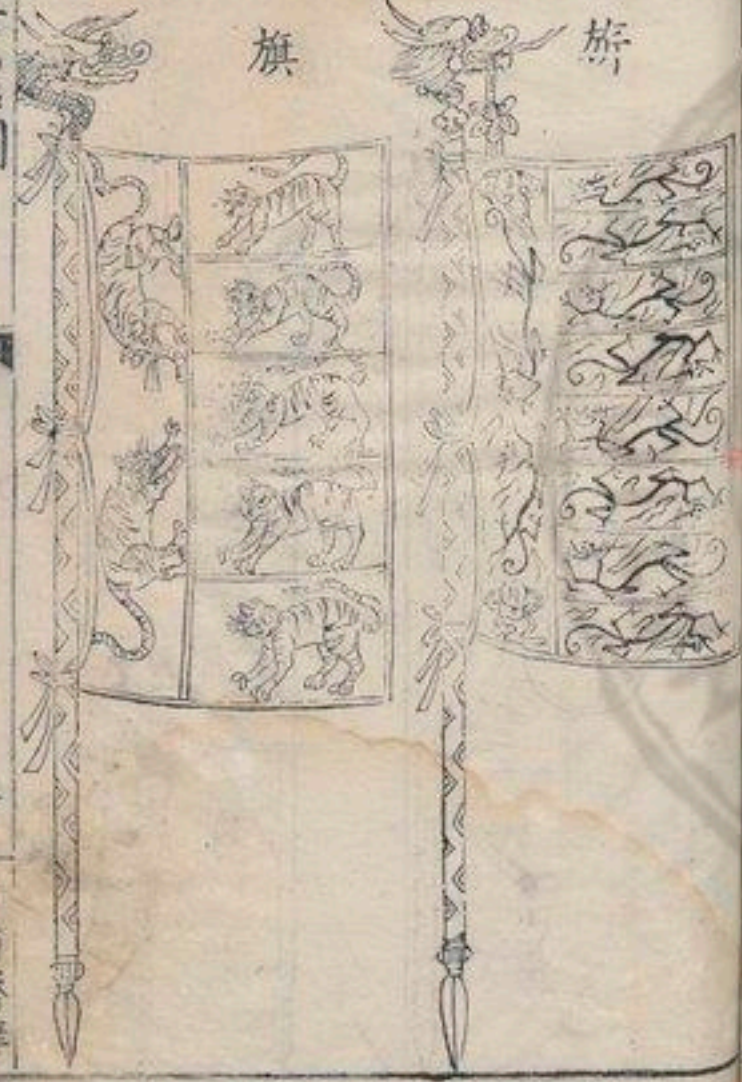


古兵器圖



旗

旂



旄

旗



戟

鞞

鞞





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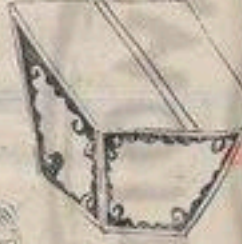


管



升

斗



瓢



筐



筐



籩



缶



鬲

雜器圖



盂



釜



鑄



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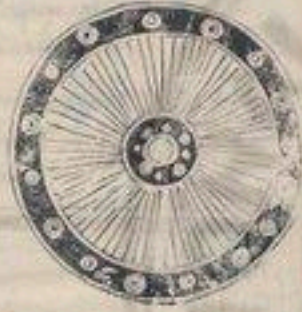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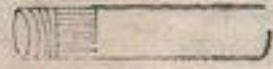
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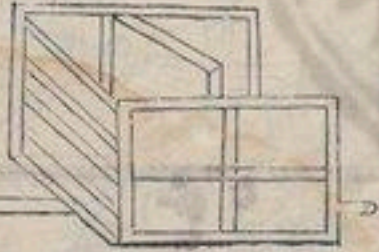
一
穀

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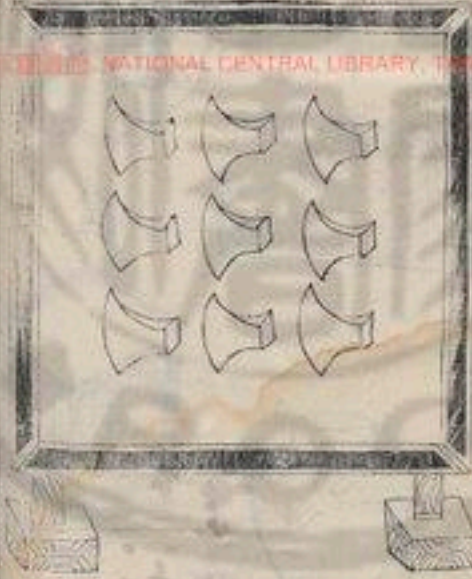
輪



斬



舖
宸



鑊



洗



琖



觥



甗



卮



壺



盤



匱



琥



敦



元戎圖



鐸



鳥章

白旗

以上皆依五經圖與考古博古圖不同

駟介



孟



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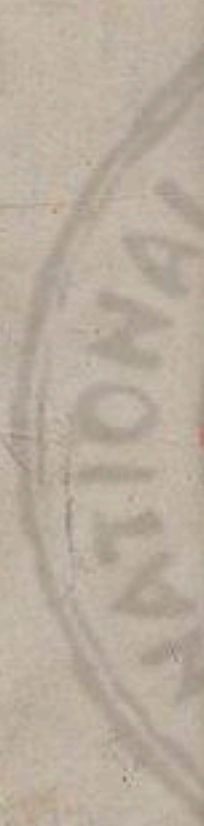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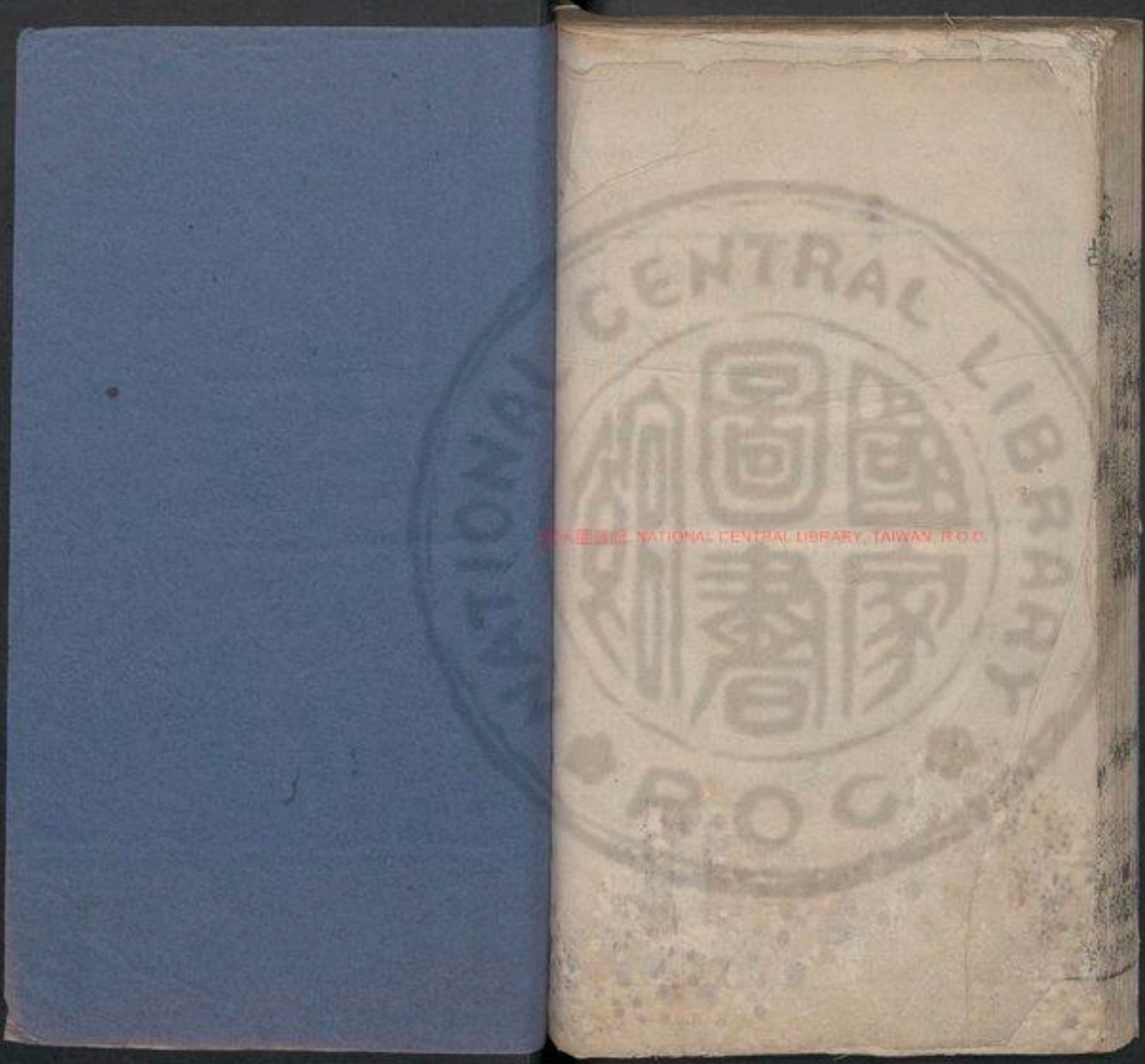
鈞



世稱圖書圖籍古人左圖右書滿相國入秦收諸
籍以佐漢定天下則圖之為重均矣大父常云諸
古器皆先聖賢創造其形不可不考而思其義向
年與雲間莫雲卿先生遊書肆有宋刻五經器圖
雲卿得之頗悔茲以傳文藻率雅與反正為之
戟其手舊註皆誤且不明又爾雅命考古圖而
刻之此然大飾與禮小雅各殊遂命考古圖博古圖
不攜以行故於他器亦尚舊藏考古圖博古圖
而足之時萬曆乙酉重九日釋孫猷之謹識
丙戌春歸自建昌檢二圖益器十有五或
一器有數形者此止刻其一器之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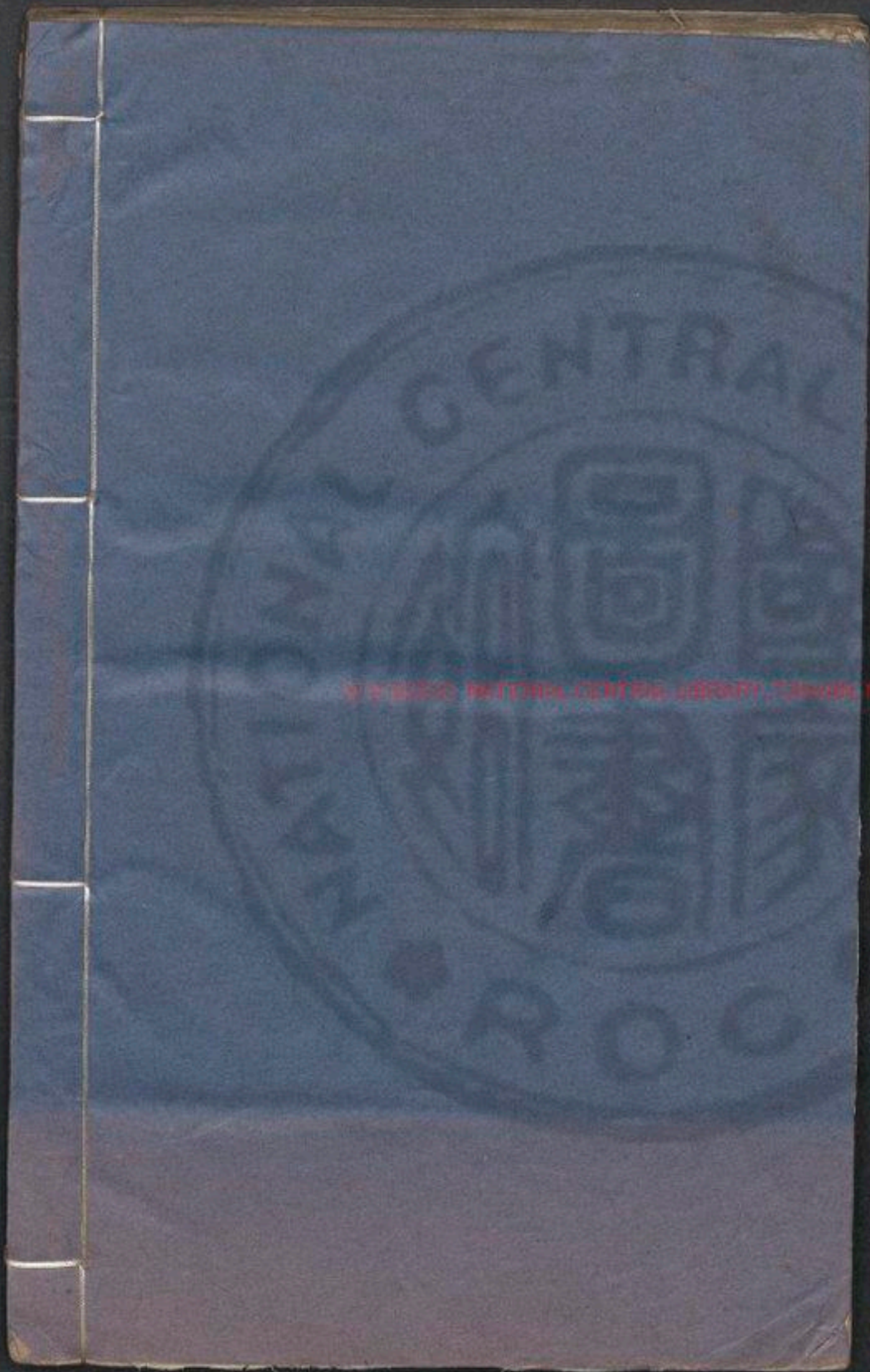
古器圖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MANUSCRIPT MATERIALS CENTER, JEREMY T. JONES, 2002

